



曼殊作品選集

◀ 柳亞子選 ▶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5051B

曼殊作品選集

柳亞子選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二版

原 價 大 洋 一 元

編 選 者 柳 亞 子

出 版 者 大 光 書 局

發 行 者 陳 荇 蓀

印 刷 者 大 光 書 局 印 刷 所

上 海 牯 嶺 路 六 十 四 號

大 光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電 話 九 三 四 五 七 號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曼殊大師遺像

曼殊作品選集

曼殊作品選集

—目 次—

蘇曼殊正傳.....	1
蘇曼殊略傳.....	13
重訂蘇曼殊年表.....	25
曼殊詩集.....	43
曼殊小說集.....	71
曼殊書信選.....	281

蘇曼殊正傳

柳亞子

蘇玄瑛，字曼殊，初名戩，字子穀，廣東中山縣恭常都濠溪鄉人，一八八四年舊曆八月初十日生于日本橫濱。祖瑞文，以洋務起家，祖母林氏，父傑生，嫡母黃氏，義母河合氏，庶母大陳氏，小陳氏。傑生經商日本，爲橫濱萬隆茶行買辦，居山下町三十三番地。雇日女爲傭，年十九，佚其姓名，僅知爲“賀哈喙”，或曰卽“若子樣”（才若——才力）之略稱，疑莫能明也。胸有紅痣，傑生以爲當生貴子。旣與傑生私，遂

有孕，別居於外。及曼殊之生未三閱月，出走不知所終。傑生命河合氏撫曼殊爲子，河合氏亦視曼殊如己出，終曼殊之身，不知河合氏非其母也。時瑞文與林氏均鄉居健在。黃氏生子焜，早殤。河合氏生子焯，字煦亭，號煦亭，先隨河合氏歸瀝溪。居三年，河合氏復赴日本，煦亭獨留。一八八六年，黃氏渡海來日本，與傑生等同居山下町。一八八九年，黃氏攜曼殊歸瀝溪，時曼殊年六歲矣。喜以紙筆塗抹狀物形，觀所乘輪舶，卽漫畫之，見者驚爲絕肖。一八九〇年，始入鄉塾。一八九二年舊曆十月二十日，傑生因營業失敗，攜兩妾大小陳氏歸瀝溪。河合氏仍留橫濱，居雲緒町一丁目五二番地，蓋已與傑生絕緣矣。河合氏歸傑生前，先嫁日人某，生女一，後嫁爲商人婦，名曰榎本榮子。見曼殊畫跋中。一八九五年，傑生偕大陳氏及其所生諸女至上海，煦亭亦赴橫濱習商于表叔林北泉家，獨曼殊仍依祖父母及黃氏居瀝溪。一八九六年，始隨姑母至上海，與傑生及大陳氏同居，習中西文字。一八九七年舊曆三月，傑生以父病返瀝溪。十月二十日，瑞文卒，年八十。大陳氏攜諸女亦歸，曼殊依姑母獨留。十一

月，小陳氏卒，年廿五。一八九八年，曼殊隨表兄林紫垣赴橫濱，入大同學校，食宿于紫垣處，始識馮自由，鄭貫一，張文渭，皆學校同學。從兄維翰，號墨齋，亦肄業大同，與曼殊晨夕過從。煦亭則商學異途，間一晤對而已。一九〇一年，煦亭自橫濱返瀝溪，一九〇二年，復出，始營商業于神戶，而曼殊已赴東京，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不復與煦亭相見矣。是年冬，加盟于革命集團青年會，始識秦毓鎰，葉清漪，陳獨秀諸人。一九〇三年，改入成城學校，學名蘇湜，始識劉季平，加盟于拒俄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林紫垣聞之，大驚曰，使若人爲革命而死，我何以對傑生？不如杜其經濟，輟學遣歸瀝溪耳！曼殊無以難，乃乘博愛丸歸國。維翰及張文渭走送，大雨淋漓，襟袖皆溼，悲涼如荆軻之餞易水也。船抵上海，曼殊不欲歸粵，遂登岸，留書與林，僞言自殺，使告傑生；自是亦遂與家族離隔矣。尋赴蘇州，任吳中公學社教授，識包天笑，祝心淵。舊曆八月，還至上海，任國民日報社繙譯，與陳獨秀、章行嚴，何梅士同事。譯法詩人羅拔說部書，名曰慘社會，刊諸報端。十月十三日，報社被封，與獨

秀，行嚴，梅士共僦屋居。久之，意不樂，取行嚴三十金，不告而去。子身走香港，居中國日報館，識陳少白，王秋涓。旋至惠州某小寺，削髮爲僧，時曼殊年二十也。一九〇四年舊曆正月，居惠州小寺，窮困不堪。值其師外出募化，竊其已故師兄之度牒而逃。師兄本南雄州始興縣趙氏子，牒名博經，字超凡，剃度於新會縣慧龍寺者。曼殊既得牒，遂儼然以慧龍寺博經自命矣。旋返香港，仍居中國日報館。聞康有爲負其黨人，欲持手鎗狙擊之，爲陳少白所阻，不果。二十七日，赴新福利源棧，遇鄉人簡世錫，歸告傑生。時傑生已病甚，託簡卽午赴港，勸曼殊歸。曼殊以囊空不願，謝却之。二十九日，傑生卒，年六十，父子未一面也。煦亭是年三十，在日本神戶，亦未歸奔喪。曼殊旋至上海，訪葉清滋于國學社，決意南遊，周歷暹羅，錫蘭，始習梵文。六月，至長沙，訪秦毓鎔於實業學堂，延任教務，與張溥泉，楊性恂諸人同事。學生有黃夢蘊，劉健烈，張子仲等。值華與會事敗，毓鎔出走，曼殊獨留湘度歲。至一九〇五年暑假後，始返上海，重晤毓鎔，腰纏甚富，揮霍久之。入秋至西湖，作畫寄陳獨秀。旋遊南京，主

講陸軍小學 與劉季平同事，始識趙伯先。一九〇六年，再至長沙，居永福寺，主講明德學堂，學生有陳果夫等。至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與劉申叔同事，始識鄧繩侯。旋偕獨秀返日本，省河合氏，不遇。初秋重至皖江。八月下旬，偕陶煥卿龔薇生，離蕪抵滬，欲入滬南留雲寺爲僧，不果。九月四日，復偕煥卿，薇生，至西湖 九日，自杭返滬，住愛國女學校，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十月，遷住八仙橋鼎吉里四號夏寓，實同盟會駐滬機關部也。十一月二十二日，赴溫州，旋返上海度歲。一九〇七年舊曆元旦，偕劉申叔，何志劍夫婦，東渡。自正月至五月與章太炎同住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著梵文典八卷成，自爲序。刊布獵胡圖，岳鄂王遊池州翠微亭圖，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陳元孝題奇石壁圖，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於民報增刊天討。六七月間，遷住小石川區久堅町天義報社，與申叔夫婦同寓 刊布女媧像，孤山圖，鄧太妙秋思圖，江干蕭寺圖，清秋玄月圖於天義報。申叔婦何志劍師事曼殊，爲輯畫譜一卷，欲與梵文典並付印刷，不果。撰畫譜自敘，秋瑾遺詩敘，海哥美兒氏名畫贊，露伊斯美索爾遺

像贊 八月，至上海，與陳去病同居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十一月六日，東渡日本，訪舊友張文涓於東京神田區某下宿屋。一九〇八年舊曆正月，寓神田區猿樂町清壽館，旋入橫濱病院。二月，住鞠町區飯田町天義社。欲入眞宗大學，修習梵文，未果。譯阿翰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文學因緣出版，自爲鈔。三月，移寓友人處，因章劉交惡，申叔夫婦遷怒故也。四月至七月，刊布嶺海幽光錄，娑邏海濱遁跡記于民報。八月，歸上海，寓虹口華德路田中旅館。中旬，至西湖，寓白雲庵，旋至韜光庵，作聽鶻圖，贈劉季平。月杪至滬。九月十三日，抵南京，主講秣垣精舍，譯印度法護尊者達磨波羅，致楊仁山長老書二通。自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來訪。自九月至十月，往來南京上海間，晤柳亞子，鄭佩宜夫婦。時劉申叔夫婦歸國仍同遊燕。十一月十七日，臥病秣垣精舍，仁山長老爲說馬湘蘭證果事。十二月十二日東渡，與華薇生，羅黑芷，沈倫士，張卓身，同寓東京小石川區，榜其門曰智度寺，遂留居度歲。是年三月十日，祖母林氏歿于瀨溪，年八十四。一九〇九年，與章太炎，黃季剛，同居東京。舊曆閏二月，蔡哲

夫以英吉利蓮華女士貽佛萊蔗師梨詩選，展轉移贈，太炎爲題簡端。四月，續文姬圖，寄贈劉季平。譯拜輪詩選竟，自爲序。任梵學公會婆羅門僧譯師。侍河合氏旅次逗子海邊。八月，返上海，晤蔡哲夫。英人佛萊蔗爲題畫冊。赴西湖，視劉季平，重居白雲菴，以黨人之責言，皇然走滬。九月，拜輪詩選出版，撰英文潮音自序。西巡星加坡諸島，遇西班牙瑪德利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旋赴爪哇，主講噶嘓中華會館者兩歲。至一九一一年舊曆四月，始自爪哇返日本，晤費公直於東京，書彭斯頰頰赤牆靡直幅。旋重渡噶嘓。七月，燕子箋英譯成。是歲潮音集出版。一九一二年，偕許紹南，魏石生，自爪哇返國，至香港，始識平智礎。從兄維翰自瀝溪來訪，貽銀五百元，攝影留紀念。迂道訪黃晦聞，蔡哲夫，於廣州，仍由香港赴上海。舊曆二月十日抵滬，主太平洋報筆政，撰南洋話，馮春航談。二十九日，赴杭州，與張卓身，李一民，同遊西湖，偕張溥泉訪陳去病于秋社。三月二日，自杭返滬，續荒城飲馬圖，寄蕭公香港，囑焚化於趙伯先墓上。十四日，赴日本，始刊布斷鴻零雁記於報端。四月十一日，復來上海，撰華洋義

賑會觀。欲重譯茶花女遺事，未成。以師梨詩選贈黃季剛。從兄維春，字靜波，自青島來訪。五月初，偕馬小進訪劉季平，陸靈素夫婦於華涇，續黃葉樓圖。初五日，再赴日本。九月三十一日，啓舢返上海，欲遊香港，星加坡等處，不果。十一月五日，抵安慶，主講高等學校，與鄭桐蓀，沈燕謀，應溥泉，傅盛助等同事。歲暮，客吳江之盛澤，住鄭桐蓀家。旋歸上海，與朱貢三，沈燕謀，同寓南京路第一行臺度歲。一九一三年舊曆正月，偕張卓身，李一民，至杭州，住西湖圖書館，旋赴上海，仍寓第一行臺。二月至四月，來往安慶上海間。五月二日，至盛澤。二十六日，赴蘇州，住滾繡坊鄭詠春家，與鄭桐蓀，沈燕謀，同編漢英英漢兩辭典。欲東遊泰山，不果。七月，偕平智礎，至西湖，住白雲菴兩閱月。九月，仍返上海第一行臺，刊布燕子隨筆于生活日報華僑雜誌，撰燕影劇談。十一月下旬，至日本西京，游琵琶湖。十二月，刊布天涯紅淚記於民國雜誌，并冊訂燕子隨筆，重刊之。七月，撰雙評記敘。八月，漢英三昧集出版。是歲與蕭緝秋，居覺生，邵元冲，鄧孟頌，往來最密。一九一五年，爲馮自由撰三次革

命軍題辭。舊曆五月至六月，刊布絳紗焚劍兩記於甲寅雜誌。一九一六年，訪居覺生於青島，偕周南陔等遊勞山。旋至上海，寓環龍路四十四號，重晤鄭桐蓀。舊曆九月，至西湖，住新新旅館。自是往來杭州上海間。十月至十一月，刊布碎簪記於新青年雜誌。居西湖，住秋社，陶社，巢居閣，撰人鬼記，仍返上海度歲。一九一七年舊曆正月，赴西湖。二月，自西湖返上海，撰送鄧邵二君序。閏二月，至日本。月餘復返上海，重晤柳亞子夫婦，為最後之相敘。住霞飛路寶康里，與伶人小如意，小楊月樓遊。夏間下榻程演生盧家灣寓樓，葉楚傖，鄧孟頌，時來問疾。入秋，移住白爾路新民里十一號，與蔣介石，陳果夫同寓。冬，入海寧醫院。一九一八年春，移居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舊曆三月二十二日午後四時歿，時太陽歷五月二日也。享年三十有五。汪精衛，居覺生等，經理其身後事。陳去病為營葬杭州西湖孤山之陰。曼殊歿時，嫡母黃氏河合氏，庶母陳氏，均健在。自傑生之喪，黃氏即渡海依煦亭。一九二三年陽曆九月十一日，卒于神戶，年七十六。同歲九月一日，橫濱大地震，河合氏遇難，年七十五。唯大陳氏無

恙，至今尙居瀝溪鄉也。熙亭經商神戶，子紹賢，能繼其業。女紹琮，肄學神戶同文學校，嗜文藝，能爲新體詩，尤喜讀曼殊遺著。一九二八年陽曆三月十日，忽厭世自殺，論者傷之。從兄維春，維翰，均早歿。存者僅從弟維彥，余撰此傳，考證曼殊家世及其幼年行止，得力於維彥者爲多，維彥則聞之于大陳氏目擊之談，固異于響壁虛造者矣。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梵書摩多體文，沙昆多邏，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考，粵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英譯燕子箋，均不傳。女子髮髻百圖，藏孫伯純處者，僅存鉛畫輪廓。聞伍仲文舊有定本，爲友人持去，遍覓未獲。漢英兩辭典，向藏劉成禹所，今歸余處，亦散佚難全。其已付印刷者，僅嶺海幽光錄，燕子厂隨筆，慘世界，娑邏海濱遯跡記，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誓記，非夢記，文學因緣，拜輪詩選，潮音集，漢英三昧集十餘種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柳亞子輯曼殊遺跡，王德鍾輯曼殊上人燕子厂遺詩，馮秋雪輯燕子厂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鵲輯

燕子厂殘稿及曼殊遺集，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盧冀野輯曼殊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詩集曼殊小說集，柳無忌輯曼殊逸著兩種，蘇曼殊詩集，蘇曼殊全集，金織雲女士輯曼殊代表作，時希聖輯曼殊小叢書，今並行于世。

柳亞子曰：曼殊身世，頗自隱祕，其所言又多詭譎。余誤感於潮音跋暨斷鴻零雁記之文，遂鑄大錯，以曼殊爲宗郎血胤，其實非也。曼殊於河合氏親子之愛甚篤，殆終身不知非河合氏所生；卽河合氏亦必不願使曼殊知自有其生母。真相既蔽，故矛盾滋多。抑河合再嫁之事，曼殊心知之而不甚明晰，或亦有自疑其非我族類之心，斯所以糾紛而不可理解歟？今得維騷之力，寫定此文，知曼殊非河合所出；卽宗郎之譌，不辯而自明，余亦庶幾可告無罪於曼殊矣！

此
页
空
白

蘇曼殊略傳

柳亞子

廣東中山縣恭常都瀝溪鄉人，一八八四年舊曆八月十日生於日本橫濱，一九一八年陽曆五月二日（舊曆三月二十二日）歿於上海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年三十五歲。（照中國舊習慣算法）原名蘇戩，字子穀，後來改名玄瑛。父親蘇傑生，是橫濱萬隆茶行的買辦，有一妻三妾，第一個妾是日本人，名叫河合仙。傑生在橫濱時，雇了一個下女，姓名沒有人知道了，家裏的人都稱她做“賀哈喙”。有人說，“賀哈喙”就是“若子樣”

‘才若——才力’的略稱，她的名字應該是若子兩字。她到傑生家裏時，只有十九歲，胸前有一個紅痣，傑生說照中國的相法書上講，她是“當生貴子”的，後來，果然和她生了曼殊，但產後不到三個月，她就跑回她的老家去了，以後是不知下落。傑生把曼殊交給河合仙，要她撫養起來，所以曼殊便認河合仙是他生身之母。照我的理想推測起來，河合仙後來一定沒有把真相告訴曼殊，所以曼殊也就根本不會知道“賀哈喙”這一件事情的。

以前我們寫蘇玄瑛新傳和蘇曼殊年譜時，上了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的當，以曼殊為日本人宗郎的血胤，這是完全弄錯的。但我想，曼殊也不是有意造謠，他知道和合仙嫁給傑生以前，是嫁過一個日本人的，而且生育過，（這就是函跋中的‘吾姊榎本榮子’）所以他對於自己的血統問題，是十分懷疑的。由懷疑而假設，便產生了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結果，潮音跋沒有登載到潮音集上面去，他自己也不能承認這假設是確當。至於斷鴻零雁記，那是小說，自然便無所顧忌地發表了。這

就是他所謂‘生世有難言之恫’的原因。現在，由我和曼殊從弟蘇維驤的通信，他問過了目擊當時情形的傑生第二妾大陳氏，知道曼殊並不是和合仙的親生兒子，更自然談不到油瓶問題了。這一件血統的公案，到此可以完全解決。

曼殊是在六歲那一年（一八八九）跟傑生正室黃氏還到瀝溪的，七歲入鄉塾讀書。到九歲時，傑生因營業失敗，和第二妾大陳氏從橫濱還歸瀝溪，住了三年又全到上海。但傑生並不把曼殊帶去，直到一八九六年，曼殊始跟姑母到上海，和傑生及大陳氏同住，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七年，傑生因父病還瀝溪，後來父親死了，大陳氏也離開上海，曼殊只好寄住在姑母家中。一八九八年，始跟表兄林紫垣（曼殊祖母的姪孫）到橫濱，入華僑所辦的大同學校。一九〇二年畢業轉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一九〇三年改入成城學校，參加拒俄義勇軍及軍國民教育會，此時曼殊的革命思想已漸漸成熟了。但林紫垣反對他參加革命，斷絕他的學費，逼他還廣東去。誰知曼殊一到上海，便留住下來，

假造了一封遺書，寫給紫垣，說是投海自殺，紫垣自然無奈他何。曼殊去過蘇州，做了吳中公學社的教授；又還到上海來，在國民日報社當翻譯，後來報社關門，便和陳獨秀章行嚴何梅士騙到了戲館，自己却還去拿了行嚴三十塊錢，偷偷的走了。一溜煙到香港，住在中國日報社，依舊是不開心，便動了出家的念頭，到惠州一個破寺內，投師落髮。從此做了和尚，但又吃不慣苦，一天趁師傅出外募化，把已故師兄的度牒，偷了便走。這師兄是南雄州始興縣姓趙的，在新會縣慧龍寺披剃，法名博經，道號超凡。曼殊得了這張度牒，便居然以惠龍寺僧人博經自命了。一九〇四年舊曆正月，還到香港被同鄉人簡世錫看見，還去報告傑生，此時傑生已病重，託簡世錫再上香港，與曼殊還去送終。曼殊和傑生的感情本來淺薄，又因為傑生聽了大陳氏的話，和河合仙絕緣，對傑生更不滿意。便對簡世錫說：‘我是一個錢都沒有的窮光棍，要我還去做什麼呢？’簡世錫只好廢然而返，隔不到幾天，傑生便去世了。於是曼殊便與蘇家完全斷絕關係，來過他的流浪生涯，這一年曼

殊是二十一歲。（但據程演生說，曼殊後來游歷過無錫的旅費，是由傑生正室黃氏的弟弟供給的，此中確否待證。）

曼殊從香港再到上海，決定了南游的計劃，周歷暹羅錫蘭等處，開始學習梵文。不久歸國，從事於教讀生活，到長沙兩次，任實業學堂明德學堂教員。南京任陸軍小學教員。蕪湖任皖江中學教員。一九〇七年到日本，和章太炎劉中叔同辦民報及天義報，民報是中國同盟會提倡民族革命的機關，天義報即在鼓吹無政府主義了。一九〇八年再到南京，幫楊仁山辦砥垣精舍。一九〇九年作第二度的南游，先到星加坡，後到爪哇 噠嘍，在中華會館住下教書。這時候曼殊天天嚷着要去印度，結果却沒有去成功。一九一一年暑假還日本，秋後再往噠嘍。那一年舊曆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便起事了，曼殊是很興奮的。因為沒有錢買船票，所以依舊在噠嘍度歲。一九一二年舊曆二月，還到上海，看看中國的局面還是毫無辦法，除了在太平洋報上發表斷鴻零雁記以外只好躲在鑿子內天天吃花酒。

一九一二年冬天，曼殊開始去安慶高等學校教書，到一九一三年暑假前，又不去了。蘇州杭州流浪了幾個月，上海南京路第一行臺住了一時，結果，還是還到日本老家去。曼殊對河合仙親子的感情是很濃厚的，所以常常到日本，總是找河合仙去。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便整整的住了兩年。這時候國民黨失敗，一般要人大都在日本，曼殊和孫中山先生及蕭緞秋楊滄白居覺生邵元冲鄧孟頌田梓琴戴季陶等都有來往，在他們的機關民國雜誌上發表小說和隨筆。章行嚴辦甲寅，陳獨秀辦新青年也都有曼殊的稿子發表。一九一六年還中國，一九一七年舊曆閏二月，再去日本一次，匆匆還來。此時曼殊腸胃病已很重，時時發作，以後便不能再到日本了。這一年的秋天，和蔣中正陳果夫同住上海白爾路新民里十一號，冬季進海甯醫院，療治不甚得法。一九一八年春天，移居廣慈醫院，終於一病不起。這一代的天才，就此脫離五濁世界而長逝。

曼殊的思想，是沒有統系，不很健全的。在文學和藝術上，却都有相當的天才，不可磨滅。現在一部份的

青年很熱狂地崇拜他，而一般批評家不滿意於他的却也很多。不過，在中國文學史上，我想總不好把曼殊的名字抹去吧，要是一部完善底著作的話。

曼殊的作品，據他自己說，有梵文典八卷，梵書磨多體文，沙昆多邏，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考，奧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英譯燕子牋；現在都
不知下落了。除梵文典八卷以外，究竟成書與否，也不得而知。女子髮髻百圖在伍仲文那裏的失去了，據說是定本；在孫百純那裏的，一部分是鉛筆所畫，下注日文，簡直看不清楚，也無從翻印。劉成禹家裏有他的漢英漢兩種辭典，現在移交給我，也是殘缺不全。柳無忌收入蘇曼殊全集中的，是詩集一卷，譯詩集一卷，文集一卷，書札集一卷，雜著集二卷，（包括嶺海幽光錄，燕子厂隨筆。）譯小說集二卷，（包括慘世界，娑邏海濱遯蹟記。）小說集六卷，（包括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共十四種。這十四種中間曾經單行的，除詩集外，只有慘世界，斷鴻

零雁記，和絳紗焚劍的合刻本。（即章行嚴名家小說之一）斷鴻零雁記有梁社乾的英譯本。黃××的刻本，而嚴夢所做曼殊的春夢，也是以此記作為藍本的。此外，還有文學因緣 潮音集，升輪詩選，漢英三昧集四種，都有單行本行世。

曼殊的作品經他人搜輯成書的，除柳無忌的蘇曼殊全集·蘇曼殊詩集，曼殊逸著兩種（包括嶺海幽光錄，娑邏海濱遯跡記）以外，有何女士輯曼殊函譜，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冊子，柳亞子輯曼殊遺跡，王德鐘輯曼殊上人燕子厂遺詩，馮秋雪輯燕子厂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鵑輯燕子厂殘稿及曼殊遺集，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盧冀野輯曼殊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詩集，曼殊小說集，金織雲女士輯曼殊代表作，時希聖輯曼殊小叢書，共有十餘種之多。我還想編一本曼殊餘集，補全集的不全，可是至今還沒有定稿。關於討論曼殊各種問題的，有柳無忌的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很多全集以外的資料。

曼殊在瀝溪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當曼殊六歲還

瀝溪時，還有七十二歲的祖父瑞文，六十五歲的祖母林氏，現在自然都不在了。嫡母黃氏，是把曼殊帶還瀝溪的，她和河合仙的長子煦亭很接近，傑生死後，她便住在神戶煦亭的家中，直到一九二三年陽曆九月十一日，才歿於日本，年七十六歲。河合仙是傑生的第一個妾。她在橫濱生產了煦亭後，曾經和小孩子一同到過瀝溪，可是住不上三年，就把煦亭拋棄在傑生家中，而自己還日本去了。這和斷鴻零雁記中三郎母子的情形相近似，也有人說煦亭並非傑生親生，是油瓶之類，但煦亭自己是誓不承認的。河合仙從瀝溪還日本後，才受傑生之託，把曼殊撫養起來，但最後還是和傑生翻臉，所以傑生還國的時候，便把她丟下了，她和煦亭的關係似乎也是很淡漠的，這簡直有點莫測其妙。（有人說煦亭是河合仙的妹妹所生，而不是她自己親生的兒子，這當然不能證明它確與不確。）她獨居橫濱，一九二三年陽曆九月一日大地震，就做了犧牲品，年七十五歲。傑生還有第二第三兩個妾，都姓陳，所以我把她們叫做大陳氏和小陳氏。小陳氏很可憐，一八九一年

十九歲嫁給傑生，一八九七年二十五歲就死去了，這是傑生家族中和曼殊最沒有關係的一個人。大陳氏據說很能幹，河合仙幾乎是被她攆走的，所以直到現在，煦亭講到她還是很憤恨不平。煦亭油瓶的傳說，是從她那裏講出來的，（河合仙妹妹所生的傳說，也是同一來源。）煦亭却說她有意毀謗，想把煦亭逐出蘇氏血統以外，來報復河合仙時代的舊怨。誰是誰非，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了。（煦亭連傑生私通“賀哈”而生曼殊的話也反對的，他堅執曼殊和他同是河合仙所出，而指大陳氏為造謠。這一點，我是相信大陳氏的，因為她無造謠的必要，難道她說曼殊不是河合仙所生，也是報復河合仙的舊怨嗎？大概煦亭為人，封建意識很深，他對於家族方面不名譽的事情，是一律否認的。還有，曼殊出世時，他年紀還小，河合仙後來也一定不會告訴他，他當然弄不清楚了。）曼殊幼年住上海時，據說大陳氏對他很不好，頗有虐待的嫌疑。不過她却壽長得很，一九二九年我和曼殊從弟蘇維驥通信時，她還健在，做了曼殊血統有力的證明人，這時候她已經是六

十二歲的老人了，現在不知道還存在與否。傑生共有三個兒子：第一個蘇焯，字子煊，別號煦亭，河合仙所出，一八七五年生，現在神戶經營商業。第二個蘇焜，是黃氏所出，一八七八年生，到一八八三年就死去了。第三個蘇戩，便是曼殊。傑生還有六個女兒：第一個蘇燕是黃氏出的，一八七二年生，據說幼時對曼殊不大好，後適南屏鄉容某。第二個蘇祝齡，一八八六年生，適北三鄉楊耀垣。第三個蘇祝年，一八八八年生，適果福祿村楊善初。第四個蘇惠芬，一八九〇年生，適梅溪鄉陳介卿。第五個蘇名齊，一八九五年生，不久死去。第六個蘇惠珊，一九〇二年生，適芳灣鄉李晉庠。自第二個到第六個，都是大陳氏出。煦亭生子紹賢，也在神戶做生意，傑生血統的男性後繼者，現在要算是他了。紹賢妹妹紹琮，神戶同文學校學生，喜歡文學，尤嗜讀曼殊的作品，傳染了感傷主義的色彩，一九二八年陽曆三月十日，突然厭世自殺，大家認為是很可惜的。曼殊有從兄維春維翰，從弟維駿，都是傑生老弟德生的兒子。維春號靜波，一八七七年生，一九一二年曾從青島。

到上海，訪曼殊於太平洋報社，維翰號墨齋，一八八三年生，一八九八年和曼殊同在橫濱大同學校讀書，一九〇三年同至東京，一九一二年又從瀝溪到香港，送五百塊錢給曼殊，并同拍了一張照片，他是傑生家裏對曼殊最好的一個人，可惜他和維春都早死了。現在留下的祇有維騷，號懷彥，一八九五年生，他並沒有看見過曼殊，不過他和大陳氏很接近，關於曼殊的血統問題和幼年事跡，都是他問了大陳氏而寫出來寄給我的。在瀝溪蘇氏，現在怕維騷是唯一的讀書人了，

重訂蘇曼殊年表

柳 亞 子

公元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甲申……一歲

舊曆八月初十日，生於日本橫濱。名戡，字子穀，小名三郎；後更名玄瑛，別號曼殊。祖瑞文，廣東香山縣恭常都瀝溪鄉（俗稱白瀝港村）人，以洋務起家，時年六十七。祖母林氏，時年六十。父傑生，橫濱萬隆茶行買辦，居山下町三十三番地，時年四十。嫡母黃氏，香山人，居瀝溪故宅，時年三十七。義母河合氏，日本人，與傑生同居山

下町，時年三十六。庶母兩陳氏，均香山人：大陳氏與傑生同居，時年十七；小陳氏時年十二，尙未來歸。生母爲日本下女，不詳其姓名，時年十九，備於傑生家，家人以“賀哈喙”呼之。胸有紅痣，傑生以爲當產貴子。既有孕，別居於外，家人不知，認爲辭工而去也。曼殊生未三閱月，生母出走，不知所終，傑生命河合氏撫爲己子。黃氏生子女各一：女燕，後適南屏鄉容某，時年十三；子焜，殤。河合氏生子一，名焯，字子煊，號煦亭，時年十歲，居瀝溪。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乙酉……二歲

在橫濱山下町。傑生四十一歲，煦亭十一歲。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丙戌……三歲

在橫濱。黃氏自瀝溪來日本，與傑生等同居。長妹祝齡生，後適北山鄉楊耀垣，大陳氏出。傑生四十二歲，煦亭十二歲。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歲，

在橫濱。傑生四十三歲，煦亭十三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戊子……五歲

在橫濱。次妹祝年生，後適果福緣村楊善初，大陳氏出。從弟維鏘生，（名鏗，別號澄波。）傑生胞弟德生第三子。傑生四十四歲，煦亭十四歲。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己丑……六歲

黃氏攜曼殊歸瀝溪。傑生四十五歲，煦亭十五歲。

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庚寅……七歲

在瀝溪。始入鄉塾讀書。三妹惠芬生，後適梅溪鄉陳介卿，大陳氏出。煦亭在瀝溪訂婚。傑生四十六歲，煦亭十六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辛卯……八歲

在瀝溪。小陳氏自粵歸傑生，年十九。傑生四十七歲，煦亭十七歲。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壬辰……九歲

在瀝溪。舊曆十月二十日，傑生偕兩陳氏自橫濱返瀝溪，因營業失敗故也。河合氏仍留橫濱，居雲緒町一丁目五二番地。傑生四十八歲，煦亭十八歲。

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癸巳……十歲

在瀝溪。傑生四十九歲，煦亭十九歲，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一歲

在瀝溪。傑生爲煦亭成婚。傑生五十歲，煦亭二十歲。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歲

在瀝溪。傑生偕大陳氏及其所生諸女至上海。煦亭至橫濱，習商於表叔林北泉處。四妹名齊生，後殤，大陳氏出。從弟維謙生，（名康駮，號懷彥，）傑生胞弟德生第四子。傑生五十一歲，煦亭二十一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三歲

舊曆二月，隨姑母至上海，與傑生及大陳氏同居。習中西文。傑生五十二歲，煦亭二十二歲。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四歲

在上海。舊曆三月，傑生以父病返瀝溪。十月二十日，瑞文卒，年八十。大陳氏攜諸女自上海歸瀝溪，曼殊依姑母獨留。十一月，小陳氏卒，年二十五。傑生五十三歲，煦亭二十三歲。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五歲。

隨表兄林紫垣赴日本橫濱，入大同學校，食宿於紫垣處。始識馮懋龍（自由、鄭貫一、張文渭，皆大同學校同學。從兄維翰（名康鎮，別號墨齋。）亦在大同，傑生胞弟德生第二子也。煦亭則商學異途，間一晤對而已。傑生五十四歲，煦亭二十四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六歲

在大同學校。傑生五十五歲，煦亭二十五歲。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十七歲

在大同學校。傑生五十六歲，煦亭二十六歲。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八歲

在大同學校。煦亭自橫濱返瀝溪，自是不復與曼殊相見。傑生五十七歲，煦亭二十七歲。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九歲

與維翰及張文渭先後至東京。擬入高等師範學校，不果。偕張文渭改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寓牛込區榎本町某旅館。維翰仍入高等師範。是年冬，

加盟於青年會，始識秦效魯（毓鑿）葉清漪（瀾）陳仲甫（由巳）諸人。五妹惠珊生，後適茅灣鄉李晉庠，大陳氏出。煦亭再至日本，始經營商業於神戶。傑生五十八歲，煦亭二十八歲。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二十歲

改入成城學校，學名蘇湜，始識劉季平。加盟於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因林紫垣反對，輟學乘博愛丸歸國，維翰及張文渭走送之。自上海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識句天笑祝心淵。舊曆八月，還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繙譯，與陳仲甫章行嚴何靡施同事。譯露俄慘社會，撰女傑郭耳縵，嗚呼廣東人兩文。十月十三日，報社被封。旋赴香港，住中國日報館，識陳少白王秋涓。至惠州某寺，落髮爲僧。傑生五十九歲，煦亭二十九歲。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二十一歲

舊曆正月，居惠州某寺，貧困不堪，竊其已故師兄之度牒而逃。仍返香港，住中國日報館。欲以手槍擊康有爲，爲陳少白所阻，不果。二十七日，至

新福利源棧，遇鄉人簡世錫。歸告傑生；時傑生已病重，託簡卽午赴港，勸曼殊歸，曼殊以囊空不願謝却之。二十九日，傑生卒，年六十，父子未一面也。煦亭是年三十歲，在日本神戶，亦未歸奔喪。重至上海，訪葉清漪於國學社，決意南游。周歷暹羅錫蘭，始習梵文。六月，至長沙，訪秦效魯於實業學堂，延任教務，與張溥泉（繼）楊性恂（德鄰）等同事，學生有黃夢蘧（鈞）劉建烈（克家）張子仲等。華興會事敗，效魯出走，曼殊獨留。是年，在湘度歲。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十二歲

春夏間，仍在長沙實業學堂。暑假後至上海，重晤秦效魯，腰纏甚滿，揮霍久之。入秋至西湖，作畫寄陳仲甫。旋游金陵，主講陸軍小學，與劉季平同事，始識趙伯先。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二十三歲

舊曆元旦，與劉申叔過馬關。鉢羅罕歸印度，續江干蕭寺圖贈別。再至長沙，居永福寺，主講明

德學堂，學生有陳果夫等。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與劉申叔同事，始識鄧繩侯。重游金陵作畫寄申叔。偕陳仲甫返日本，省母河合氏，不遇。初秋，送水野氏南歸。重至蕪湖皖江中學。八月下旬，偕陶煥卿龔薇生離蕪抵滬。欲入留雲寺爲僧，不果。九月初四日，復偕煥卿薇生至西湖。初九日，由杭返滬，住愛國女學校。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十月，遷住八仙橋鼎吉里四號夏寓，實同盟會機關部也。十一月廿二日赴溫州，旋返上海度歲。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二十四歲

舊曆元旦，偕劉申叔夫婦東渡，自正月至五月，與章太炎同住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著梵文典八卷成，自爲序。刊布獵胡圖，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圖，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陳元孝題奇石壁圖，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於民報增刊天討。六七月間，遷住小石川區久堅町天義報社，與劉申叔夫婦同居。刊布女媧像，孤山圖，鄧太妙秋思

圖，江干蕭寺圖，清秋弦月圖於天義報。女弟子何震爲輯畫譜，欲與梵文典並付印刷，不果。撰畫譜自序，秋瑾遺詩序，海哥美爾氏名畫贊，露伊美索爾遺像贊。八月，至上海與陳去病同居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十一月初六日，東渡日本。訪舊友張文渭於東京神田區某下宿屋。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二十五歲

舊曆正月寓神田區猿樂町清壽館，旋入橫濱病院。二月，住鞠町區飯田町天義報社。欲入眞宗大學修習梵文，未果。譯阿輪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文學因緣出版，自爲序。三月，移寓友人處，因章劉交惡，申叔夫婦遷怒故也。四月至七月，刊布嶺海幽光錄，娑邏海濱遁跡記於民報。八月，歸上海，寓虹口西華德路田中旅館。中旬至西湖，寓白雲菴。旋至滬光菴，作聽鶻圖贈劉季平。月杪至滬。九月十三日抵金陵，主講紙垣精舍。譯印度法護尊者達磨波羅致楊仁山長者書二通。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來訪。往來南京上海間。劉申叔夫婦歸國。

仍同游讌。十一月十七日，臥病秣垣精舍，仁山長老爲說馬湘蘭證果事。十二月十一日東渡，與張卓身龔薇生羅黑芷沈兼士同寓東京小石川，榜其門曰智度寺。是年三月十日，祖母林氏歿於瀝溪，年八十四。

一九〇九……宣統元年己酉……二十六歲

與章太炎黃季剛同居東京。舊曆閏二月，蔡哲夫以英吉利蓮華女士貽佛萊蔗師梨詩選展轉移贈，太炎爲題簡端。四月，續文姬圖，寄贈劉季平。譯拜輪詩選竟，自爲序。任梵學會婆羅門僧譯師。侍河合氏旅次逗子海邊。八月，返上海，晤蔡哲夫，英人佛萊蔗爲題畫冊，赴西湖視劉季平，重居白雲菴，以黨人之責言，皇然走滬。九月，拜輪詩選出版。撰英文潮音自序。南巡星加坡諸島，選瑪德利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赴爪哇，主講噫班中華會館。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庚戌……二十七歲

在噫班中華會館。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二十八歲

舊曆四月，自爪哇返日本，晤費公直於東京，書頹頹赤牆靡直幅。旋重渡爪哇，仍主講嚙班中華會館。七月，燕子箋英譯成。是年，潮音出版。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二十九歲

偕許紹南魏石生自爪哇返國，至香港，始識平智礎。從兄維翰自瀝溪來訪，贈銀五百元，攝影留紀念。迂道訪黃晦聞蔡哲夫於廣州，仍由香港赴上海。舊曆二月中旬抵滬，主太平洋報筆政。撰南洋話，馮春航譚。二十四日赴杭，與張卓身李一民同游西湖。偕張溥泉訪陳去病於秋社。三月初二日，由杭返滬，續荒城飲馬圖，寄蕭公香港，囑焚化於趙伯先墓上。十四日，赴日本。始刊布斷鴻零雁記於報端。四月十一日，復來上海。撰華洋義賑會觀。欲重譯茶花女遺事，未成。以師梨詩選贈黃季剛。從兄維春（名海，號懷亮，別號靜波。）自青島來訪，傑生胞弟德生長子，維翰之胞兄也。五月初，偕馬小進訪劉季平陸靈素夫婦於華涇，續

黃葉樓圖。初五日，再赴日本。九月二十一日，啓舫返上海。欲游香港星加坡等處，不果。十一月初五日，抵安慶，主講高等學校，與鄭桐蓀沈燕謀應溥泉傅盛助等同事。歲暮，客吳江之盛澤，主鄭桐蓀家。歸至上海，與朱貢三沈燕謀同寓南京路第一行臺度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癸丑……三十歲

舊曆正月，偕張卓身李一民至杭州，住西湖圖書館。旋返上海，仍寓第一行臺。二月至四月，來往安慶上海間。五月初二日，至盛澤。二十二日，赴蘇州，住滾繡坊鄭氏。與鄭桐蓀沈燕謀同編漢英英漢兩辭典。欲東游泰山，不果。七月，偕平智礎至西湖，住白雲菴兩閱月。九月，仍返上海第一行臺。刊布燕子隨筆於生活日報，華僑雜誌。撰燕影劇談。十一月下旬，至日本西京，游琵琶湖。十二月，至東京。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日本。舊曆四月，刊布天涯紅淚記於民國雜誌。

并刪訂燕子隨筆重刊之。七月，撰雙秤記序。八月，漢英三昧集出版。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日本。爲馮自由撰三次革命軍題辭。舊曆五月，刊布絳紗記於甲寅雜誌。六月，刊布焚劍記於甲寅雜誌。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三十三歲

訪居覺生於青島，偕周南陔等游勞山。旋至上海，寓環龍路，重晤鄭桐蓀。舊曆九月，至西湖，住新新旅館。自是往來杭州上海間。十月至十一月，刊布碎簪記於新青年雜誌。居西湖，住秋社，陶社，巢居閣。撰人鬼記。仍還上海度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三十四歲

舊曆正月，在西湖。二月，自西湖返上海。撰送鄧邵二君序。閏二月，至日本。月餘，復返上海。重晤柳亞子。住霞飛路寶康里，與伶人小如意小楊月樓游。夏間，下榻程演生盧家灣寓樓，葉楚傖鄧孟頌時來探病。入秋，移住新民里十一號，與蔣介石

陳果夫同居。冬，入海甯醫院。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五歲

春，自海甯醫院移居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舊曆三月二十二日，(陽曆五月二日)午後四時卒。

——一九三一年六月寫定——

曼殊詩集

曼殊詩集 目次

耶婆提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

呈曠處士

佳人

簡法忍

爲玉鸞女弟續扇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飲席贈歌者

何處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答鄧繩侯

東來與慈親相會忽感劉三天梅去我萬里不知佛瀾
之橫流也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題畫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過蒲田

過若松町有感

有懷

本事詩十章

代柯子簡少侯

淀江道中口占

題師梨集

落日

爲調箏人續像

寄調箏人

寄晦聞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失題

西湖韶光掩夜聞鶻聲簡劉三

題拜倫集

東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雲雷亦歸漢士

感成此絕

吳門依易生韻

無題

東行別仲兄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偶成

東居雜詩十九首

芳草

步韻答雲上人

花朝

遲友

春日

晨起口占

以胭脂爲某君題扇

碧欄

斷句

曼殊詩集

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

君爲塞上鴻	我是華亭鶴
遙念曠處士	對花弄春爵
良訊東海來	中有遊仙作
勸我加餐飯	規我近綽約
炎蒸困羈旅	南海何遼索
上國亦已蕪	黃星向西落
青驪遊千里	瞻烏止誰屋
江南春已晚	淑景付冥莫

建業在何許	胡塵紛漠漠
佳人不可期	皎月照羅幕
九關日以遠	肝膽竟誰託
願得趨無生	長作投荒客
竦身上須彌	四顧無崖嶠
我馬已玄黃	梵土仍寥廓
恆河去不息	悲風振林薄
袖中有短書	思寄青飛雀
遠行戀儔侶	此志常落拓

佳 人

佳人名小品	絕世已無儔
橫波翻瀉淚	綠黛自生愁
舞袖傾東海	織纈惑九洲
傳歌如有訴	餘轉雜箜篌

簡法忍

來醉金莖露	胭脂畫牡丹
-------	-------

落花深一尺 不用帶蒲團

爲玉鸞女弟續扇

日暮有佳人 獨立瀟湘浦
疎柳盡含煙 似憐亡國苦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萬物逢搖落 姮娥耐九秋
縞衣人不見 獨上寺南樓

飲席贈歌者

一曲凌波去 紅蓮禮白蓮
江南誰得似 猶憶李龜年

何處

何處停儂油壁車 西冷終古卽天涯
搗蓮煮麝春情斷 轉綠迴黃妄意賒
玳瑁窗虛延冷月 芭蕉葉捲抱秋花

傷心怕向妝臺照 瘦盡朱顏祇自嗟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一)

踏海魯連不帝秦 茫茫煙水着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 灑上蛟綃贈故人

(二)

海天龍戰血玄黃 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才蕭蕭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答鄧繩侯

相逢天女贈天書 暫問仙山莫問予
曾遣素娥非別意 是空是色本無殊

東來與慈親相會忽感劉三天梅去我萬里不知
涕泗之橫流也

九年面壁成空相 萬里歸來一病身

淚眼更誰愁似我

親前猶自憶詞人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白雲深處擁雷峯

幾樹寒梅帶雪紅

齋罷垂垂渾入定

菴前潭影落疎鐘

題 畫

海天空闊九峯深

飛下松陰聽鼓琴

明日飄然又何處

白雲與爾共無心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行人遙指鄭公石

沙白松青夕照邊

極目神州餘子盡

袈裟和淚伏碑前

過蒲田

柳陰深處馬蹄驕

無際銀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市近

滿山紅葉女郎樵

過若松町有感

孤燈引夢記朦朧	風雨鄰菴夜半鐘
我再來時人已去	涉江誰爲采芙蓉

有 懷

(一)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煙鎖石城

(二)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尙留微命作詩僧

本事詩(十章)

(一)

無量春愁無量病	一時都向指間鳴
我亦艱難多病日	那堪更聽八雲箏

(二)

丈室番茶手自煎	語深香冷涕潸然
生身阿母無情甚	爲向摩耶問夙緣

(三)

丹頓裴倫是我師	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弦休爲佳人絕	孤憤酸情欲語誰

(四)

慵妝高閣鳴箏坐	羞爲他人工笑顰
鎮日歡場忙不了	萬家歌舞一閒身

(五)

桃腮檀口坐吹笙	春水難量舊恨盈
華嚴瀑布高千尺	未及卿卿愛我情

(六)

烏舍凌波肌似雪	親持紅葉索題詩
---------	---------

還卿一鉢無情淚 恨不相逢未鬢時

(七)

相憐病骨輕於蝶 夢入羅浮萬里雲
贈爾多情書一卷 他年重檢石榴裙
(續以梵本沙恭達羅)

(八)

碧玉莫愁身世賤 同鄉仙子獨銷魂
袈裟點點疑櫻瓣 半是脂痕半淚痕

(九)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十)

九年面壁成空相 持錫歸來悔唔卿
我本負人今已矣 任他人作樂中箏

代柯子簡少侯

小樓春盡雨絲絲 孤負添香對語時
寶鏡有塵難見面 妝臺紅粉畫誰眉

浣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煙 處處秧歌競種田
羸馬未須愁遠道 桃花紅欲上吟鞭

題師梨集

誰贈師梨一曲歌 可憐心事正蹉跎
琅玕欲報從何報 夢裏依稀認眼波

落日

落日滄波絕島濱 悲笳一動劇傷神
誰知北海吞甕日 不愛英雄愛美人

爲調箏人續像

(一)

收拾禪心侍鏡臺 沾泥殘絮有沈哀
湘弦灑遍胭脂淚 香火重生劫後灰

(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晦公
寄余詩，有向人風絮有沈哀句。)

(二)

淡掃蛾眉朝畫師 同心華髻結青絲
一杯顏色和雙淚 寫就梨花付與誰

(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
束以絳羅，今日本尙有此風。)

寄調箏人

(一)

生憎花發柳含煙 東海飄零二十年
餓盡情禪空色相 琵琶湖畔枕經眠

(二)

禪心一任蛾眉妬 佛說原來怨是親
雨笠煙蓑歸去也 與人無愛亦無嗔

(三)

偷嘗天女脣中露 幾度臨風拭淚痕
日日思卿令人老 孤窗無那正黃昏

寄晦聞

忽聞隣女豔陽歌 南國詩人近若何
欲寄數行相問訊 落花如雨亂愁多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闊死生君莫問 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 縱有歡暢已似冰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一)

乍聽驪歌似有情	危弦遠道客魂驚
何心描畫閒金粉	枯木寒山滿故城

(二)

送卿歸去海潮生	點染生綃好贈行
五里徘徊仍遠別	未應辛苦爲調箏

失 題

斜插蓮蓬美且鬢	曾教粉指印青編
此後不知魂與夢	涉江同泛采蓮船

西湖韶光菴夜聞鶻聲簡劉三

劉三舊是多情種	浪跡煙波又一年
近日詩腸饒幾許	何妨伴我聽啼鶻

題拜輪集

西班牙女詩人雪鴻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
拜輪遠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贈，

且殷殷勗以歸計 嗟夫！予早歲披霧，學道無
成，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惘！爰扶病書二十八
字於拜輪卷首，此意惟雪鴻大家心知之耳！

秋風海上已黃昏 獨向遺編弔拜輪
詞客飄蓬君與我 可能異域爲招魂

束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雲雷亦歸漢土
感成此絕

范滂有母終須養 張儉飄零豈是歸
萬里征途愁入夢 天南分手淚沾衣

吳門依易生韻

(一)

江南花草盡愁根 惹得吳娃笑語頻
獨有傷心驢背客 暮煙疎雨過闌門

(二)

碧海雲峯百萬重 中原何處託孤蹤

春泥細雨吳趨地

又聽寒山夜半鐘

(三)

月華如水浸瑤塔
記得吳王宮裏事

環珮聲聲擾夢懷
春風一夜百花開

(四)

姑蘇臺畔夕陽斜
一自美人和淚去

寶馬金鞍翡翠車
河山終古是天涯

(五)

萬戶千門盡劫灰
今日已無天下色

吳姬含笑踏青來
莫牽麋鹿上蘇臺

(六)

水驛山城盡可哀
春色總憐歌舞地

夢中衰草鳳凰臺
萬花撩亂爲誰開

(七)

年華風柳共飄蕭	溪醒天涯問六朝
猛憶玉人明月下	悄無人處學吹蕭

(八)

萬樹垂楊任好風	斑駁西向水田東
莫道碧桃花獨豔	澱山湖外夕陽紅

(九)

平原落日馬蕭蕭	賸有山僧賦大招
最是令人淒絕處	垂虹亭畔柳波橋

(十)

碧城煙樹小彤樓	楊柳東風繫客舟
故國已隨春日盡	鷓鴣聲急使人愁

(十一)

白水青山未盡思	人間天上兩霏微
---------	---------

輕風細雨紅泥寺

不見僧歸見燕歸

無題

(一)

綠窗新柳玉臺傍

臂上微聞菽乳香

畢竟美人知愛國

自將銀管學南唐

(二)

輕紅簾動月輪西

冰作闌干玉作梯

寄語麻姑要珍重

鳳樓迢遞燕應迷

(三)

水晶簾捲一燈昏

寂對河山叩國魂

祇是銀鴛羞不語

恐防重惹舊啼痕

(四)

定言少據定難猜

欲把明珠寄上才

聞道別來簪事減

晚妝猶待小鬟催

(五)

綺陌春寒壓馬嘶 落紅狼籍印苔泥
莊辭珍贖無由報 此別愁眉又復低

(六)

棠梨無限憶秋千 楊柳腰肢最可憐
縱使有情還有淚 漫從人海說人天

(七)

羅幙春殘欲暮天 四山風雨總纏綿
分明化石心難定 多謝雲娘十幅箋

(八)

星裁環珮月裁璫 一夜秋寒掩洞房
莫道橫塘風露冷 殘荷猶自蓋鴛鴦

東行別仲兄

江城如畫一傾杯 乍合仍離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 排雲誰與望樓臺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狂歌走馬過天涯 斗酒黃鸝處上家
逢君別有關心在 且看寒梅未落花

偶成

汽車中隔座女郎，言其妹氏懷仁仗義，年僅十三，

乘車多車冒風而歿，余憐，慰之。並示湘真阿可。

人間花草太匆匆 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謫 不須惆悵憶芳容

東居雜詩十九首

(一)

却下珠簾故故羞 浪持銀蠟照梳頭
玉階人靜情難訴 悄向星河覓女牛

(二)

流螢明滅夜悠悠 素女嬋娟不耐秋
相逢莫問人間事 故國傷心祇淚流

(三)

羅襦換罷下西樓 荳蔻香溫語未休
說到年華更羞怯 水晶簾下學塗篋

(四)

翡翠流蘇白玉鈎 夜涼如水待牽牛
知否去年人去後 枕函紅淚至今留

(五)

異國名香莫浪偷 窺簾一笑意偏幽
明珠欲贈還惆悵 來歲雙星怕引愁

(六)

碧闌干外夜沈沈 斜倚雲屏燭影深

看取紅酥渾欲滴

鳳文雙結是同心

(七)

秋千院落月如鉤

爲愛花陰懶上樓

露溼紅蕖波底襪

自拈羅帶淡蛾羞

(八)

折得黃花贈阿嬌

暗抬星眼謝王喬

輕車肥犢金鈴響

深院何人弄碧簫

(九)

碧沼紅蓮水自流

涉江同上木蘭舟

可憐十五盈盈女

不信盧家有莫愁

(十)

燈飄珠箔玉箏秋

幾曲回闌水上樓

猛憶定菴哀怨句

三生花草夢蘇州

(十一)

人間天上結離憂 翠袖凝妝獨倚樓
淒絕蜀楊絲萬縷 替人惜別亦生愁

(十二)

六幅瀟湘曳畫裙 燈前蘭麝自氤氳
扁舟容與知無計 兵火頭陀淚滿樽

(十三)

銀燭金杯映綠紗 空持傾國對流霞
酡顏欲語嬌無力 雲髻新簪白玉花

(十四)

蟬翼輕紗束細腰 遠山眉黛不能描
誰知詞客蓬山裏 煙雨樓臺夢六朝

(十五)

胭脂湖畔紫駟驕 流水棲鴉認小橋

爲向芭蕉問消息

朝朝紅淚欲成潮

(十六)

珍重嫦娥白玉姿

人天攜手兩無期

遺珠有恨終歸海

覩物思人更可悲

(十七)

誰憐一闋斷腸詞

搖落秋懷祇自知

況是異鄉兼日暮

疎鐘紅葉墜相思

(十八)

槭槭秋林細雨時

天涯飄泊欲何之

空山流水無人跡

何處蛾眉有怨詞

(十九)

蘭薰芬芳總負伊

並肩攜手納涼時

舊廂風月重相憶

十指纖纖擘荔枝

芳草

芳草天涯人是夢 碧桃花下月如煙
可憐羅帶秋光薄 珍重蕭郎解玉鈿

步韻答雲上人

(一)

踏天花雨隔紅塵 絕島飄流一病身
多少不平懷裏事 未應辛苦作詞人

(二)

舊游如夢劫前塵 寂寞南洲負此身
多謝素書珍重意 憐儂顛顛不如人

(三)

公子才華迴絕塵 海天寥闊寄閒身
春來夢到三山未 手摘紅櫻拜美人

花朝

江頭青放柳千條 知有東風送畫橈
但喜二分春色到 百花生日是今朝

遲友

雲樹高低迷古城 問津何處覓長沮
漁郎引入深林處 輕扣柴扉問起居

春日

好花零落雨綿綿 辜負韶光二月天
知否玉樓春夢醒 有人愁煞柳如烟

晨起口占

一爐香篆裊窗紗 紫燕尋巢識舊家
莫怪東風無賴甚 春來吹發滿庭花

以胭脂爲某君題扇

爲君昔做傷心畫 妙跡何勞刮火焚
今日圖成渾不似 胭脂和淚落紛紛

碧欄

碧闌干外遇嬋娟 故弄雲鬟不肯前
問到年華更羞怯 背人偷指十三絃

斷句

多情只有風前柳 飛絮隨人渡灞橋

曼殊小說集

曼殊小說集

·—目 次—

斷鴻零雁記·····	71
天涯紅淚記·····	159
絳紗記·····	169
焚劍記·····	197
碎簪記·····	221
非夢記·····	257

此
页
空
白

斷鴻零雁記

第一章

百越有金甌山者，濱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無雲，山麓葱翠間，紅瓦鱗鱗，隱約可辨，蓋海雲古刹在焉。相傳宋亡之際，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有遺老遜跡於斯，祝髮爲僧，晝夜向天呼號，冀招大行皇帝之靈。故至今日，遙望山嶺，雲氣葱鬱；或時聞潮水悲嘶，尤使人歎歎憑弔，不堪回首。今吾述刹中寶網金幢，俱爲古物。池流清淨，松柏蔚然。住僧數十，威儀齊肅，器鉢無聲。歲歲經冬傳戒，願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

山羊腸峻險，登之殊艱故也。

一日凌晨，鐘聲徐發，余倚刹角危樓，看天際沙鷗明滅。是時已入冬令，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讀吾書者識之，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計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師，後此掃葉焚香，送我流年，亦復何憾！如是思維，不覺墮淚，歎曰：“人皆謂我無母，我豈真無母耶？否否。余自養父見背，雖熒熒一身；然常於風動樹梢，零雨連絲，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顧聲從何來，余心且不自明，恆結凝想耳。”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飄零，至於斯極耶？”

此時晴波曠邈，光景奇麗。余遂披袈裟，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大殿已，鵠立左右。四山長老雲集。香讚既闕，萬籟無聲。少選有尊證闍梨，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

余斯時淚如綆縻，莫能仰視，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禮畢，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善哉大德，慧

根深厚，願力莊嚴。此去謹侍親師，異日靈山會上，拈花相笑。”

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頂禮受牒，收淚拜辭諸長老，徐徐下山。夾道枯柯，已無宿葉；悲涼境地，唯見樵夫出沒，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恫。此章爲吾書發凡，均紀實也。

第二章

余既辭海雲寺，卽駐荒村靜室，經行侍師而外，日以淚珠拭面耳。吾師視余年幼，固已憐之；顧吾輩雖慈藹，不足以殺吾悲。讀者試思，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

一日，余以師命下鄉化米，量之可十餘斤，負之行，思覓投宿之所；忽有強者自遠而來，將余米囊奪去，余付之一歎。爾時天已薄暮，予獨行，至海邊，已不辨道路。徘徊久之，就沙灘小憩，而駭浪遽起，四顧昏黑，余躊躇間，遙見海面火光如豆，知有漁舟經此，遂疾聲

呼曰：“請漁翁來，余欲渡耳。”

已而火光漸大，知舟已迎面至，余心殊慰。未幾，舟果傍岸，漁人詢余何往。曰：“余爲波羅村寺僧，今失道至此，幸翁助我。”

漁人搖手曰：“烏，是何言！余舟將以捕魚易利，安能載爾貧僧？”

言畢，登舟駛去。余莫審所適，悵然涕下。忽耳畔微聞犬吠聲，余念是間，殆有村落，遂循草徑行。漸前，有古廟，就之，中懸漁燈，余入蜷臥石上。俄聞戶外足音，余整衣起，瞥見一童子匆匆入，余曰：“小子何之？”

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吾操業至勞。夜已深矣，吾猶匿頰垣敗壁，或幽岩密菁間，類偷兒行徑者，蓋爲此唧唧者耳。不亦大可哀耶？”

余曰：“少年英俊，胡爲業此屑小事？”

童子太息曰：“吾家固育花圃，吾日間挑花以售富人；富人倍吝，故所入滋微，不足以養吾慈母。慈母老矣，試思吾爲人子，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此吾所以不避艱辛，而兼業此。雖然，吾母尚不之知，否則亦必尼

誓如是。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候此已兩夜，尙未得也。天乎，使此微蟲早落吾手，待隣村墟期，必得善價；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猶在春溫。小子之心，如是慰矣。吾豈荒僮市儈，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

余聆小子言，不禁有所感觸，泫然淚下。童子相余頂，從容曰：“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

余視童貌甚莊肅，一一告以所遇。童子慨然曰：“師苦矣。寒舍尙有空闔，去此不遠，請從我歸；否則村人固兇恣，誣師爲賊，且不堪也。”

余感此童誠實，諾之，遂行。俄入村，至一宅。童子關扉，復自闔之，導余曲折度迴廊；苑內百花，暗香沁鼻。旣忽微聞老人語曰：“潮兒今日歸何晚？”

余諦聽之。奇哉，奇哉，此人聲音也。及至廳時，則赫然余乳媪在焉。

第三章

余禮乳媪既畢，悲喜交并。媪一一究吾行止，乃命余坐，諦視余面；卽以手拊額，沈思久之，淒然曰：“傷哉三郎也！設吾今日猶在彼家，卽爾胡至淪入空界。計吾依夫人之側，不過三年；爲時雖短，然夫人以慈愛爲懷，視我良厚。一別夫人，悠悠十數載，乃至於今，吾每能猶不忘夫人愛顧之心。先是夫人行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吾但順受之，蓋吾感夫人恩德，良不忍離三郎而去。迨爾父執去世之時，吾中心戚戚；方謂三郎孤寒無依，欲馳書白夫人，使爾東歸，離彼獨律。詎料彼婦偵知，逢其蘊怒，卽以藤鞭我；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縱情撻已，卽擯我歸。”

媪言至此，聲淚俱下。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願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媪，惟淚湧如泉，相對無語。余忽心念乳媪以四十許人，觸此憤懣，甯人所堪，遂強顏慰之曰：“媪毋傷。媪育我今已成立，此恩此德，感戴何可言宣？”

雖心冷空門，今茲幸逢吾媪，藉通吾骨肉消息；否卽碧落黃泉，無相見之日！以此思之，不亦彼蒼尚有靈耶？余在幼齡，恆知吾母尙存，第百思莫審居何許，且爲誰氏；今吾媪所稱夫人者，得非余生身阿母？奚爲任我子子一身，飄搖危苦，都弗之問？媪試語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

媪旣收淚，而余言曰：“三郎居，吾語爾：吾爲村人女，世居於斯，牧畜爲業。旣嫁，隨吾夫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樂無極，甯識人間有是非憂患。村家夫婦，如水流年，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僅遺稚子，卽潮兒也。是後家計日困，平生親友，咸視吾母子爲路人。斯時吾始悟世變，愴然於中。四顧茫茫，其誰訴耶？”

“一日，拾穗村邊，忽有古裝夫人，珊珊來至吾前，謂曰，‘子似重有憂者？’因詳叩吾况，吾一一答之，遂蒙夫人憐而招我，爲三郎乳媪。古裝夫人者，誠三郎生母，蓋夫人爲日本產，衣制悉從吾國古代；此吾見夫八後，始習聞之。”

“三郎，即夫人命爾名也。嘗聞之夫人，爾呱呱墜地，無幾月，即生父見背。爾生父宗郎，舊爲江戶名族，生平肝胆照人，爲里黨所推。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攜爾託根上國；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使爾離絕島民根性，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詔我曰：‘我東歸矣，爾其珍重！’復手指三郎淒聲含淚曰，‘是兒生也不辰，媼其善視之，吾必不忘爾賜。’語已，手書地址付余，囑勿遺失，故吾今尙珍藏舊篋之中。

“當是時，吾感泣不置。夫人且錫吾百金，顧今日此金雖盡，而吾感激之私，無能盡也。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衣篋之內；冀爾稍長，不忘見阿母容儀，用意至爲淒惻。誰知夫人行後，彼家人悉檢毀之。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並寄我以金，均由彼婦收沒。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且深愛三郎，怒我固作是態，以形其寡德。怨毒之因，由斯而發。甚矣哉，人與猛獸，直一線之分耳！吾既見擯之後，彼即詭言

夫人已葬魚腹，故親友鄰舍，咸目爾爲無母之兒，弗之聞問。迹彼肺肝，蓋防爾長大，思歸依阿孃耳。嗟乎，旣取人子，復暴遇之，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是何毒物？蒼天蒼天，吾豈怨毒他人者哉？今爲是言者，所以懲悍婦耳。爾父執爲人誠實，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視爾猶如己出。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而彼婦初心頓變耶？至爾無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倫比。顧爾今亭亭玉立，別來無恙；吾亦老矣，不應對爾絮絮出之，以存忠厚。雖然，今丁未造，我在在行吾忠厚，人則在在居心陷我。此理互相消長。世態如斯，可勝浩嘆！”吾媪言已，垂頭太息。

少須，媪尙欲有言；斯時余滿胸愁緒，波譎雲詭。顧旣審吾生母消息，不願多詢往事，更無暇自悲身世，遂從容啓媪曰：“今夜深矣，媪且安寢。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望吾媪千萬勿過傷悲。天下事正復誰料，媪視我與潮兒，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

旣而媪忽仰首，且撫余肩曰：“傷哉，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爾今須就寢，後此且住吾家，徐圖東歸，

尋覓爾母。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旁皇於東海之濱，盼三郎歸也。三郎，爾尚有阿姊義妹，嬌隨孃側，爾亦將聞阿孃喚爾之聲。老身已矣，行將就木，弗克再會夫人；但願蒼蒼者，必有以加庇夫人耳。”

翌晨，陽光燦爛，余思往事，歷歷猶在心頭。讀者試思，余昨宵烏能成寐，斯時鬱伊無極，即起披衣出廬四闕，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矣。繼今以後，余居乳媪家，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煙雨之中，或騎牛村外，幽恨萬千，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

第四章

一日薄暮，荒村風雪，蕭蕭徹骨。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甫入門，見吾乳媪背鑑兀坐，手縫舊衲，聞吾等聲氣，即仰首視余曰：“勞哉，小子，吾見爾滋慰。爾兩人且歇，待我燃燭出鮮魚熱飯，偕爾晚膳。吾家去湖不遠，魚甚鮮美，價亦不昂；村居勝城市多矣。”

余與潮兒即將簑笠除下，與媪共飯，爲况樂甚。少選，飯罷，媪面余言曰：“吾今日見三郎荷薪，心殊未忍。以爾孱軀，今後勿復如是，此粗重工夫，潮兒可爲吾助。今吾爲爾計，爾須靜聽吾言。吾家花園，在三春佳日，羣芳甚盛，今已冬深，明歲春歸時，爾朝攜花出售，日中卽爲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資雖薄，然吾能爲爾積聚；迄二三年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舍此計無所出。三郎，爾意云何？”

余曰：“善，均如媪言。”

媪續曰：“三郎，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出必肥馬輕裘；今茲暫作花傭，亦殊異事。雖然，爾異日東歸，仍爲千金之子，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

余聽至此，注視吾媪慈顏，一笑如春溫焉。

歲月不居，春序忽至。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每日凌晨作牧奴裝，攜花出售，每晨只經三四村落。余左手攜花筐，右手持竹竿，頂戴漁父之笠，蓋防人知我爲比丘也。躑躅道中，狀殊羞澀；見買花者，女子爲最多，次則村媪耳。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如是者彌月矣。

一日，余方獨行前村，天忽陰晦，小雨溟濛，沾余衣袂。此日爲清明前二日，家家部署掃墓之事，故沿道無人，但有雨聲清瀝愁人而已。余紆道徐行，至一屋角，細柳之下，枯立小憩；忽睹前垣碧紗窗內，有女郎新裝臨眺，容華絕代，而玉顏帶肅，湧現般憂之兆。迨余旁睇，瞬然已杳。俄而雨止，天朗氣清，新綠照眼。余方欲行，前屋側扉已啓，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囁嚅言曰：“恕奴失禮。請問若從何方至此，爲誰氏子？以若年華，奚至業是？若豈不識韶光一逝，悔無及耶？請詳答我。”

余聆其言，心念彼女慧甚，無村豎態；但奚爲盤問，一若算命先生也者？殆故探吾行止，抑有他因耶？余惟僵立，心殊弗釋，亦莫審所以爲對。

良久，彼女復曰：“吾之所以唐突者，乃受吾家女公子命，屬必如是探問。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未嘗共生人言語，顧今如此者，蓋聽若賣花聲裏，含酸梗餘音。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卽審若身世，固非荒涼。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若非‘河合’其姓，‘三郎’其名者耶？”

余驟聞是言，愕極欲奔；繼思彼輩殆非爲害於余，卽漫聲應之曰：“誠然。余亟於東歸尋母，不得不業此耳。尙望子勿洩於人，則余受恩不淺矣。”

女重禮余言曰：“謹受教。先生且自珍重。明晨請再蒞此，待我覆命女公子也。”

余自是心緒潮湧，遂快快以歸。

第五章

明日天氣陰沉，較諸昨日爲甚。迄余晨起，覺方寸中倉皇無主，以須臾卽赴名姝之約耳。讀吾書者，至此必將議我陷身情網，爲清淨法流障礙。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爲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爲泥污，復有何患？甯省後此吾躬有如許慘戚，以告吾讀者。

余出門去矣，此時正爲余慘戚之發軔也。江村寒食，風雨飄忽，余舉目四顧，心忡然動。竊揣如斯景物，殆非佳朕。然念彼姝見約，定有遠因，否則奚由稔余名姓？且余昨日乍覩芳容，靜柔簡淡，不同凡豔，又烏可與

兆健下流，同日而語。余且行且思，不覺已重至碧紗窗下；呆立良久，都無動定。余方沈吟，謂彼小娃，殆戲我耶？繼又迹彼昨日之言，一一出之至情，然則又胡容疑者？亡何，風雨稍止，僮娃果啓扉出，不言亦不笑，行至吾前，第以雙手出一紙函見授。余趣接之，覺物壓余手頗重；余方欲發問，而僮娃旋踵已去。余亟擘函視之，累累者，金也。余心滋惑；於是細察函中，更有銀管烏絲，蓋貽余書也。嗟夫，讀者，余觀書訖，慘然魂搖，心房碎矣！書曰：

妾雪梅將淚和墨，檢衽致書於三郎足下，

先是人咸謂君已披鬚空山，妾以君秉堅孤之性，故深信之，悲號幾絕者屢矣！靜夜思君，夢中又不識路，命也如此，夫復奚言！邇者連朝於賣花聲裏，驚辨此音，酷肖三郎心聲。蓋妾嬰年，嘗之君許，一挹清光，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迨侵晨隔窗一晤，知真爲吾三郎矣。當此之時，妾覺魂已離舍，流蕩空際，心亦騰湧弗止，不可自持；欲親自陳情

於君子之前，又以干於名義，故使侍兒冒昧進詰，以瀆清神，還望三郎憐而恕妾。妾自生母棄養，以至今日，伶仃愁苦，已無復生人之趣。繼母孤恩，見利忘義，慙老父以前約可欺，行思以妾改嬾他姓。嗟夫，三郎，妾心終始之盟，固不忒也！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妾祇有自裁以見志。妾雖骨化形銷至千萬劫，猶爲三郎同心耳。上蒼曲全與否，弗之問矣！不圖今日復覩尊顏，知吾三郎無恙，深感天心慈愛，又自喜矣。嗚呼，茫茫宇宙，妾捨君其誰屬耶？滄海流枯，頑石塵化，微命如縷，妾愛不移。今以藐藐百金奉呈，望君即日買棹遄歸，與太夫人圖之。萬轉千迴，惟君垂憫。苦次不能細縷。伏維長途珍重。

雪梅者，余未婚妻也。然則余胡可忍心捨之，獨向空山而去；讀者殆以余不近情矣。實則余之所以出此者，正欲存吾雪梅耳。須知吾雪梅者，古德幽光，奇女子也。今請語吾讀者：雪梅之父，亦爲余父執，在余義父未

逝之先，已將雪梅許我。後此見余義父家運式微，余生母復無消息，乃生悔心，欲爽前諾。雪梅固亢高無倫者，奚肯甘心負約？顧其生父繼母，都不見恤；以爲女子者，實貨物耳，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况此權特操諸父母，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雪梅是後，茹苦含辛，莫可告訴。所謂庶女之怨，惟欲依母氏於冥府，較在惡世爲安；此非躬歷其境者，不自知也。余年漸長，久不與雪梅相見，無由一證心量，然觀此情況，悲慨不可自聊。默默思量，祇好出家皈命佛陀，達磨，僧伽，用息彼美見愛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樂。否則絕世名姝，必鬱鬱爲余而死，是何可者？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甯將骨肉之親，付之蒿里，亦不以嬪單寒無告之兒如余者。當時余固年少氣盛，遂掉頭不顧，飄然之廣州常秀寺，哀禱贊初長老，攝受爲「驅烏沙彌」，冀梵天帝釋愍此薄命女郎而已。前書敘余在古刹中憶余生母者，蓋後此數月間事也。

第六章

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是心頭輓轡，不能爲定行止；竟不審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捨吾雪梅而外，尙有何物。卽余乳媪，以半百之年，一見彼姝之書，亦慘同身受，淚潛潛下。余此際神經，當作何狀，讀者自能得之。須知天下事，由愛而生者，無不以爲難；無論溼化卵胎四生，綜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

清明後四日，侵晨，晨曦在樹，花香沁腦，是時余與潮兒母子別矣。以媪亦速余遄歸將母，且謂雪梅之事，必力爲余助。余不知所云，以報吾媪之德，但有淚落如瀟；乃將雪梅所贈款，分二十金與潮兒，爲媪購羊裘之用。又思潮兒雖稚，侍親至孝，不覺感動於懷，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忽回顧苑中花草，均帶可憐顏色，悲從中來，徘徊飲泣。媪忽趣余曰“三郎行矣，遲則渡船解纜。”余此時遂抑抑別乳媪，潮兒而

去、

二日已至廣州，余登岸步行，思詣吾師面別。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法器無存。想吾師此時，已歸靜室，乃即日午後易舟赴香江。翌晨，余理裝登岸，卽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牧師隸西班牙國，先是數年，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構廬於太平山。家居不恆外出，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爲事。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遂從之治歐文二載，故與余雅有情懷也。余旣至牧師許，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牧師夫婦，亦喜慰萬狀。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竟，俱淚盈於睫。余萬感填胸，卽踞胡床而大哭矣。

第 七 章

後此四日，牧師夫婦，爲余置西服；及部署各事旣竟，乃就余握別曰：“舟於正午啓舷，孺子珍重，上帝必寵錫爾福慧兼修。爾此去可時以楸寄我。”語畢，其女公

子曳蔚藍文裾以出，頗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余手，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書籍數種見貽。余拜謝受之。俄而海天在眼，余東行矣。

船行可五晝夜，經太平洋。斯時風日晴美，余徘徊於舵樓之上，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即檢羅弼大家所貽書籍，中有莎士比爾，拜輪及室梨全集。余嘗謂拜輪猶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爾猶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猶中土李賀，鬼才也。乃先展拜輪詩，誦哈咯爾游草，至末篇，有大海六章，遂歎曰：“雄渾奇偉，今古詩人，無其匹矣。”濡筆譯爲漢文如左：——

皇濤瀾汗	靈海黝冥
萬艘鼓楫	泛若輕萍
芒芒九圍	每有遺虛
曠哉天沼	匪人攸居
大器自運	振盪粵牟
豈伊人力	赫彼神工
罔象乍見	決舟沒人

狂暑未幾	遂爲波臣
掩體無棺	歸骨無墳
喪鐘聲嘶	逝矣誰聞
誰能乘蹻	履涉狂波
藐諸蒼生	其奈公何
泱泱大風	立懦起罷
茲維公功	人力何衰
亦有雄豪	中原陵厲
自公甸中	擣彼空際
驚浪霆奔	懾魂懽神
轉側張皇	冀爲公憐
騰瀾赴厓	載彼微體
拑溺含弘	公何豈弟
搖山撼城	聲若雷霆
王公黔首	莫不震驚
赫赫軍艘	亦有浮名
雄視海上	大莫與京

自公視之	藐矣其形
紛紛溶溶	旋入滄溟
彼 <u>阿摩陀</u>	失其威靈
<u>多羅縛迦</u>	壯氣亦傾

傍公而居	雄國幾許
<u>西利佉維</u>	<u>希臘羅馬</u>
偉哉自繇	公所錫予
君德旣衰	耗哉斯土
遂成遺虛	公目所覩
以教以娛	澹回濤舞
蒼顏不韞	長壽自古
渺瀰瀟漫	滔滔不舍

赫如陽燧	神靈是鑑
別風淮雨	上臨下監
扶搖羊角	溶溶澹澹
北極凝冰	赤道淫灑

浩此地鏡	無裔無儋
圓形在前	神光奉閃
精彪變怪	出爾泥淪
回流云轉	氣易舒慘
公之淫威	忽不可驗
蒼海蒼海	余念舊恩
兒時水嬉	在公膺前
沸波激岸	隨公轉旋
淋淋翔潮	媵余往還
滌我胸臆	慴我精魂
惟余與女	父子之親
或近或遠	託我元身
今我來斯	握公之鬚

余既譯拜輪詩竟，循還朗誦；時新月在天，漁燈三五，清風徐來，曠哉觀也。翌晨舟抵橫濱，余遂捨舟投逆旅，今後當敘余在東之事。

第八章

余行裝甫卸，即出吾乳媪所授地址，以詢逆旅主人。逆旅主人曰：“是地甚邇，境絕塵靜，汽車去此可五站；客且歇一旬鐘，吾當爲客購車票。吾閱人多矣，無如客之超逸者，誠宜至彼一游。今客如是急逼，殆有要事耶？”

余曰：“省親耳。”

午餐後，逆旅主人伴余赴車場，余甚感其殷渥。車既駛行，經二站，至一驛，名大船。掌車者向余言曰：由此換車，第一站爲兼倉，第二站是已。”

余既換車，危坐車中，此時心緒，深形忐忑；自念於此頃刻間，即余骨肉重逢，母氏慈懷大慰，寧非余有生以來第一快事？忽又轉念，自幼不省音耗，知世事多變如此，安知母氏不移居他方；苟今日不獲面吾生母，則飄泊人胡堪設想？余心正怔忡不已，而車已停；余向車窗外望，見牌上書‘蓮子驛’三字，遂下車。余既出驛場，四顧無有行人，地至蕭曠，即雇手車向田畝間轆轤而

去。時正寒凝，積冰彌望。如是數里，從山脚左轉，卽瀕海邊而行；但見漁家數處，羣兒往來垂釣，殊爲幽悄不囂。車夫忽止步告余曰：“是處卽櫻山，客將安往？”

余曰：“櫻山卽此耶？”遂下車攜篋步行。

久之，至一處，松青沙白。力跂望間，忽遙見松陰夾道中，有小橋通一板屋，隱然背山面海，橋下流水觸石，汨汨作聲。

余趣前就之，仰首見柴扉之側，有標識曰：“相州逗子櫻山村八番。余大詫，蓋此九字，卽余乳媪所授地址。遂以手輕叩其扉，久之，閤如無人，尋復叩之，一婦人啓扉出，余見其襟前垂白巾一幅，審其爲廚娘也。卽問之曰：“幸恕唐突，是卽河合夫人居子？”

婦曰：“然。”

余曰：“吾欲面夫人，煩爲我通報。”

婦躊躇曰：“吾主人大病新瘥，醫者屬勿見客。客此來何事，吾可代達主人。”

余曰：“主人卽余阿母，余名三郎，余來自支那，今早始蒞橫濱，幸速通報。”

婦聞言，張目相余，自顧及踵，凝思移時，駭曰：“信乎，客三郎乎？吾嘗聞吾主言及少主，顧存亡未卜耳。”

語已，遂入。久之，復出，肅余進，至廊下，一垂髫少女禮余曰：“阿兄歸來大幸。阿孃病已逾月，侵晨，人略清爽；今小睡已覺，請兄來見阿孃。”

於是導余登樓，甫推屏，即見吾母斑髮垂垂，据榻而坐，以面迎余微笑。余心知慈母此笑，較之慟哭尤爲酸辛萬倍。余即趨前俯伏吾母膝下，口不能言，惟淚如潮湧，遽溼棉墩。此時但聞慈母咽聲言曰：“吾兒無恙，謝上蒼垂憫。三郎，爾且拭淚面余。余此病幾殆，年邁人固如風前之燭；今得見吾兒，吾病已覺霍然脫體，爾勿悲切。”

言已，收淚扶余起。徐回顧少女言曰：“此爾兄也。自幼適異國，故未相見。”旋復面余曰：“此爲吾養女，今年十一，少爾五歲，即爾女弟也；侍我滋謹，吾至愛之。爾阿姊明日聞爾歸，必來面爾；爾姊嫁已兩載，家事如毛，故不恆至。吾後此但得爾兄妹二人在側，爲况慰矣。吾感謝上蒼，不任吾骨肉分飛，至有恩意也。”

慈母言訖，余視女弟依慈母之側，淚盈於睫，悲戚不勝，此時景狀淒清極矣。少選，慈母復撫余等曰：“爾勿傷心，吾明日病瘳，後日可攜爾赴謁王父及爾父墓所，祝呵護爾。吾家親戚故舊正多，後此當帶爾兄妹各處游玩。吾臥病已久，正思遠行，一覘他鄉風物。”

時廚娘亦來面余母，似有所詢問，吾母且起且屬余女弟曰：“蕙子，且偕阿兄出前樓瞭望，爾兄僕僕征塵苦矣。”已復指廚娘顧余曰：“三郎，爾今在家中，諸事盡可遣阿竹理之。阿竹備吾家十餘載，爲人誠篤，吾甚德之。”

吾母言竟下樓，爲余治晚餐。余心念天下仁慈之心，無若母氏之於其子矣。遂隨吾女弟步至樓前，時正崦嵫落日，漁父歸舟，海光山色，果然清麗。忽聞山後鐘聲，徐徐與海鷗逐浪而去，女弟告余曰：“此神武古寺晚鐘也。”

第九章

入夜余作書二通，一致吾乳媪，一致羅弼牧師。二

書均言余平安抵家，得會余母，并述余母子感謝前此恩德，永永不忘。余母復附寄百金與吾乳媪，且屬其母子千萬珍衛，良會自當有期。迨二書竟，余疲極睡矣。逾日既醒，紅日當窗，即披衣入浴室，浴罷，登樓，見芙蓉峯湧現於金波之上，胸次爲之澄澈。此日余母精神頓復，爲余陳設各事無少暇。

余歸家之第三日，天甫遲明，余母攜余及弱妹趁急行車，赴小田原掃墓。是日陰寒，車行而密雪翻飛，途中景物，至爲蕭瑟。迨車抵小田原驛，雪封徑途矣。荒村風雪中，固無牽車者，余母遂僱一村婦負余妹。又至驛旁，購鮮花一束。既已，余即扶將母氏步行可三里。至一山脚。余仰眺山頂積雪中，露紅牆一角，余母以指示余曰：“是卽龍山寺，爾祖及父之墓卽在此。”

余等遂徐徐蹋石蹬而上。既近山門，有聯曰：

蒲團坐耐江頭冷　香火重生劫後灰

余心謂是聯頗工整。方至殿中，一老尼龍鍾出，與余母問訊，敍寒暄畢，尼卽往燃香，並瀉清水一壺，授余母。余與弱妹隨阿母步至浮屠之後，見王父及先君兩

墓並立，四圍繞以鐵柵，柵外復立木柱。柱之四面，作悉曇文，書地，水，火，風，空’五字。蓋密宗以表大日如來之德者也。余與弱妹拾取松枝，將墳上積雪推去。余母以手提壺灌水，由墓頂而下。少選汎灑嚴淨，香花既陳，余母復摘長青葉一片，端置石案之中，命余等展拜。余拜已，掩面而哭。余母曰：“三郎，雪彌劇，余等盪歸。”

余遂啓目視墳台，積雪復盈三寸，新陳諸物，均爲雪蔽。余母以白紙裹金授老尼，卽與告別，冒雪下山。余母且行且語余曰：“三郎，若姨昨歲卜居箱根，去此不遠，今且與爾赴謁若姨。須知爾幼時，若姨愛爾如雛鳳，一日不見爾，則心殊弗懌。先時余攜爾西行，若姨力阻；及爾行後，阿姨肝腸寸斷矣。三郎知若姨愛爾之恩，弗可忘也。”

第十章

既至姨氏許，閽者通報，姨氏卽出迓余母；已復引

領顧余問曰：“其誰家甯馨耶？”

余母指余笑曰：“姨氏曰：‘三郎也，前日才歸家。’”

姨氏聞言喜極曰：“然哉，三郎果生還耶，胡未馳電告我？”

言已，卽以手撲余肩上雪花，徐徐歎曰：“哀哉三郎，吾不見爾十數載，今爾相貌，猶依稀辨識，但較兒時消瘦耳。爾今罷矣，且進吾室。”

遂齊進廳事，自去外衣。倏忽見一女郎，擎茶具，作淡裝出，嫵娜無倫。與余等禮畢，時余旁立諦視之，果清超拔俗也。第心甚疑駭，蓋似曾相見者。姨氏以鐵箸剔火鉢寒灰，且剔且言曰：“別來逾旬，使人繫念。前日接書，始知吾妹就瘥，稍慰。今三郎歸，誠如夢幻，願我樂極矣！”

余母答曰：“謝姊關垂。身雖老病，今見三郎，心滋怡悅。惟此子殊可愍耳！”

此時女郎治茗既備，卽先獻余母。次則獻余。余覺女郎此際瑟縮不知爲地，姨氏知狀，回顧女郎曰：“諱子，余猶記三郎去時，爾亦知惜別。絲絲重淚，尙憶之乎？”

因屈指一算，續曰：“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即三郎爲爾阿弟，爾勿踉蹌作常態也。”

女郎默然不答，徐徐出素手，爲余妹理鬢絲，雙頰微生春暈矣。迨晚餐既已，余頓覺頭顱肢體均熱，如居火宅。是夜輾轉不能成寐，病乃大作。

翌晨，雪不可止。余母及姨氏舉屋之人，咸怏怏不可狀，謂余此病匪細。顧余雖呻吟牀褥，然以新歸，初履家庭樂境，但覺有生以來，無若斯時歡欣也。於是一一思量，余自脫俗至今，所遇師傅，乳媪母子，及羅弼牧師家族，均般般垂愛，無異骨肉。則舉我前此之飄零辛苦，盡足償矣。第念及雪梅孤苦無告，中心又難自忍耳。然余爲僧及雪梅事，都祕而不宣，防余母聞之傷心也。茲出家與合婚二事，直相背而馳。余既證法身，固弗娶者，雖依慈母，不亦可乎？

方遐想間，余母與姨氏入矣。姨氏手持湯藥，行至榻畔謂余曰：“三郎，汝病蓋爲感冒。汝今且起服藥，一二日後可無事，此藥吾所手采。三郎，若姨日中固無所事，唯好去山中采藥，親製成劑，將施貧乏而多病者。

須知世間醫者，莫不貪財，故貧人不幸遭病，只好垂手待斃，傷心慘目，無過於此。吾自顧遺此餘年，舍此采藥濟人之事，無他樂趣。若村婦燒香念佛，吾弗爲也。三郎，吾與汝母俱爲老人矣。諺云‘老者豫爲交代事’。蓋謂人老只當替後人謀幸福，但自身勞苦非所計。顧吾子現隸海軍，且已娶婦，亦無庸爲彼慮。今茲靜子，彼人最關吾懷。靜子少失怙恃，依吾已十有餘載，吾但託之天命。”

姨氏言至此，凝思移時，長喘一聲，復面余曰：“三郎，先是汝母歸來，不及三月，卽接汝義父家中一信，謂三郎上山，爲虎所噬。吾思彼方固多虎患，以爲言實也。余與汝母，得此凶耗，一哭幾絕，頓增二十餘年老態。茲事亦無可如何，惟有晨夕禱告上蒼，祝小子游魂。來歸阿母。”

余傾聽姨氏之言，厥聲至慘；猛觸宿恨，肺葉震震然，不知所可。久之，仰面見余母容儀，無有悲戚，卽力制余悲，恭謹言曰：“銘感阿姨過愛。第儒子遭逢，不堪追溯，且已成過去陳跡。請阿姨阿母置之。兒後此晨昏

得奉阿姨阿母慈祥顏色，卽孺子喜幸當何如也。”

余言已，余母速余飲藥，少選，上身汗出如注，憊極，帖然而臥。

第十一章

余病四晝夜，始臻勿藥。余母及姨氏舉家，喜形於色。時爲三月三日，天氣清新，余就窗次捲簾外盼，山光照眼，花鳥怡魂，心乃滋適。忽念一事，蓋余連日晨醒，卽覺清芬通余鼻觀；以榻畔紫檀几上，必易鮮花一束，插膽瓶中，奕奕有光，花心猶帶露滴。今晨忽見一翡翠襟針，遺於几下，方悉其爲彼姝之物；花固美人之貽也。余又頓憶前日似與玉人曾相識者，因余先在羅弼女士齋中，所見德意志畫伯阿陀輔手續沙浮遺影，與彼姝無少差別耳。方凝竚間，忽注目紗簾之下，陳設甚雅。有雲石案作鵝卵形，上置鑑屏，銀盒，筆硯，絳羅，一塵不著。旁有柚木書齋，狀若鴿籠，藏書頗富。余檢之，均漢土古籍也。迨余迴視左壁，復有小儿，上置雁柱鳴箏，似尙有

餘音繞諸絃上。此時余始驚審此樓爲彼姝妝閣，又心儀彼姝學邃，且愴然出塵，如藐姑仙子。

斯時余正覺心中如有所念，移時，又愴然若失。忽見余母登樓，手中將春衣二襲屬余曰：“三郎，今茲寒威已退，爾試易此衣。”

余將衣接下，遂伴余母坐於藍緞彈簧長椅之上。余母視余作慈祥之色，旋以手案余額問曰：“吾兒今晨何似？”

余曰：“兒無所苦，身略罷耳。阿娘以何日將余及妹寧家，余尙未面阿姊也。”

余母曰：“何時均可。吾初意俟爾病瘳卽行，但若姨昨夕，苦苦留吾母子勿遽去。今晨已函報爾姊。蓋若姨有切心之事，與我相量。苟爾居此舒泰，吾一時固無歸意。爾知吾年已垂暮，生平親屬咸老，勢必疎遠，安能如盛年時，往來無絕。吾今舉目四顧，唯與若姨形影相弔耳。且若姨見爾，中心怡悅靡極，則爾住此，一若在家中可也。吾知爾性耽幽寂，居此樓最適。此樓向爲靜子所居，前日爾來，始移於樓下，與爾妹同室。三郎，爾居此，

意若弗適者，儘可語我。”

余曰：“敬遵娘言。阿姨屋外風物固佳，小住，於兒心滋樂也。”

此時侍者傳言，晨餐已備，余母欣然趣余更衣下樓御膳。余既隨母氏至食堂，即鞠躬致謝阿姨厚遇之恩。姨氏以面迎余，欣歡萬狀，引首顧彼姝曰：“託天之庇，三郎無恙矣。靜子，爾趨前爲三郎道晨安。”

瞬息，即見玉人翩若驚鴻，至余前，肅然爲禮。而此際玉人密髮虛鬟，丰姿愈見娟媚。余不敢迴眸正視，唯心緒飄然，如風吹落葉，不知何所止。

余兄妹隨阿孃羈旅姨氏家中，不啻置身天苑。姨氏固最憐余，余唯凡百恭謹，以奉阿姨阿母歡顏，自覺娛悅匪極。苟心有根觸，即倚樹臨流，或以書自遣。願匱中所藏多宋人理學之書，外有梵章及驢文數種，已爲蟲蝕，不可辨析，俱唐本也。復次有漢譯婆羅多及羅摩延二書，乃長篇敘事詩。二書漢土已失傳矣，唯於華嚴經中偶述其名稱，謂出自馬鳴菩薩；今印度學人哆氏之英譯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篇，即其一也。

第十二章

一時雁影橫空，蟬聲四徹。余垂首環行於姨氏庭苑魚塘堤畔，盈眸廓落，淪漪冷然。余默念晨間，余母言明朝將余兄妹遄歸。則此地白雲紅樹，不無戀戀於懷。忽有風聲過余耳，瑟瑟作響。余乃仰空，但見宿葉脫柯，蕭蕭下墮，心始聳然知清秋亦垂盡矣。遂不覺中懷惘惘，一若重愁在抱。想余母此時已屏擋行具。方思進退閒之軒，一看弱妹。步至石欄橋上，忽聞衣裙窸窣之聲。少選，香風四溢，陡見玉人靚妝，僂僂飄舉而來，去余僅數武；一迴青盼，徐徐與余眸相屬矣。余卽肅然鞠躬致敬。爾時玉人雙頰雖頰，然不若前此之羞澀，至於無地自容也。余少囑，覺玉人似欲言而未言，余愈踟躇，進退不知所可，唯有俯首視地。久久忽殘菊上有物，映余眼簾，飄飄然如粉蝶行將逾籬落而去。余趨前以手捉之，方知爲蟬翼輕紗，落自玉人頭上者。斯時余欲擲之於地，又思於禮微悖，遂將返玉人。玉人知旨，立卽雙手進接，以慧

目迎余，且羞且發嬌柔之聲曰：“多謝三郎見助。”

此爲余第一次見玉人啓其脣櫻，貽余誠款，故余膠膠不知作何詞以對，但見玉人口窩動處，又使沙浮復生，亦無此莊豔。此時令人真個消魂矣！

玉人尋復俯其頸，吐婉妙之音，微微言曰：“三郎日來安乎？逗子氣候溫和，吾甚思造府奉謁，但阿母事集，恐歲內未能抽身耳。是間比逗子清嚴幽澈則一，唯氣候懸絕，蓋深山也。唐人詠羅浮詩云：

遊人莫著單衣去 六月飛雲帶雪寒

吾思此語移用於此，頗覺親切有味，未知三郎以吾言有當不？”

余聆玉人詞旨，心乃奇駭，唯唯不能作答，久乃恭謹言曰：“謝阿姊分神及我。果阿姊見枉寒舍，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垂綸於荒村寒牖，幸何如之！否則寒舍東西詩集不少，亦可挑燈披卷，阿姊得毋嫌軟塵瀾人？敢問阿姊喜誦誰家詩句耶？”

玉人低首凝思，旋即星眸屬我，驟然答曰：“感蒙三郎盛意。所問愛讀何詩 誠爲笑話；須知吾固未嘗學也。

三郎既不以吾爲瀆，敢不出吾肝膈以告？且幸三郎有以教我。”遂纍纍如貫珠言曰：“從來好讀陳後山詩，亦愛陸放翁，惟是故國西風，淚痕滿紙，令人心惻耳。比來讀莊子及陶詩，頗自覺徜徉世外，可見此關於性情之學不少。三郎觀吾書園所藏多理學家言，此書均明之遺臣朱舜水先生所贈吾遠祖安積公者。蓋安積公彼時參與德川政事，執弟子禮以侍朱公，故吾家世受朱公之賜。吾家藏此書帙，已歷二百三十餘年矣。”此語一發，余更愕然張目注視玉人。

玉人續曰：“吾嬰年聞先君道朱公遺事，至今歷歷不忘，吾今覆述三郎聽之。”於是長喟一聲，卽愀然曰：“朱公以崇禎十七年，卽吾國正保元年，正值胡人猖披之際，子身數航長崎，欲作秦庭七白之哭，竟不果其志。迨萬治三年，而明社覆矣。朱公以亡國遺民，恥食二朝之粟，遂流寓長崎，以其地與平戶鄭成功誕生處近也。後德川氏聞之，遣水戶儒臣，聘爲賓師，尤殫禮遇。公遂傳王陽明學於吾國土，公與陽明固是同鄉也。至今朱公遺墓，尙存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容

日當導三郎，一往奠之，以慰亡國忠魂。三郎其有意乎？又聞公酷愛櫻花，今江戶小石川後樂園中，猶留朱公遺愛；此園係朱公親手經營者。朱公以天和二年春辭世，享壽八十有三。公目清人靦然人面，疾之如仇，平日操日語至精，然當易簧之際，公所言悉用漢語；故無人能聆其臨終遺訓，不亦大可哀耶？”

玉人言已，仰空而歎，余亦淒然。二人佇立無語，但聞風聲蕭瑟，忽有紅葉一片，敲玉人肩上。玉人蹙！雙蛾，狀似弗愜，因俯首低聲曰：“三郎，明朝行耶？胡弗久留？吾自先君見背，舊學拋荒已久。三郎在，吾可執書問難。三郎如不以弱質見棄，則吾雖凋零，可無憾矣。”

余不待其言之畢，雙頰大頰，俯首至臆；欲貢誠款，又不工於詞。久乃嗶嚅言曰：“阿母言明日歸耳。阿姊懇懇如此，滋可感也。”

時余妹亦出自廊間，且行且呼曰：“阿姊不觀吾裕衣已帶耶？晚餐將備，曷入食堂乎？”

玉人讓余先行，即信步隨吾而入。是夕餐事豐美，

逾於常日，顧余誰不審爲何味。飯罷，枯坐樓頭，兀思余今日始見玉人天真呈露，且殖學滋深，匪但容儀佳也。卽監守天淵之烏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思至此，忽爾昂首見月明星稀，因誦憶翁詩曰：

千巖萬壑無人跡 獨自飛行兩月中

心爲廓然，對月凝思。久久，迴顧銀燭已跋，更深矣，遂解衣就寢；喟然嘆曰：“今夕月華如水，安知明夕不黑雲髮鬢耶？”

余詞未畢，果聞雷聲隱隱，似發於芙蓉塘外，因亦戚戚無已。尋復嘆曰：“雲耶，電耶，雨耶，雪耶，實一物也，不過因熱度之異而變耳。多謝天公，幸勿以柔絲縛我！”

明日，晨餐甫竟，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且言姨氏亦攜靜子偕行。余聞言喜甚，謂可免黯然魂消之感。余等既登車室，玻璃窗上，霜痕猶在。余母及姨氏，指麾雲樹，心曠神怡。瞬息，聞天風海濤之聲，不覺抵吾家矣。自是日以來，余循陔之餘，靜子亦彼此常見，但不久譚，莞爾示敬而已。

一日細雨廉纖，余方伴余母倚闌觀海，忽微微有叩環聲；少選，侍者持一郵筒，跪上余母。余母發函申紙，少霑，觀竟，屬余言曰：“三郎，此爾姊來櫛也，言明日蒞此；適逢夫子以明日赴京都，才能分身一來省我云。此子亦大可憐。”言至此，微喟，續曰：“諺云‘養女徒勞’不其然乎？女子一嬾夫家，必置其親於腦後，即每逢佳節，思一見女面，亦非易易。此雖因中饋繁雜，然亦天下女子之心，固多忘所自也。昔有貧女嫁數年，夫壻致富。女之父母，私心欣幸，方謂兩口可以無飢矣。誰料不數日，女差人將其舊服悉還父母，且傳語曰，‘好女不着嫁時衣’，意諷嫁時奩具薄也。世人心理如是，安得不江河日下耶？”

余母言已，即將吾姊來書置棹上，以慈祥之色回顧余曰：“三郎，晨來毋寒乎？吾覺涼生兩臂。”

余即答曰：“否。”

余母遂徐徐詔余曰：“三郎，坐。”

余即坐。余母問曰：“三郎，爾視靜子何如人耶？”

余曰：“慧秀孤標，好女子也。”

余母爾時舒適不可狀，旋曰：“誠然，誠然，吾亦極愛靜子和婉有儀。母今有言，關白於爾，爾聽之：三郎，吾決納靜子爲三郎婦矣。靜子長於爾二歲，在理吾不應爾。然吾仔細迴環，的確更無佳耦逾是人者。顧靜子父母不全，按例須招贅，始可襲父遺蔭；然吾固可與若姨合居，此實天緣巧湊。若姨一切部署已定，俟明歲開春時成禮，破夏吾亦遷居箱根。茲事以情理而論，卽若姨必培吾三郎，中懷方釋。蓋若姨爲託孤之人，今靜子年事已及，無時不係之懷抱。顧連歲以來，求婚者雖衆，若姨都不之顧。若姨之意，非關門地，第以世人良莠不齊，人心不古，苟靜子不得賢夫子而侍，則若姨將何以自對？今得培三郎，若姨重肩卸矣。”

余母言至此，悽然欲哭曰：“三郎，老母一生寂寥，今行將見爾慶成嘉禮，卽吾與若姨晚景，亦堪告慰。後此但託天命，吾知上蒼必予爾兩小福慧雙修。”

余母方絮絮發言，余心房突突而跳。當余母言訖，余夷猶不敢遽答。正思將此所歷，逕白余母；繼又恐滋慈母之戚，非人子之道。心念良久，蘊淚於眶，微微言

曰：“兒今有言奉于慈母聽納，蓋兒已決心……”

余母急曰：“何謂？”

余曰：“兒終身不娶耳。”

余母聞言極駭，起立張目注余曰：“烏，是何言也！爾何所見而爲此言？抑爾固執拗若是？此語真令余不解。爾年弱冠不娶，人其謂我何？若姨愛爾，不徒然耶？爾澄心思之，此語胡可使若姨聽之者？矧靜子恆爲吾言，舍三郎無屬意之人，爾前次懨懨病臥姨家，湯藥均靜子親自煎調。懷誠已久，尙不知爾今竟岸然作是言也！”

余母言至末句，聲愈嚴峻。余卽斂涕言曰：“慈母諦聽。兒撫心自問，固愛靜子無異骨肉，且深敬其爲人。想靜子亦必心知之。兒今茲愆然出是言者，亦非敢抗撓慈母及阿姨之命，此實出諸不得已之苦衷，望慈母恕兒穉昧。”

余母悽然不余答，久乃哀咽言曰：“三郎，爾當善體吾意。吾瀟漏且歎，但望爾與靜子早成眷屬。則吾雖入土，猶含笑矣。”

第十三章

余聽母言，淚如瀑瀉，中心自咎 誠不應逆堂上之命，致老母出此傷心之言，此景奚堪 余皇然少間，遽跪余母膝前，婉慰余母曰：“阿孃恕兒 兒誠不孝，兒罪重矣！後此唯有謹遵慈命。兒固不經事者，但望阿孃見恕耳。”

余母徐徐收淚，漫聲應曰：“孺子當聽吾言爲是。古云，‘不信老人言，後悔將何及’。矧吾兒終身大事，老母安得不深思詳察耶？當知孃無一刻不爲兒計也。卽爾姊在家時，苟不從吾言，吾亦面加叱責而不姑息。今旣歸人，萬事吾可不必過問 須知女心固外向，吾又何言；若靜子則不然 彼姝性情嫵穆，且有夙慧，最稱吾懷；爾切勿以傅粉塗脂之流目之可耳。”

余母尙欲有言，適侍女跪白余母曰：“浴室諸事已備，此時剛十句鐘也。”言畢，卽去。

余母顏色開霽，撫余肩曰：“三郎，孃今當下樓檢點

冬衣，十一時方暇。爾去就浴。”

余此時知已寬慈母之憂，不禁怡然自得。仰視天際游絲，緩緩移去，雨亦遽止，余起易衣下樓就浴。

余浴畢，登樓面海，兀坐久之；則又雲愁海思，襲余而來。當余今日，慨然許彼姝於吾母之時，明知此言一發，後此有無窮憂患，正如此海潮之聲，續續而至。無有盡時。然思若不爾者，又將何以慰吾老母？事至於此，今但焉置吾身？只好權順老母之意，容日婉言勸慰余母，或可收回成命。如老母堅不見許，則歷舉隱衷，或卒能諒余爲空門中人，未應蓄內。余撫心自問，固非忍人忘彼姝也。繼余又思日俗真宗，固許帶妻，且於刹中行結婚禮式。一效景教然者，若吾母以此爲言，吾又將何言說答余慈母耶？余反復思維，不可自聊；又聞山後淒風號林，余不覺惴惴其慄。因念佛言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無我者。嗟乎，望吾慈母，切勿驅兒作啞羊可耳！

第十四章

越日，余姊果來，見余不多言，但亦勸余曰：‘吾弟隨時隨地，須聽母言。凡事毋以盛氣自用，則人情世故，思過半矣。至爾謂終身不娶，自以爲高，此直村豎恆態，適足笑煞人耳！三郎，爾後此須謹志吾言，勿貽人笑柄也。’

余唯唯而退。余自是以來，焦悚萬狀，定省晨昏，輒不久坐，盡日惴惴然，唯恐余母重提意嚮。余母每面余時，歡欣無已，似曾不理余心有閒愁萬種，一日，余方在齋中下筆作畫，用宣愁緒，既繪怒濤激石狀，復次畫遠海波紋，已而作一沙鷗斜身墮寒煙而沒。忽微聞叩鑼聲，繼知吾妹，推扉言曰：“阿兄胡不出外遊玩？”

余卽迴顧，忽爾見靜子，作斜紅纒臉之妝，攜余妹之手，竚立門外，見余卽鞠躬與余爲禮。余遂言曰：“請阿姊進齋中小坐，今吾畫已竟，無他事也。”

余言既畢，余妹強牽靜子，逕至余側，靜子注觀余

案上之畫；少選，莞爾顧余言曰：“三郎幸恕唐突。昔董原寫江南山，李唐寫中州山，李思訓寫海外山，米元暉寫南徐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趙吳興寫雪苕山；今吾三郎得毋寫匡山耶？一胡使人見則修然如置身清古之域，此誠決心洞目之觀也。”

言已，將畫還余。余受之，言曰：“吾畫筆久廢，今興至作此，不圖阿姊稱譽過當，徒令人增慚惕耳。”

靜子復微哂言曰：“三郎，余非作客氣之言也。試思今之畫者，但貴形似，取悅市儈，實則甯達畫之理趣哉？昔人謂畫水能終夜有聲，余今觀三郎此畫，果證得其言不謬。三郎此幅，較諸近代名手，固有瓦礫明珠之別，又豈待余之多言也。”

余傾聽其言，心念世甯有如此慧穎者。因退立其後，略舉目視之，鬢髮賦理，纖穠中度。余暗自嘆曰：“真曠劫難逢者也。”

忽而靜子迴盼，赧赧然曰：“三郎，此畫能見媵否？三郎或不以余求在禮爲背否？余觀此景滄茫古逸，故

愛之甚摯。今茲發問，度三郎能諒我耳。”

余卽答曰：“豈敢豈敢，此畫固不值阿姊一粲。吾意阿姊固精通繪事者，望阿姊毋吝教誨，作我良師，不甯佳乎？”

靜子瑟縮垂其雙睫，以柔荑之手，理其羅帶之端，言曰：“非然也。昔日雖偶習之，然一無所成，今唯行篋所藏花燕一幅而已。”

余曰：“請問云何花燕。”

靜子曰：“吾家園池，當荷花盛開時，每夜有紫燕無數，巢荷花中，花盡猶不去。余感其情性，命之曰‘花燕’，爰爲之圖。三郎，今容我檢之來，第恐貽笑大方耳。”

余鞠躬對曰：“請阿姊速將來，弟亟欲拜觀。”

靜子不待余言之畢，卽移步鞠躬而去，輕振其袖，薰香撲人。余遂留余妹問之曰：“何不聞阿母阿姊聲音，抑外出耶？”

余妹答曰：“然，阿姊約阿姨阿母俱出，謂往葉山觀千貫松，兼有他事，順道謁淡島神社，已屬廚娘，今日午膳在十二句半鐘，并囑吾語阿兄也。”

余曰：“妹曷未同往？”

妹曰：“不，靜姊不往，故我亦不願往。”

余顧余妹手中攜有書籍，卽詰之曰：“何書？”

妹曰：“此波彌尼八部書也。”

余曰：“此爲梵文典，吾妹習此乎？”

妹曰：“靜姊每日授余誦之，顧初學殊艱，久之漸覺醞醞有味。其句度雅麗，迥非獨逸，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余曰：“然則靜姊固究心三斯克列多文久矣。”

妹曰：“靜姊平素喜談佛理，以是因緣，好涉獵梵章，嘗語妹云：‘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名，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

余聽畢，正色語余妹曰：“善哉，靜姊果超凡入聖矣。吾妹謹隨之學毋怠。”

第十五章

余語吾妹既訖，私心歎曰：“靜子慧骨天生，一時無兩，寧不令人畏敬？惜乎，吾固勿能長侍秋波也！”

已而靜子盈盈至矣。靜子手持續絹一幀，至余前；余肅然起立，接而觀之。蓮池之畔，環以垂楊修竹，固是姨家風物，有女郎兀立，風采盎然，碧羅爲衣，頗得吳帶當風之致。女郎挽文金高髻，卽漢制飛仙髻也。俯觀花燕，且自看妝映，儵然有出塵之姿，飄飄有凌雲之概。余讚歎曰：“美哉伊人，奚啻真真者？”

靜子聞言，轉目盼余，兼視余妹，莞爾言曰：“究又奚能與三郎之言相副耶？且三郎安可以外貌取人，亦視其中藏如何耳。畫中人外觀，似弈弈動人，第不能言，三郎何從詮其中心蓄何顏色者？”

余置其言弗答，續曰：“畫筆秀逸無論，固是仙品。余生平博覽丹青之士，咸弗能逮。嗟乎，衣鉢塵土久，吾尙何言！今且據行雲流水之描，的是吾姊翼翼獨造，使余

嘆觀止矣 阿姊端爲吾師 吾何幸哉！”

靜子此時，羞不能答，俛首須臾，委婉言曰：“三郎，胡爲而作如是言？令淺嘗者無也自容。但願三郎將今日之畫見賜，俾爲臨本，兼作永永紀念，以畫中意況，亦與余身世吻合。迹君心情，甯謂非然者？”

余曰：“余久不復屬意於畫，蓋已江郎才盡 阿姊自是才調過人，固應使我北面紅妝，云何謂我妄言？”

靜子含羞不余答。余亦無言，但雙手擎余畫獻之，且無心而言曰：“敬乞吾畏友晒存，聊申穉弟傾服之誠，非敢言畫也。”

靜子欣然曰：“三郎此言，適足以彰大作之益可貴耳。”言已，卽平鋪袖角，端承余畫，以溫厚之詞答曰：“敬謝三郎 三郎無庸以畏友外我。今得此畫，朝夕對之，不敢忘錫畫人也。”

是夕，微月已生西海，水波不興。余乃負杖出門，隨步所之，遇漁翁，相與閒話，迄翁收拾垂綸。余亦轉身歸去。時夜靜風嚴，余四顧，舍海曲殘月而外，別無所視。及去余家僅丈許，瞥見有人悄立海邊，孤石之旁，靜觀海

面，余諦矚倩影亭亭，知爲靜子，遂前叩之曰：“立者其吾阿姊乎？”

靜子聞余聲，却至欣悅，急迴首應曰：“三郎，歸何晏？獨不避海風耶？吾遲三郎於此久矣。三郎出時可曾加衣否？向晚氣候，不比日間，恐非三郎所勝，不能使人無戚戚於中。三郎善自珍攝，寒威滋可畏也。”

余卽答曰：“感謝吾姊關垂。天寒夜寂，敬問吾姊亦此，沈沈何思？女弟胡未奉侍左右？”

靜子則柔聲答曰：“區區弱質，奚云惜者。今余方自家中來，姨母，令姊，令妹，及阿母，咸集廚下製瓜團粉果，獨余偷閑來此，奉候三郎。三郎歸，吾心至適。”

余重謝之曰：“深感阿姊厚意見待，愧弗克當。望阿姊次回，毋冒夜以埒我。吾姊恩意，特恐下走不稱消受耳。”

余言畢，舉步欲先入門，靜子趣前嬌而扶將曰：“三郎且住。三郎悅我請問數言乎？”

余曰：“何哉，姊胡爲客氣乃爾？阿姊欲有下問，穉弟固無不願奉白者也。”

靜子躊躇少間，乃出細膩之詞，第一問曰：“三郎，邇來相見，頗帶幽憂之色，是何故者？是不能令人無鬱拂。今願竊有請耳。”

余此時心知警兆，兀立不語。靜子第二問曰：“三郎可知今日阿母邀姨母同令姊，往禮淡島明神，何因也？吾思三郎必未之審。”

余聞語茫然，瞠不能答，旋曰：“果如阿姊言，未之悉也。”

靜子低聲而言，其詞斷續不可辨，似曰：“三郎鑒之，總爲君與區區不肖耳。”

第十六章

余胸震震然，知波美言之骨也。余正怔忡間，身稍離靜子所立處，故作漫聲指海面而言曰：“吾姊試諦望海心黑影，似是魚舸經此，然耶？否耶？”

靜子垂頭弗余答；少選，復步近余胸前，雙波略注余面。余在月色溟濛之下，凝神靜觀其臉，橫雲斜月，殊

勝端麗。此際萬籟都寂，余心不自鎮；既而昂首矚天，則又烏雲瀰布，祇餘殘星數點，空搖明滅。余不覺自語曰：“吁，此非人間世耶？今夕吾何爲置身如是景域中也？”

余言甫竟，似有一縷吳綿，輕溫而貼余掌。視之，則靜子一手牽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余卽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脫也。久之，靜子發清響之音，如怨如訴曰：“我且問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關白三郎乎？”

余此際神經已無所主，幾於膝搖而牙齒相擊，垂頭不敢顧視。心中默念，情網已張，插翼難飛，此其時矣。

但聞靜子連復問曰：“三郎乎，果阿姨作何語？三郎甯勿審於世情者；抑三郎心知之，故弗肯言？何見棄之深耶？余日來見三郎愀然不歡，因亦不能無瀆問耳。”

余乃力制驚悸之狀，嚶嚶言曰：“阿姨嚮無言說；雖有，亦已依稀不可省記。”

余言甫發，忽覺靜子筋脈躍動，驟鬆其柔荑之掌。

余知其心固中吾言而愕然耳。余正思言以他事，忽爾悲風自海面吹來，乃至山嶺，出林薄而去。余方凝竚間，靜子四顧皇然，卽襟間出一溫香羅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繡角梨花箋，吾嬰年隨阿母挑繡而成，謹以奉贈，聊報今晨傑作。君其納之。此閑花草，甯足云貢，三郎其亦知吾心耳！”

余乍聞是語，無以爲計。自念拒之於心良弗忍，受之則覩物思人，甯可力行正照，直證無生耶？余反復思維，不知所可。靜子故欲有言，余隄聞陰風怒號，聲振十方，巨浪觸石，慘然如破軍之聲。靜子自將箋帕襲之，謹納余胸間；既訖，遽握余臂，以腮熨之，嚶嚶欲泣曰：“三郎受此勿戚，願蒼蒼者祐吾三郎無恙。今吾兩人同歸，朝母氏也。”余呆立無言，唯覺胸間趑趑而躍。靜子嬌不自勝，摻余徐行。及抵齋中，稍覺清爽，然心緒紛亂，廢棄一切。此夜今時，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軀，以還父母，又那能越此情關，離諸憂怖耶？

第十七章

翌朝，天色清朗，惟氣候遼寒，蓋冬深矣。余母晨起，卽部署廚娘，出饌飪，又陳備飲食之需。旣而齊聚膳廳中，歡聲騰徹，余始知姊氏今日歸去。靜子此際作魏代曉霞妝，餘髮散垂右肩，束以緇帶，迥絕時世之裝；覲與余爲禮，益增其冷豔也。余旣近爐聯坐，中心滋耿耿，以昨夕款語海邊之時，余未以實對彼姝故耳。已而姊氏辭行，余見靜子拖百褶長裙，手攜余妹送姊氏出門。余步跟其後，行至甬道中，余母在旁，命余亦隨送阿姊。

靜子聞命，欣然卽轉身爲余上冠杖。余曰：“謹謝阿姊，待我周浹。”

余等齊行，送至驛上，展轎車發，遂與余姊別。歸途唯靜子及余兄妹三人而已。靜子緩緩移步。遠遠見農人治田事，因出其纖指示余，順口吟曰：

采菱辛苦廢犁鋤 血指流丹鬼質枯

無力買田聊種水 近來湖面亦收租

“三郎，此非范石湖之詩歟？在宋已然，無怪吾國今日賦稅之繁且重，吾爲村人生無限悲感耳。”

靜子言畢，微喟，須臾忽絳其頰，盼余問曰：“三郎得毋勞頓？日來身心，亦無患耶？吾晨朝聞阿母傳言，來週過已更三日，當挈令妹及余歸箱根；未審於時三郎可肯重塵游屐否？”

余聞言，萬念起落，不卽答；轉視靜子，匿面於綾傘流蘇之下，引慧目迎余，爲狀似甚羞澀。余曰：“如阿娘行，吾必隨叩尊府。”

余言已，復迴顧靜子眉端，隱約見愁態。轉瞬靜子果蘊淚於眶，嚶然而呻曰：“吾晨來在廳中。見三郎胡乃作戚戚容？得毋玉體違和？敢希見告耳。苟吾三郎有何傷感，亦不妨掬心相示，幸毋見外也。”

余嚶嚶弗答。靜子復微微言曰“君其怒我乎。胡靳吾請。”

余停履抗聲答曰“心偶不適，亦自不識所以然。勞阿姊詢及，慚陽何可言，萬望阿姊饒我。”

余且行且思，赫然有觸於心，弗可自持，因失聲呼曰：“吁，吾滋愧悔於中，無解脫時矣！”

余此時淚隨聲下。靜子雖聞余言，殆未得窺余命意所在，默不一語，繼而容光慘悴，就胸次出丹霞之巾，授余搵淚，慰藉良殷，至於紅淚沾襟。余暗驚曰：“吾兩人如此，非壽徵也！”

旁午始蒞家庭，靜子與余都弗進膳。

第十八章

余姊行後，忽忽又三日矣。此日大雪繽紛，余緊閉窗戶，靜坐思量，此時正余心與雪花交飛於茫茫天海間也。余思久之，遂起立徘徊，歎曰：“蒼天，蒼天，吾胡盡日懷抱百憂於中，不能自弭耶？學道無成，而生涯易盡，則後悔已遲耳。”

余諦念彼姝，抗心高遠，固是大善知識，然以眼波決之，則又兒女情長，殊堪畏怖。使吾身此時爲幽燕老將，固亦不能提剛刀慧劍，驅此嬰嬰宛宛者於漠北。香

前此歸家，爲吾慈母；奚事一逢彼姝，遽加余以爾許纏綿婉戀，累余虱身於情網之中，負己負人，無有是處耶？嗟乎，繫於情者，難平尤怨，歷古皆然。吾今胡能沒溺家庭之戀，以閑愁自戕哉？佛言：“佛子離佛數千里，當念佛戒。”吾今而後，當以持戒爲基礎，其庶幾乎。余輪轉思維，忽覺斷惑證真，刪除豔思，喜慰無極；決心歸覓師傅，冀重重懺悔耳。第念此事決不可以稟白母氏，母氏知之，萬不成行矣。

忽而余妹手托錦製瓶花入，語余曰：“阿兄，此妹手造慈溪派插花，阿兄月旦，其能有當否？”

余無言，默視余妹，心忽恫楚，淚盈余睫；思欲語以離家之旨，又恐行不得也。迨吾妹去後，余心顛不已，返身掩面，成淚人矣。

此夕余愁緒復萬疊如雲，自思靜子日來懨懨，已有病容。迹彼情詞，又似有所顧慮，抑已洞悉吾隱衷，以我爲太上忘情者歟？今旣不以禮防爲格，吾胡不親過靜子之室，敝白前因，或能宥我。且名姝深慄，又何可棄捐如是之速者？思已，整襟下樓，緩緩而行；及至廊際，聞翠

聲，心知此吾母八雲琴，爲靜子所彈，以彼姝喜調梅春之曲也。至‘夜迢迢，銀臺絳蠟，伴人垂淚’句，忽而雙絃不譜，嬰變滯而不延，似爲淚珠沾溼。迄餘音都杳。余已至窗前，屏立不動。乍聞余妹言曰：“阿姊，晨來所治針黹，亦已畢業未？”

靜子太息答余妹曰：“吾欲爲三郎製領結，顧累日未竟，吾乃真蠶穉也。”

余既知余妹未睡，轉身欲返，忽復聞靜子淒聲和淚，細詰余妹曰：“吾妹知阿兄連日，胡鬱鬱弗舒，恆露憂思之狀耶？”

余妹答曰：“吾亦審其由。今日尙見阿兄獨坐齋中，淚漣漣下，良匪無以？妹誠愕異，又弗敢以稟阿孃。吾姊何以教我慰阿兄耶？”

靜子曰：“顧乃無術，惟待余等歸期，吾妹努力助我，要阿兄同行，吾甯家，則必有以舒阿兄鬱結。阿兄蒞吾家，兼可與吾妹劇談破寂，豈不大妙？不觀阿兄面龐，近日十分消瘦，令人滋恨恨。今有一言相問吾妹，妹知阿母，阿姨，或阿姊，嚮有何語，吩咐阿兄否？”

余妹曰：“無所聞也。”

靜子不語。久之，微呻曰：“抑吾有所開罪阿兄耶？余雖勿慧，曷遂相見則……”言至此，噫焉而止。復曰：“待明日，但乞三郎加示喻耳。”

靜子言時，淒咽不復成聲。余猛觸彼美沛然至情，寫緒悲涼，不禁歔歔泣下，乃歸，和衣而寢。

第十九章

天將破曉，余憂思頓釋，自謂覓得安心立命之所矣。盥漱既訖，於是就案擲管構思，愴然少間，力疾書數語於箋素云：——

靜姊妝次，

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余實三戒足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義干雲，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飄危苦之軀，擾吾姊此

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塵剌剌，會面無因；伏維吾姊，貸我殘生，夫復何云！倏忽離家，未克另稟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強飯加衣，卽所以憐兒也。幼弟三郎含淚頂禮。

書畢，卽易急裝，將箋暗納於鞞骨細盒之內；盒爲靜子前日盛果嗟余，余意行後，靜子必能檢盒得箋也。摒擋旣畢，舉目見壁上銅鐘，鏘鏘七奏，一若催余就道者。此時阿母，阿姨，咸在寢室，爲余妹理衣飾。靜子裏廚娘女侍，則在廚下，都弗余覺。余竟自闕柵潛行，行數武，余迴顧，忽見靜子亦匆匆踵至；綠鬢垂於耳際，知其還未掠，但倉皇呼曰：“三郎，侵晨安適？夜來積雪未消，不宜出行。且晨餐將備，曷稍待乎？”

余心爲赫然，卽脫冠致敬，恭謹以答曰：“近日疎慵特甚，忘却爲阿姊道晨安。幸阿姊恕之。吾今日欲觀白滯不動尊神，須趁雪未溶時往耳。敬乞阿姊勿以穉弟爲念。”

靜子趣近余前，愕然作聲問曰：“三郎顏色，奚爲乍變？得毋感冒？”言畢，出其膩潔之手，按余額角，復執余掌言曰：“果熱度騰湧。三郎此行可止，請速歸家，就榻安歇，待吾稟報阿母。”言時聲顫欲嘶。

余卽陳謝曰：“阿姊太過細心；余惟覺頭部微暈，正思外出，吸取清氣耳。望吾姊勿尼吾行。二小時後，余卽甯家，可乎？”

靜子以指掠其鬢絲，微嘆不余答；久乃嬌聲言曰：“然則吾請侍三郎行耳。”

余急曰：“何敢重煩玉趾，余一人行道上，固無他慮。”

靜子似弗釋，含淚盼余喟然答曰：“否。粉身碎骨，以衛三郎，亦所不惜；况區區一行耶？望三郎莫累累見却，卽幸甚矣。”

余更無詞固拒，權伴靜子逡巡而行。道中積雪照眼，余略顧靜子芙蓉之靨，襯以雪光，莊豔絕倫，吾魂又爲之爽然而搖也。靜子頻頻出素手，謹炙余掌，或捫余額，以覘熱度有無增減。俄而行經海角砂灘之上，時值

海潮初退，靜子下其眉睫，似有所思。余囑靜子清濯已極，且有淚容，心滋惻悵；遂扶靜子腰圍，央其稍歇。靜子脈脈弗語，依余憩息於細軟乾砂之上。

此時余神志爲爽，心亦鎮定；兩鬢^髮度盡退，一如常時，但靜默不發一言。靜子似^漸釋其悲梗，尙復含愁注視海上波光；久久，忽爾扶余臂愀然問曰：“三郎，何思之深也？三郎或勿訝吾言唐突耶。前接香江郵筒，中附褪紅小簡，作英吉利書，下署羅弼氏者，究屬誰家掃眉才子，可得聞乎？吾觀其書法嫵媚動人，甯讓簪花格體？奈何以此蟹行烏絲，惑吾三郎，快快至此田地？余以私心決之，三郎意似憐其薄命如櫻花然者。三郎今茲肯爲我傾吐其詳否耶？”

余無端聞其細膩酸咽之詞，以余初不宿備，故噤不能聲。靜子續其聲韻曰：“三郎，胡爲緘口如金人？固弗容吾聞芳訊耶？”

余遂逕報曰：“彼馬德利產，其父卽吾恩師也。”

靜子聞言，目動神慌，似極慘悽，故遲遲言曰：“然則彼人殆絕代麗姝，三郎固豈能忘懷者？”

言畢，哆其脣櫻，迴波注睇吾面，似細察吾方寸作何嚮背。余略引目視靜子，玉容瘦損，忽而慧眼含紅欲滴；余心知此子固天懷活潑，其此時情波萬疊而中沸矣。余情況至窘，不審將何詞以答；少選，遽作莊容而語之曰：“阿姊當諒吾心，絮問何爲？余實非有所戀戀於懷。顧余素鞅鞅不自聊者，又非如阿姊所料。余周歷人間至苦，今已絕意人世，特阿姊未之知耳。”

余言畢，靜子揮其長袖，掩面悲咽曰：“宜乎三郎視我，漠若路人；余固烏知者？”已而復曰：“嗟乎，三郎，爾意究安屬？心向麗人則亦已耳，甯遂忽然弗爲二老計耶？”

余聆其言，良不自適，更不忍傷其情款。所謂藕斷絲連，不其然歟？余遂自縮愁絲，陽慰之曰：“穉弟胡敢者？適戲言耳，阿姊何當介蒂於中，令穉弟惶恐無地。實則余心緒不甯，言乃無檢。阿姊愛我既深，尙冀阿姊今以恕道加我，感且無任耳！阿姊其見宥耶？”

靜子聞余言，若喜若憂，垂額至余肩際，方含意欲申；余卽撫之曰：“悲乃不倫，不如歸也。”

靜子愁懷略釋，盈盈起立，捧余手重復親之，言曰：“三郎，記取後此無論何適，須約我偕行，寸心釋矣。若今晨匆匆自去，將毋令人懸念耶？”

余卽答曰：“敬聞命矣。”

靜子此時俯身拾得虹紋貝壳，執玩反覆，旋復置諸砂面，爲狀似甚樂也。已而駢行，天忽陰晦，欲雪不雪，路無行人，靜子且行且喟，余慄慄惴懼不已，乃問之曰：“阿姊奚歎？”

靜子答曰：“三郎有所不適，吾心至慊。”

余曰：“但願阿姊寬懷。”

此時已近山脚孤亭之側，離吾家祇數十武，余停履謂曰：“請阿姊先歸，以慰二老。小弟至板橋之下，拾螺蛤數枚，歸貽妹氏，容緩二十分鐘甯家第恐有勞垂盼。阿姊願耶？否耶？”

靜子曰：“甚善。余先歸爲三郎傳朝食。”

言畢，握余手略鞠躬言曰：“三郎，早歸。吾偕令妹侍伺三郎，同御晨餐。今夕且看明月照積雪也。”

余垂目細瞻其雪白冰清之手，微現蔚藍脈線，良不

忍遽釋，惘然久之。因曰：“敬謝阿姊禮我。”

第二十章

余自送靜子珊珊行後，喟然而嘆曰：“甚矣，柔絲之絆人也！”

余自是力遏情瀾，亟轉山脚疾行。漸前，適有人夫牽空車一輛，余招而乘之，逕赴車站購票訖，汽車即發。二日半，經長崎，復乘歐船西渡。余方豁然動念，遂將靜子曩日所媵鳳文羅簡之屬，沉諸海中，自謂憂患之心都泯。

更二日，抵上海，余即日入城，購僧衣一着易之，蕭然嚮武林去；以余素慕聖湖之美，今應順道酬吾夙願也。既至西子湖邊，盈眸寂樂，迴絕塵寰。余復泛瓜皮舟，之茅家處。既至，余舍舟，肩挑飯席數事，投靈隱寺，即宋之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處也。余進山門，復至客堂，將行李放堂外左邊，即自往右邊鵲立。

久久，有知客師出問曰：“大師何自而來？”

余曰：“從廣州來。”

知客聞言欣然曰：廣東富饒之區也。”

余弗答，摩襟出牒示之。知客審視牒訖，復欣然導余登南樓安息。余視此樓頗廣，丁方可數丈，樓中一無所有，唯灰磚數方而已。

迄薄暮，齋罷，余急就寢，即以灰磚代枕。入夜，余忽醒，弗復成寐；又聞樓中作怪聲甚厲。余心驚疑是間有鬼，慘慄不已，急以絨氈裹頭，力閉余目；雖汗出如瀉，亦弗敢少動。漫漫長夜，不勝苦悶。天甫遲明，聞鐘聲，即起；詢之守夜之僧，始知樓上嚮多鬆鼠，故發此怪聲，來往香客，無不驚訝云。

晨粥既畢，主持來屬余曰：“師遠來，晨夕無庸上殿，但出山門掃枯葉柏子，聚而焚之。”

余曰：“謹受教。”

過午，復命余將冷泉亭石脚衰草剔淨。如是安居五日，過已，余頗覺曠然自得，竟不識人間有何憂患，有何恐怖。聽風望月，萬念都空；惟有一事，不能無憾：以是

間風景爲聖湖之冠，而冠蓋之流，往來如鱗，竟以清淨山門，爲凡夫俗子宴遊之區，殊令人弗甚耳。

第二十一章

余一日無事，偶出春淙亭眺望，忽見壁上新題，墨痕猶溼。余細視之，卽捐官竹枝詞數章也，其詞曰：

二品加銜四品階
黃堂半跪稱卑府
督撫請談當座揖
便宜此日稱觀察

皇然綠轎四人抬
白簡通詳署憲臺
臬藩接見大門開
五百光洋買得來

大夫原不會醫生
說夢但求升道府
外商吏禮皆無分
一萬白銀能報效

誤被都人喚此名
升階何敢望參丞
兵戶刑工浪掛名
燈籠馬上換京卿

一麾分省出京華
直與翰林爭俸滿
大人兩字憑他叫
莫問出身清白否

工賑捐輸價便宜
官場逢我稱司馬
家世問來皆票局
怪他多少功牌頂

八成遇缺儘先班
刮得民膏還夙債
若逢苦缺還求調
別有上台饒不得

補掛朝珠頂似晶
教官都作加銜用
外放祇能檢刺史

藍頂花翎到處誇
偶兼坐辦望釐差
小考諸童德我枷
有錢再把道員加

白銀兩百得同知
照壁憑他畫大獅
大夫買來署門楣
混我胸前白鷺鷥

銓補居然父母官
掩將妻耳買新歡
偏想諸曹要請安
一年節壽又分餐

充一個狀元郎
殷戶何妨苦缺當
出身原是做廚房

可憐裁缺悲公等

丟了金錢要發狂

小小京官不足珍

素珠金頂亦榮身

也隨編檢稱前輩

曾向王公作上賓

借與招牌充雜匠

呼來雅號冒儒臣

銜條三字翰林院

誑得家人喚大人

余讀至此，謂其詞雅諷。首章指道員，其二郎中，其三知府，其四同知，其五知縣，其六光祿寺署丞，其七待詔，惜末章爲風雨剝滅，不可辨，只賸

天喪斯文人影絕 官多捷徑士心寒

一聯而已。此時科舉已廢，蓋指留學生而言也。

余方欲行，適有少年比丘，負囊而來。余觀其年，可十六七，面帶深憂極恨之色。見余卽肅容合十，向余而言曰：“敬問阿師，此間能容我掛單否乎？”

余曰：“可，吾導爾至客堂。”

比丘曰：“阿彌陀佛。”

余曰：“子來從何許？觀子形容，勞困已極，吾請助

子負囊。”

比丘顰蹙曰：“謝師厚意。吾果困頓，如阿師言。吾自湖南來者，吾發願參禮十方，形雖枯槁，第吾心中懊惱，固已淨盡無餘，且勿知苦爲何味也。”

第二十二章

晚上比丘與余同歇樓上，余視其衣單，均非舊物，因意其必爲新剃度，又一望可知其中心實有千端愁恨者。遂叩之曰：“子出家幾載？”

比丘聆余言，沉思久之，凄然應余曰：“吾削髮僅月餘耳。阿師待我殊有禮義，中心甯弗感蒙？我今且語阿師以吾何由而出家者。

“吾恨人也，自幼失怙恃。吾叔貪利，鬻余於隣邑巨家爲嗣。一日，風雨凄迷，余靜坐窗間，讀唐五代詞，適隣家有女，亦於斯時當窗束繡。余引目望之，蓋代容華，如天仙臨凡也。然余初固不敢稍萌妄念。忽一日，女繕一小小蠻箋，以紅線輕繫於蜻蜓身上，令徐徐飛入余

窗；蓋鄰窗與余窗斜對，僅離六尺，下有小河相界耳。余得箋，循還雜誦，心醉其美，復豔其情，因嘆曰：‘吾何修而能枉天仙下盼耶？’由是夢魂，竟被隣女牽繫，而不能自作主持矣。此後朝夕必臨窗對晤，且餽余以錦繡文房之屬；吾知其家貧親老，亦厚報之以金，如是者屢矣。

“一日，女復自繡秋海棠筆袋，實以旃檀香屑見貺。余感隣女之心，至於萬狀，中心自念，非更得金以酬之，無以自對良心也。顧此時阮囊羞澀，遂不獲已，告貸於斷僕；不料僕陽諾而陰述諸吾義父之前。翌晨，義父嚴責余曰：‘吾素愛汝，汝竟行同浪子耶？吾家斷無容似汝敗行之人，汝去。’義父言畢，即草一函，囑余挈歸，致吾叔父。余受函入房，女猶倚窗迎余含笑。余正色告之曰：‘今日見擯於老父，後此何地何時，可圖良會耶？’

“女聆余言，似不歡，怫然豎其一指，逡巡答余曰：‘今夕無月，君於十一句鐘，以舢舨至吾屋後。君能之乎？’余亟應曰：‘能之。’

“余既領香諭，自以爲如天之福也。即歸至家，叔父詰余曰：‘汝語我，將錢何所用，賭耶？交遊無賴耶？’余

唯恭默，不敢答一辭；恐直言之，則鄰女聲名瓦解，是何可者？俄頃，叔父復問曰，‘汝究與誰人賂耶？’余弗答如故。遂益中吾叔父之怒，乃以桐城菸斗，亂剃余肩。余忍痛不敢少動，又不敢哭。

‘黃昏後，余潛取隣舍漁舟，肩痛不可忍。自念今夕不行，將負諾，則痛且死，亦安能格我者。遂勉力搖舟，款乃而去。及至其宅，剛九句鐘，余心滋慰，竟忘痛楚。停橈於屋角。待久之，不見人影，良用焦憂。忽驟雨如覆盆，余將孤艇駛至牆緣芭蕉之下，冒風雨而立，直至四更，亦復杳然。余心知有變，躍身入水，無知覺已。

‘迄余漸醒，四顧竹籬茅舍，知爲漁家。一翁一媪，守余側，頻以手按余胸次，甚殷。余突然問曰，‘叟及夫人，拯吾命耶？然余誠無面目，更生人世。’

‘媪曰，‘悲哉，吾客也！客今且勿言。天必祐客平安無事，吾謝天地。’

‘余聞媪言辭溫厚，不覺墮淚，悉語以故。媪白髮婆娑，搖頭嘆曰，‘天下負心人兒，比比然也。客今後須知自重。’

“叟曰：‘勉乎哉，客今回頭是岸，佳也。’

“余收淚跪別翁媪而行，莫審所適，悲騰恨溢，遂入岳麓爲僧。乃將腰間所繫海棠筆袋，并香屑葬於飛來鐘樹脚之側。後此附商人來是間。今茲茫茫宇宙，又烏覩所謂情，所謂恨耶？”

余聞湘僧言訖，歷歷憶及舊事，不能甯睡。忽依稀聞慈母責余之聲，神爲聳然而動，淚滿雙睫，頓發思家之感。翌朝，余果病不能興。湘僧晨夕爲余司湯藥粥飩各事，余輒於中夜感極涕零，遂與湘僧爲患難交。後此湘僧亦備審吾隱恫，形影相弔，無片刻少離。余病兼旬，始獲清健，能扶杖出山門眺望，潭映疏鐘，清入骨髓。

第二十三章

忽一日監院過余言曰：“明日中元節，城內麥家有法事，首座命衲應赴；並詢住僧之中，誰合選爲司伴者。衲以師對，首座喜甚。道師沉靜寡言，足壯山門風範，能起十方宗仰。且麥氏亦嶺南人，以師款洽，較他人方便，

此吾儕不得不借重於吾師也。”

余答曰：余出家以來，未嘗習此，舍香讚，心經，大悲咒而外，一無所能 恐辱命，奈何？”

監院曰：“瑜伽焰口，只此亦夠。尚有侍者三人 於諸事殊練達。師第助吾等敲木魚及添香翦燭之外，無多勞 萬望吾師勿辭辛苦，則常住增光矣。”

余不獲已，允之，監院欣然遂去。余語湘僧曰：“此無益於正教 而適爲人鄙夷耳。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 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提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并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

“余嘗攷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四生。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渡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旣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下井救人，二俱陷

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

湘僧曰：“師言深有至理，令人不可置一詞也。第余又不解誌公何必作此懺儀，延誤天下蒼生耶？”

余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已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更何益之有？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者乎？願吾與子，俱是正信之人，既皈依佛，但廣說其四諦八正道；豈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同日語哉？”

湘僧曰：“善哉！馬鳴菩薩言，諸菩薩舍妄一切顯真實，諸凡夫覆真一切顯虛妄。”

第二十四章

明日，余隨監院蒞麥氏許，然余未嘗詢其爲何名，隸何地，但知其爲宰官耳。入夜，法事開場，此余破題兒第一遭也。此時男女羣肩環觀者甚衆。監院垂睫合十，朗念真言，至

想骨肉已分離 覘音容而何在
聲至凄惻 及至

嗚呼 杜鵑叫落桃花月
血染枝頭恨正長

又
昔日風流都不見 綠楊芳草鬪饑寒

又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閒花滿地愁

等句，則又悲健無論。斯時舉屋之人，咸屏默無聲，注聽余等。余忽聞對壁座中，有嬰宛細碎之聲，言曰：“殆此人無疑也。迴憶垂髫，恍如隔世，甯勿凄然？”時復有男子太息曰：“傷哉，果三郎其人也。”

余驟聞是言，豈不驚怛？余此際神色頓變，然不敢直視。女郎復曰：“似大病新瘥，我知三郎固有難言之隱

耳。”

余默察其聲音久之，始大悟其即麥家兄妹，爲吾鄉里，又爲總角同窗。計相別五載，想其父今爲宦於此，回首前塵，徒增浩歎耳。憶余羈香江時，與麥氏兄妹結隣於賣花街。其父固性情中人，意極可親，御我特厚，今乃不期相遇於此，實屬前緣。余今後或能藉此一訊吾舊鄉之事，斯亦足以稍慰飄零否耶？

余心於是鎮定如常。黎明，法事告完，果見僮僕至余前揖曰：“主人有命，請大師貴臨書齋便飯。”

余即隨之行。此時同來諸僧，咸駭異，以彼輩未嘗知余身世，彼意謂余一人見招，必有殊榮極寵。蓋今之沙門，雖身在蘭闈，而情趣纓菲者，固如是耳！

及余至齋中，見餐事陳設甚盛：有蕪菜，有醋魚，五香腐乾，桂花栗子，紅菱藕粉，三白西瓜，龍井虎跑茶，上蔣虹字腿，此均爲余特備者。余心默感麥氏，果依依有故人之意，足徵長者之風；於此炎涼世態中，已屬鳳毛麟角矣。少須，麥氏攜其一子一女出齋中，與余爲禮。余諦認麥家兄妹，容顏如故，戲采娛親。而余抱無

涯之戚，四顧蕭條，負我負人，何以堪此？因掩面哀咽不止，麥氏父子，深形悽愴，其女公子亦不覺爲余而作啼妝矣。

無語久之，麥氏撫余莊然言曰：“儒子毋愁爲幸。吾久弗見爾。先是聞鄉人言，吾始知爾已離俗，吾正深悲爾天資俊爽，而世路淒其也。吾去歲挈家人僑居於此，昨夕兒輩語我，以爾來吾家作法事，令老夫驚喜交集。老夫望矣，不料猶能會爾，甯謂此非天緣耶？爾父執之婦，昨春遷居香江，死於喉疫。今老夫願爾勿歸廣東。老夫知爾，了無凡骨，請客吾家，與豚兒作伴，則爾於余爲益良多。爾意云何者？”

余聞父執之妻，早年去世，滿懷悲感，歎人事百變叵測也。

第二十五章

余收淚啓麥氏曰：“銘感丈人，不以殘軀見棄，中心誠皇誠恐，將奚以爲報？然寺中尚有湘僧，名法忍者，爲

吾至友，同居甚久，孺子滋不忍離之。後此孺子當時叩高軒侍教，丈人其恕我乎？”

麥氏少思，藹然言曰：“如是亦善，吾唯恐寺中苦爾。”

余卽答曰：“否，寺僧遇我俱善。敬謝丈人，垂念小子，小子何日忘之？”

麥氏喜形於色，引余入席，顧桌上浙中名品咸備，奈余心中百憂，於此時亦味同嚼蠟耳。飯罷，余略述東歸尋母事，麥氏舉家靜聽，感喟無已。麥家夫人並其太夫人，亦在座中，爲余言天心自有安排，屬余屏除萬慮；余感極而繼之以泣。及余辭行，麥家夫人出百金之票授余，屬曰：“孺子莫拒，納之用備急需也。”

余拜却之曰：“孺子自逗子起行時，已備二百金，至今還有其半，在衣襟之內。此恩吾唯心領，敬謝夫人。”

余歸山門，越數日，麥家兄妹同來靈隱，視余於冷泉亭。余乘間問雪梅近況何若。初兄妹皆隱約其辭，余不得端倪，因再叩之，凡三次；其妹微蹙其眉，太息曰：“其如玉葬香埋何？”

余聞言幾蹣，退立震懼，捶胸大恸曰：“果不幸耶？”其兄知旨，急摻余臂曰：“女弟孟浪，焉有是事？實則……”語至此，轉復慰余曰：“吾愛友三郎，千萬珍重。女弟此言非確，實則人傳彼姝春病頗劇耳。然吉人自有天相，萬望吾愛友切勿焦慮，至傷玉體。”余遂力遏其悲。

是日，麥家兄妹，復邀余同歸其家。翌晨，余偶出後苑噓氣，適逢其妹於亭橋之上，扶闌凝睇，如有所思。既見余至，不禁紅上梨渦，意不忍爲隴中佳人將消息耳。余將轉身欲行，其妹迴眸一盼，嬌聲問曰：“三郎其容我導君一遊苑中乎？”

余卽鞠躬，莊然謝曰：“那敢有勞玉趾？敬問賢妹一言，雪梅究存人世與否？賢妹可詳見告歟？”

其妹嚶然而呻，輒搖其首曰：“諺云‘繼母心肝，甚於蛇虺’，不誠然哉？前此吾居鄉間，聞其繼母力逼雪姑爲富家媳，迨出閣前一夕，竟絕粒而夭。天乎！天乎！鄉人咸悲雪姑命薄，吾則歎人世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余此時確得噩信，乃失聲而哭，急馳返山門，與法

忍商酌，同歸嶺海，一弔雪梅之墓，冀慰貞魂。明日午後，麥氏父子，親送余等至拱宸橋，揮淚而別。

第二十六章

余與法忍至上海，始悉襟間銀票，均已不翼而飛；故不能買舟，遂與法忍決定行脚同歸。沿途託鉢，蹭蹬已極。逾歲，始抵橫蒲關，入南雄邊界。既過紅梅驛，土人言此去俱爲坦途，然水行不一，由延能達始興，余二人盡出所蓄，尙可敷舟資及糧食之用，於是揚帆以行。風利，數日遂過滇水，至始興縣，余二人憂思稍解。是夕，維舟於野渡殘楊之下，時涼秋九月矣，山川寥寂，舉目蒼涼。忽有西北風瀟颯過耳，余悚然而聽之，又有巨物嗚嗚然襲舟而來，竟落燈光之下，如是者絡繹而至；余異而矚之，約有百數，均團臍胖蟹也。此爲余初次所見，頗覺奇趣。

法忍語余曰：“吾聞丹鳳山，去此不遠，有張九齡故宅，吾二人明晨當紆道往觀。”

又曰：“惜吾兩人不能痛飲；否則將此蟹羹之，復入村沽黃醪無量，爾我舉匏樽以消幽恨。奈何此夕百憂感其心耶？”

語次，舟子以手指楓林曠利告余二人曰：“此卽懷庵古蘭若也，金碧飄零盡矣。父老相傳，甲申三月，吾族遺老誓師於此；不觀腐草轉燐，至今猶在？嗟乎，風景依然，而江山已非，甯不令人愀然生感，歎歎不置耶？”

迨余等將睡，忽而黑風暴雨遽作。余謂法忍：“今夕不能住宿舟中，不若同往荒殿少避風雨，明日重行。”法忍曰：“善。”余二人遂辭舟子，向楓林摩道而入。既至山門，繚垣傾圮殆盡，扉亦無存者。及入，殿中甯無聲響，唯見佛燈，光搖四壁。殿旁有甬道，通一耳室，余意其爲住僧寮房，故止步弗入。法忍手捫碑上題詩，讀曰：

十郡名賢請自思

座中若個是男兒

鼎湖難挽龍髯日

鴛水爭持牛耳時

哭盡冬青徒有淚

歌殘凝碧竟無詩

故陵麥飯誰澆取

贏得空堂酒滿卮

余曰：“此澹歸和尙貽吳梅村之詩也。當日所謂名

，流忍以父母之邦，委於羣胡，殘暴戮辱，亦可想而知矣。澹歸和尚固是頂天立地，一堂堂男子。嗚呼，丹竈一炬，遺老幽光，至今猶屈而不申，何天心之憤憤也？”

時暴雨忽歇，余與法忍無言，解袂臥於殿角。余陡然從夢中驚醒，時尚籟沉沉，微聞西風振籥，參以寒蟲斷續之聲；忽有念蓼莪之什於側室者，其聲酸楚無倫。聽至，——

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

句，不禁沈沈大慟，心爲摧折。

晨興，天無宿翳。余視此僧，嗚呼，卽余乳媪之子潮兒也！余愕不止；潮兒幾疑余爲鬼物，相視久之，悲咽萬狀曰：“阿兄歸幾日矣？”

余曰：“昨夕抵此，風雨兼天，故就宿殿內。賢弟何故失容？阿母無恙耶？”

潮兒未及發言，已簌簌落淚，白余言曰：“慈母見背，吾心悲極爲僧，廬墓於此，三經弦望矣。”

余聞言，震越失次，趨前抱潮兒而慟哭曰：“吾意歸南海必先見吾媪。余自襁褓，獨媪一人憐而撫我，不圖

今已長眠。天乎，吾媪養育之恩，吾未報其萬一。天乎，吾心胃都碎矣！”

既而潮兒導余等出西院門，至其亡母墓前，黃土一杯，白楊蕭蕭，山鳥哀鳴其上。余同法忍，俯伏隕涕。潮兒拭淚言曰：“亡母感古裝夫人極矣；舍古裝夫人而外，欲得一賜惠之人，無有也。吾前月奉去一櫛，不知阿兄歸歸。今會阿兄於此，亦余夢魂所不及料，甯非蒼天垂愍？先母重泉慰矣。”

第二十七章

余等暫與潮兒爲別，遂向雪梅故鄉而去。陸行假食，凡七晝夜，始抵黃葉村。讀者尙憶之乎，村卽吾乳媪前此所居，吾嘗於是村爲園丁者也。顧吾乳媪舊屋，旣已易主，外觀自不如前，觸目多愍思耳。余與法忍，投村邊破寺一宿。晨曦甫動，余同法忍披募化之衣，卽當行阡陌間；此時余心經時百轉，誠無以對吾雪梅也。

旣至雪梅故宅，余竚立，迴念當日賣花經此，猶如

昨晨耳。誰料雲鬢花顏，今竟化煙而去？吾憾綿綿，甯有極耶？嗟乎，雪梅亦必當憐我於永永無窮！余羈縻世網，亦灑灑欲盡矣。唯思余自西行以來，慈母在家盼余歸期，直泥牛入海，何有消息？余誠冲幼，竟敢將阿姨、阿母殘年期望，付諸滄渤。思之，余罪又甯可道耶？此時余乃戰兢而前，至門次，顫聲聯呼‘施主施主’。

少選，小娃出，余審視之，果前此所遇侍兒，遺余以金者。侍兒忽而却立，面容喪失，凝眸盼余二人，若識若不識。余未發言，寸心碎礫，且哭且叩侍兒曰：“子還憶賣花人否耶？雪姑今葬何許？幸子導吾一往，則吾感子恩德弗盡。吾今急不擇言，以表吾心，望子諒而恕我。”

侍兒聞余言，始為凜然，繼作怒容；他顧久之，厲聲曰：“異哉先生，人既云亡，哭胡為者？曾謂雪姑有負於先生耶？試問鬻花郎，吾家女公子為誰魂斷也？”言至此，復相余身，雙頰殷然。含頰言曰：“和尚行矣，恕奴無禮，以對和尚。”

語已返身，力闔其扉。余正垂首，無由申辯。不圖竟為撞娃峻絕，如割余以刃也。余呆立幾不欲生人世。良

久，法忍般般慰藉，余不覺自緩其悲，乃轉身行，法忍隨之。既而就村間叢塚之內遍尋，直至斜陽垂落，竟不得彼姝之墓。俄而諸天曠黑，深沉萬籟，此際但有法忍與余相對呼吸之聲而已。余低聲語法忍曰：“良友已矣，吾不堪更受悲愴矣！吾其了此發生於斯乎？”

法忍聞余言，仰首瞰天；少選，以悲哽之聲，百端慰解，並勸余歸寺。明日更尋歸途，余頹僵如尸，幸賴法忍扶余，迤邐而行。嗚呼，

踏遍北邙三十里 不知何處葬卿卿

讀者思之，余此時愁苦，人間甯復吾匹者？余此時淚盡矣；自覺此心竟如木石，決歸省吾師靜室，復與法忍束裝就道，而不知余彌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此書最初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至八月七日上海出版的太平洋報上發表。一九一九年由胡寄塵囑上海廣益書局刊印單行本。

一九二四年梁社乾譯成英文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段菴旋輯入燕子山僧集。現在我們所輯錄的，是根據廣益本，但廿七章末尾而不知彌天幽恨，正未有艾，吾擱筆不忍再言矣’數語今仍照太平洋報改作而不知余彌天幽恨，正未有艾也，庶符曼殊本旨中間字句亦有照太平洋報改正處。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天涯紅淚記

第一章

溘歎之歲，天下大亂，燕影生以八月二十一日倉皇歸省。平明，辭高等學堂，諸生咸返鄉間。堂中唯餘工役輩集廚下，蹙蹙不安，知有非常之禍。街上不通行旅，唯見亂兵攢刀踣躄。生盡棄書籠，促步出城，至小南門。童謠云，‘職方賤如狗，將軍滿街走’，心知不祥。生既登舟，舟中人咸掬萬愁於面，蓋自他方避難而來，默不一語，輒相窺望。時有卜者爲人言休咎，生靜立人叢中，心儀卜者俊邁有風；卜者亦數目生，似欲有言而弗言。忽

而城內砲聲不斷，舟中人始大譁，或有掩淚無言者。舟主是英吉利人，即令啓舫。舟行可數里。生迴注城樓之上，黑烟突突四起。是日天氣陰晦，沿途風柳飄蕭，生但默禱梵天帝釋庇佑，平安到家，拜仁慈母氏；世亂本屬司空見慣也。

亡何，生既甯家，生之慈母，方製重九糕，女弟製飛鸞餅子。母見生大喜曰：“謝上蒼祐吾兒無恙，果歸矣。”即傳言侍女陳晚膳，生視之，紅豆飯也。

母言：“今日爲重九佳節，家中食羅喉羅飯，年年如此。”

飯後，女弟問生亂事甚煩，生垂涕曰：“嗟夫，四維不張，生民塗炭，甯有不亡國者？今吾但知奉承阿母慈祥顏色可耳。”

一日，母命遊聖恩寺；聖恩寺者，古寺也，旁午，道出碧海，憩夕陽樓，觀濤三日。復徑西北，涉二小水，不復知遠近矣。忽至一處，湖水周環新柳，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更前則爲山谷。生心謂人間無此清逸，徘徊流盼，微聞異音如鳴環佩。母云：“大有景處，昔人稱

彈箏谷，殆指此歟？”生解騎扶將母氏，賃漁莊居焉。時爲暮春，猶帶微寒，斜月窺簾，花香積水。生乍聽疎籬之外，有人低詠曰：

石龜尙懷海

我肯亡故鄉

生審此聲淒麗，必出自女子。心生怪異。

翌日，天朗無雲，湖水澄碧。生辭母氏出廬，縱步所之，仰望前面山脈，起伏曲折，知游者罕至。湖之西，古榕甚茂，可數百年物也。生就林外窺之，見飛泉之下，有石梁通一空冥所在。生喜，徐徐款步，不覺穿榕林而出，水天彌望，生不知其爲湖爲海。讀吾書者思之，夫人遭逢世變，豈無江湖山藪之思。况復深於患憂如生者。

生凝竚覺盈眸寂樂，沾戀不去。忽隱約中，見高柳之下，有老人踞石行漁，神采英毅，惟老態若驩龍矣。因迤邐就老人之側，微叩之曰：“叟之漁：漁者之漁，抑隱者之漁？可得聞乎。”

老人聞言，始舉首矚生，自顧及踵；少須，答曰：“善哉，客之問也。無思無慮，縱意所如，漁者之漁，老夫未能也。若夫姜尙父，嚴子陵，名垂青史，後世賢之，此隱

者之漁；夫隱者固非釣魚而釣名耳，老夫何與焉。”

老人言至此，收拾釣竿，以手指南岸樹林示生曰：“老夫居是間，歷十餘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談話不過農夫田父。老夫觀客玄默有儀，無誘慕於世偽者，客其過一塵游屣乎？”

生恭謹答曰：“小子既入仙鄉，此生難得，今叟見招，敢不如命。”

生隨老人行，山角凡四轉，泉水澈石，冷冷作響。既見柳岸，復行半里，得板橋。老人笑面生曰：“至矣。”言訖，又導生行，板橋渡已。乃過竹園，入老人茅屋矣。

老人命生坐，言曰：“吾女當來見客。客了無凡骨，可爲吾友。”生重復致謝老人厚遇。

老人既出菜圃，生見竹壁懸爛劍一柄，几上奇石如斗大，外無他物。忽爾，老人攜其女入，脩臂下垂，與生爲禮。生正視之，密髮虛鬢，非同凡豔。生問老人姓氏，並是地何名。老人都不答，但搖其首；久之，詢生奚得至此。生一一告以故，老人甚欣歡。少選，老人之女捧果以進，置石几上，果丹色，大於雞子，生所未見。詢之老人，

老人曰：“碩果，此土終歲產之；客食十枚，可盡日無饑渴，老夫數枚足矣。”

生剝果啖之，香甜凝舌，中有實一粒如豆。老人云：“此核可爲藥，用治外傷。”

食果畢，老人爲生談者，均劍術家言，蟬聯不覺日暮；生請告辭，歸慰慈母。老人起立曰：“且慢，吾女當以詐艫送子。吾女亦宿隣岸姨家，子明日請再臨存，或客吾許，可乎？”

生以母氏同來，因約老人以明日再行奉謁。老人佇立岸上，女領生登舟，舟小如芥，旣左出，始不見老人顏色。時日落崦嵫，微風送棹。生自念如是風光中，得如是名姝垂青，復感老人情極真朴，以爲天壤間安得如是境域？實令生無從着思。猛憶老人垂綸之際，面帶深憂極恨之色，意者老人其任俠之流歟？生此時心事乃如潮湧，爲是正襟危坐，逕問女曰：“名姝何姓？地是何名？望有以見教也。”

女頹然良久，嚶然而呻曰：“吾稟老父之命，未能遽答先生，幸先生容之。老父固有隱懷，先生善人，異日

或有以奉述於先生之前耳。昨日馬上郎君，投止姨氏隣家，非先生也耶？”

生曰“誠不慧也。不慧奉母遊名利，不圖失道至此；然母氏正樂是間風物，敢問名姝，昨日黃昏，何人誦陸機詩句者？名姝其或識斯人否？”

女聞生言，低首無語。生視女雙窩已泛淡紅，復視女兩手瑩潔如雪，襯以蔚藍天色，殆天仙也。生自省唐突，乃迴視前岸，漁燈三五，母氏已立堤畔。生啓女曰：“余母望余久，敬謝名姝棹我歸來。不然，吾步行，母氏遲余矣。”女無言，但微哂。

此燕影生第一次與絕代名姝晉接之言，即亦吾書發凡也。

第 二 章

明日，晨曦在樹，生復至老人許。老人遇生備極友愛，但仍絮絮向生言劍法。生生平未嘗學劍，顧聆老人言心動，跪求受業。老人思少間，慨然曰“諾。”於是出

劍授生，循循誘掖，生奉老人惟謹；不覺木葉戰風，清秋亦垂盡矣。

一日，女肅然謂生曰：“吾聞人生哀樂，察其眉可知；然則先生亦有憂患乎？”

鶯吭一發，生已淚盈其睫。女仰天而唏；已而出纖手扶生腰圍，令坐於樹根之上，低聲曰：“先生千萬珍重。晨來見先生鬱鬱，是以不能無問，幸恕唐突耳！”

生聞言，不禁感動於懷。心念：此女肝膽照人，一如其父，匪但容儀佳也。然吾今生雖抱百憂，又奚可申訴於嬰嬰婉婉者之前？唯蒼蒼者知吾心事耳。嘗聞老人言：此女劍術亦深造而神悟，兼有俠骨，斯人真曠劫難逢者矣。生尋思至此，立墜于情網之中，不自覺也。

忽爾，老人偕一新客至生側，謂曰：“此吾弟，剛自外歸。”

生愕然，起立恭迎，微有根觸，揖而問之曰：“長者似曾相識？”

其人亦長揖答曰：“前此舟中卜者，憶念之乎？”

生始灑然有省，因叩行止。其人展掌笑曰：“行時絕

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梁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利利塵塵是要津。

生恍然大悟曰：“得聆警親，實屬前緣。舟中胡以吝教？”

其人驟執生手，喟然歎曰：“良友，鄙人仰企清輝久矣，顧爲羅網所隔。不憶江上吾屢欲與良友晤談而未果耶？然吾旣斷彼僮右臂，今對良友，可告無愧。彼僮者，耀武揚威，殘賊人民之某將軍也，姑隱其名，以存忠厚。今且語良友以吾何由知君高義干雲博學而多情者也。”

言次，出小影一副示生曰：“此君玉照，卽曩日女郎臨別親授鄙人，且言曰，‘此妾生生世世感戴弗忘之人，或因相遇，幸爲口述，妾雖飄警，依然無恙，並爲妾貢其誠款。或者上蒼見憐，異日猶有把晤之期，報恩於萬一，亦未可料？’女郎言已，淚如綆緋，鄙人故珍藏之。今茲女郎情慄已達君前，卽此玉照亦敬以還君耳。”

生太息曰：“甚矣哉，情網之罟人也。此女以無玷之質，生逢喪亂，遇人不淑，致令流離失所。然而哀鴻遍野，吾又何能一一拯之，使出水火之中耶？此女既云無恙，深感天心仁愛，復願長者爲言其詳。”

其人撫膺續曰：“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至於任俠之流，爲人排難解紛，亦所受於天耳！……

此書曾在一九一四年五月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國雜誌第一年第一號上發表，登至第二章未完而中止現即根據輯錄。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絳 紗 記

曇鸞曰：余友生多哀怨之事；顧其情楚惻，有落葉哀蟬之歎者，則莫若夢珠。吾書今先揭夢珠小傳，然後述余遭遇，以眇躬爲書中關鍵，亦流離辛苦，幸免橫天，古人所以畏蜂螫也。

夢珠名瑛，姓薛氏，嶺南人也。瑛少從容澹靜。邑有醇儒謝叢者，與瑛有恩舊，嘗遣第三女秋雲，與瑛相見，意甚戀戀，瑛不顧。秋雲以其驕尙，私送出院，解所佩瓊琚，於懷中探絳紗，裹以授瑛，瑛奔入市貨

之，徑詣慧龍寺披鬚，住廚下刈筍供僧。一日，與沙彌爭食五香鴿子，寺主叱責之，負氣不食累日。寺主愍念其來，薦充南澗寺僧錄。未幾，天下擾亂，於是巡錫印度，緬甸 暹羅，耶婆提，黑齒諸國。尋內渡，見經笥中，絳紗猶在，頗涉冥想，遍訪秋雲不得，遂抱羸疾。時陽文 愛程 散原創立砥洎精舍於建鄴，招瑛爲英文教授。後陽公歸道山，瑛沈迹無所：或云居蘇州 滾繡坊，或云教習安徽 高等學堂，或云在湖南 岳麓山，然人有於鄧尉 聖恩寺見之者。鄉人所傳，此其大略。

余束髮受書，與瑛友善，在香港 皇娘書院，同習歐文。瑛逃禪之後，於今屢易寒暑，無從一通音問，余每臨風未嘗不嘆息也。

戊戌之冬，余接舅父書，言星洲糖價，利市三倍，當另辟糖廠，促余往以資臂助。先是舅父渡孟買，販茗爲業；旋棄其業，之星嘉坡，設西洋酒肆，兼爲糖商，歷有年所，舅氏姓趙，素亮直，卒以糖禍而遭厄難。余部署旣訖，淹遲三日，余挂帆去國矣。

余抵星嘉坡，即居舅氏別廬，別廬在植園之西，嘉樹列植，景頗幽勝。舅父知余性疏懈，一切無營省，僅以家常瑣事付余，故余甚覺蕭閑自適也。

一日，爲來復日之清晨，鳥聲四噪。余偶至植園遊涉，忽於細草之上，拾得英文書一小冊，郁然有椒蘭之氣；視之，乃沙浮紀事。吾聞沙浮者，希臘女子，騷賦辭清而理哀，實文章之冠冕。余坐石披閱，不圖展卷，即余友夢珠小影赫然夾書中也。余驚愕；見一縞衣女子，至余身前，俛首致禮。

余捧書起立，恭謹言曰：“望名姝恕我非儀。此書得毋名姝所遺者歟？”

女曰：“然。感謝先生，爲萍水之人還此書也。”

余細瞻之，容儀綽約，出於世表。余放書石上，女始出其冰清玉潔之手，接書禮余，徐徐款步而去。女束髮拖於肩際，殆昔人墮馬之垂鬟也；文裾搖曳於碧草之上，同爲晨曦所照，互相輝映。俄而香塵已杳。

余歸，百思莫得其解。蠻荒安得誕此俊物？而吾友小影，又何由在此女書中？以吾卜之，此女必審夢珠行

止。顧余逢此女爲第一次，後此設得再遇者，須有以訪吾（朕兆，而美人家世，或蒙相告，亦未可知。

積數月，孰屬容家招飲，余隨舅父往，諸戚畹父執見余極歡。余對席有女郎，挽靈蛇髻者，姿度美秀。

舅父謂余曰：“此麥翁之女公子五姑也。”

余聞言，不審所謂。筵旣撤，賓客都就退閑之軒。余儉矚五姑，著白絹衣，曳蔚藍紈裙，腰玫瑰色繡帶，意態蕭閑。舅父重命余與五姑敬禮。

五姑迴其清盼，出手與余，卽曰：“今日見阿兄，不勝欣幸。暇日願有以教輟學之人。”音清轉若新鶯。

余鞠躬謝不敏，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

他日，麥翁挈五姑過余許，禮意甚殷。五姑以白金時表贈余。厥後五姑時來清譚，蟬嫣柔曼。偶根觸縞衣女子，則問五姑，亦不得要領。

余一日早起，作書二通，一致廣州問舅母安；一致香山，請吾叔暫勿招工南來，因聞鄉間有秀才造反，誠恐劣紳捏造黑白。書竟，燃呂宋烟吸之，徐徐吐連環之圈。忽聞馬嘶聲，余卽窗外盼，見五姑撥馬首，立棠梨之

下；馬純白色，神駿也。余下樓迎迓。五姑揚肱下騎，余雙手扶其腰圍，輕若燕子。五姑是日服窄袖胡服，編髮作盤龍髻，戴日冠。余私謂妹喜冠男子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此雖西俗，甚不宜也。適侍女具晨餐，五姑去其冠司食。

既已，舅父同一估客至，言估客遠來，欲觀糖廠；五姑與余，亦欲往觀。估客，舅父同乘馬車，余及五姑策好馬，行驕陽之下，過小村落甚多。土人結茅而居，夾道皆植酸果樹，棲鴉流水，蓋官道也。時見吉靈人焚迦筭香拜天，長幼以酒牲祭山神。五姑語余，此日爲三月十八日，相傳山神下降，祭之終年可免瘴癘。旁午始達糖廠。廠依山面海，山峻，培植佳，嘉果纍纍。巴拉橡樹甚盛；歐人故多設橡皮公司於此，卽吾國人亦多以橡皮股票爲奇貨。山下披拖彌望，儘是蔗田。

舅父謂余曰：“此片蔗田，在前年，已值三十萬兩有奇，在今日，或能倍之；半屬麥翁，半余有也。”

余見廠中重要之任，俱屬英人。傭工於廠中者，華人與孟加拉人參半。余默思廠中主要之權，悉操諸外

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記之職，亦非華人，然則舅父此項營業，殊如累卵。

余等瀏覽一週，午膳畢，遂歸。行約四五里，余頓覺胸膈作惡；更前里許，余解鞍就溪流，踞石而嘔。五姑急下騎，趨致問故。余無言，但覺偏體發熱，頭亦微痛。

估客一手出表，一手執余脈按之，語舅父曰：“西嚮有聖路加醫院，可速往。”

舅父囑五姑偕余乘坐馬車，估客，舅父并馬居後。

比謁醫，醫曰：“恐是猩紅熱。余療此症多，然上帝靈聖，余或能爲役也。”

舅父囑余靜臥，請五姑留院視余，五姑諾，舅父，估客匆匆辭去。余入暮一切惛惚，比晨略覺清爽，然不能張余睫，微聞有聲，嚶然而呼曰：“玉體少安耶？”

良久，余斗憶五姑。更憶余臥病院中。又久之，始能豁眸，時微光徐動；五姑坐余側，知余醒也，撫余心前，言曰：“熱退矣。謝蒼蒼者佑吾兄無恙。”

余視五姑，衣不解帶，知其徹曉未眠。余感愧交迸，

欲覓一言謝之，乃訥訥不能出口。

俄舅父，麥翁策騎來視余。醫者曰：“此爲險症，新至者罹之，輒不治。此子如天之福，靜攝兩來復，可離院矣。”

舅父甚感其言。麥翁遇余倍殷渥，囑五姑勿遽歸家。舅父，麥翁行，五姑送之，倏忽復入余病室，夜深猶殷勤問余所欲。余居病院，忽忽十有八日，血氣亦略復。此十八日中，余與五姑，款語已深，然以禮法自持，余頗心儀五姑敦厚。既而舅父來，接吾兩人歸，隱隱見林上小樓，方知已到別廬。舅父事冗他去，五姑隨余入書齋，視案上有小箋書曰：一

比隨大父，返自英京。不接清輝，但有惆悵。明日端歸澳境，行聞還國，以慰相思。玉鸞再拜。上問起居。

余觀畢，既驚且喜。五姑立余側，肅然嘆曰：“善哉，想見字秀如人。”

余語五姑：“玉鸞 香山人，姓馬氏，居英倫究心曆理五稔。吾國治泰西文學，卓爾出羣者，顧鴻文先生而已，斯人而已。然而斯人身世，淒然感人，此來爲余所不料。玉鸞何歸之驟耶？”

余言至此，頗有酸梗之狀。此時，五姑略俯首，頻蹙雙目注余，余易以他辭。

飯罷，五姑曰：“可同行苑外。”

言畢，掖余出碧巷中，且行且矚余面。

余曰：“晚景清寂，令人有鄉關之思。五姑，明日願同往海濱泛棹乎？”

五姑聞余言，似有所感。迎面有竹，竹外爲曲水，其左爲蓮池，其右爲草地，甚空曠。余卽坐鐵椅之上，五姑亦坐，雙執余手，微微言曰：“身旣奉君爲良友，吾又何能離君左右？今有一言，願君傾聽。吾實誓此心，永永屬君爲伴侶；則阿翁慈母，亦至愛君。”

言次，舉皓腕直攬余頸，親余以吻者數四，余故爲若弗解也者。

五姑犯月歸去，余亦獨返。入夜不能寧睡，想後思

前；五姑恩義如許，未知命也若何？平明，余倦極而寐。亭午醒，則又見五姑，嚴服臨存，將含笑花贈余。余執五姑之手微喟，五姑雙頰略頰，低首自視其鞵尖，脈脈不言。自是五姑每見余，禮敬特加，情款益篤。

忽一日，舅父召余曰：“吾知爾與五姑情誼甚篤，今吾有言，關白於爾。吾重午節後，歸粵一行，趁吾附舟之前，欲爾月內行訂婚之禮，俟明春舅母來爲爾完娶。語云：‘一代好媳婦，百代好兒孫’；吾思五姑，和婉有儀，與爾好合自然如意。”

余視地不知所對。

踰旬，舅父果以四猪四羊，龍鳳禮餅，花燭等數十事，送麥家。余與五姑，因緣遂定。自是以來，五姑不復至余許，間日以英文小簡相聞問耳。

時十二月垂盡，舅父猶未南來。余憑闌默忖，舅父在粵，或營別項生意，故以淹遲；忽有褐屨疾驅而來者，視之，麥翁也。余肅之入，翁愁歎而坐。

余怪之，問曰：“丈人何歎？”

翁搖頭言曰：“吾明知傷君之所愛，但事實有不得不如此。”言次，探懷中出紅帖授余，且曰：“望君今日，填此退婚之書。”

余乍聽其言，蘊淚於眶，避座語之曰：“丈人詞旨，吾無從着思。况舅父不在；今丈人忍以此事強吾，吾有死而已，吾何能從之？吾雖無德，謂五姑何？”

翁曰：“我亦知君情深爲五姑耳。君獨不思此意，實出自五姑耶？”

余曰：“吾能見五姑一面否？”

翁曰：“不見爲佳。”

余曰：“彼其厭我哉？”

翁笑曰：“我實告君，令舅氏生意不佳，糖廠倒閉矣。縱君今日不悅從吾請，試問君何處得資娶婦？”

余氣湧不復成聲，乃奮然持帖，署吾名姓付翁。翁行，余伏几大哭。

爾日有綱紀自酒肆來，帶英人及巡捕，入屋將家具細軟，一一記以數號，又一一註於簿籍；謂於來復三，十句鐘付拍賣，卽余寢室之牀，亦有小紙標貼。吾始知舅

父已破產，然平日一無所知；而麥翁又似不被影響者，何也？余此際既無暇哭，乃集園丁侍女，語之故，并以餘錢分之，以報二人侍余親善之情。計吾尚能留別廬三日，思此三日中，必謀一見五姑，證吾心跡，則吾蹈海之日，魂復何恨？又念五姑爲人婉淑，何至如其父所言；意者，其有所逼而不得已耶？

余既決計赴水死，嚮晚，余易園丁服，侍女導余至麥家後苑；麥家有僮娃名金蘭者，與侍女相善，因得通言五姑。

五姑淡妝簪帶，悄出而含淚親吾頰，復跪吾前，言曰：“阿翁苦君矣。”即牽余至牆下低語，其言甚切；余以翁命不可背。五姑言：“翁固非親父。”

余即收淚別五姑曰：“甚望天從人願也。”

明日，有英國公司船名威爾司歸香港，余偕五姑購得頭等艙位。既登舟，余閱搭客名單，華客僅有謝姓二人，并余等爲四人。余勸五姑莫憂，且聽天命。正午啓艤，園丁侍女并立岸邊，哭甚哀，余與五姑掩淚別之。

天色垂晚，有女子立舵樓之上；視之，乃植園遺書

之人，然容止似不勝清怨。余卽告五姑，五姑與之言，殊落寞。忽背後有人喚聲，余回顧，蓋卽估客也。自言送其姪女歸粵，兼道余舅氏之禍，實造自麥某一人，言已，無限感喟。問余安適，余答以攜眷歸鄉。

越日，晚膳畢，余同五姑，倚闌觀海。女子以余與其叔善，略就五姑閑譚，余微露思念夢珠之情，女驚問余於何處識之。余乃將吾與夢珠兒時情素，一一言之，至出家斷絕消息爲止。女聽至此，不動亦不言。

余心知謝秋雲者，卽是此人，徐言曰：“請問小姐亦嘗聞吾友蹤跡否乎？”

女垂其雙睫，含紅欲滴，細語余曰：“今日恕不告君，抵港時，當詳言之。君亦夢珠之友，或有以慰夢珠耳！”

女言至此，黑風暴雨猝發。至夜，風少定，忽而船內人聲大譁，或言鐵穿，或言船沈。余驚起，亟抱五姑出艙面。時天沈如墨，舟子方下空艇救客，例先女後男。估客與女亦至。余告五姑莫哭，且扶女子先行，余卽謹握估客之手。估客垂淚曰：“冀彼蒼加庇二女。”

此時船面水已沒足，余微睨女客所乘艇，僅辨其燈影，飄搖海面。水過吾膝，余亦弗覺；但祝前艇燈光不滅，五姑與女得慶生還，則吾雖死船上，可以無憾。余乃鵲立，有意大利人爭先下艇，視吾爲華人，無足輕重，推吾入水中。幸估客有力，一手急攬余腰，一手扶索下艇。余張目已不見前面燈光，心念五姑與女，必所不免。余此際不望生，但望死，忽覺神魂已脫軀殼。

及余醒，則爲遭難第二日下半日矣，四圍竹籬茅舍，知是漁家。估客，五姑，女子，無一在余側；但有老人，踞牀理網，向余微笑曰：“老夫黎明，將漁舟載客歸來。”

余泣曰：“良友三人，咸葬魚腹，余不如無生耳！”

老人置其網，藹然言曰：“客何謂而泣也？天心仁愛，安知彼三人勿能遇救？客第安心，老夫當爲客訪其下落。”言畢，爲余置食事。

余問老人曰：“此何地？”

老人搖手答曰：“先世避亂，率村人來此海邊，弄艇

投竿，怡然自樂，老夫亦不知是何也也。”

余復問老人姓氏，老人言：“吾名并年歲亦亡之，何有於姓？但有妻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耳。”

余矍然曰：“叟其仙乎？”

老人不解所謂，余更問以甲子數目等事，均不識。

老人瞥見余懷中有時表，問是何物，余答以示時刻者，因語以一日念四時，每時六十分，每分六十秒。

老人正色曰：“將惡許用之。客速投於海中，不然者，爭端起矣。”

明日，天朗無雲，余出廬獨行，疏柳微汀，儼然倪迂書本也。茅屋雜處其間，男女自云，不讀書，不識字，但知敬老懷幼，孝悌力田而已。貿易則以有易無，並無貨幣。未嘗聞評議是非之聲。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復前行，見一山，登其上一望，週環皆水。海鳥明滅，知是小島，疑或近崖州西南。自念居此一月，仍不得五姑消息者，吾亦作波臣耳，吾安用生爲？及歸，見老人妻子，詞氣婉順，固是盛德人也。

後數日，偕老人之子，出海邊行漁，遠遠見一女子，

坐於沙上。既近，卽是秋雲，顧余若不復識。余詢五姑行在，女始婉容加禮，一一爲具言五姑無恙，有西班牙女郎同伴，但不知流轉何方。余喜極，乘間叩夢珠事。

女淒然曰：“余誠負良友。上帝在天，今請爲先生言之，先生長厚，必能諒其至冤。始吾村居，先君常歎夢珠溫雅平曠，以余許字之，而夢珠未知也。一日，夢珠至余家，先君命余出見，余於無人處，以嬰年所弄玉贈之。數日，侍婢於市見玉，購歸，果所佩物，而吾家大禍至矣。

“先是，有巨紳陳某，欲結縭吾族，先君謝之。自夢珠出家事，傳播邑中，疑不能明也；有謂先君故逼薛氏子爲沙門，有謂余將設計陷害之。巨紳子聞之，強欲得余，便誣先君與鄭常通。巡警至吾家，拔刃指儿上新學偽經考，以爲鐵證，以先君之名，登在逆籍。先君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吾將自投於井，二姊秋湘阻之，攜余至其家，以燭淚塗吾面，令無人覺，使老嫗送余至香港，依吾孀。一日，見循環日報，載有僧侶名夢珠遊印度，紆道星洲。余思叔父在彼經商，余往，冀得相遇；乃背吾

嬪，附賈舶南行，於今三年矣。余遭家不造，無父母之庇，一日不得吾友，即吾罪一日不道。設夢珠忘我，我終爲比干剖心而不悔耳！”

言至此，淚隨聲下。余思此女，求友分深，愛敬終始，求之人間，豈可多得？徐慰之曰：“吾聞渠在蘇州就館，吾願代小姐尋之。”

女曰：“吾亦爲先生尋五姑耳。”

女云住海邊石窟，言已遂別。余同老人子行阡陌間，老人與估客候余已久。余見估客愈喜，私念如五姑亦相遇於此。將同棲絕境，復何所求？

余三人居島中，共數晨夕，而五姑久無迹兆，心常動念。凡百餘日，忽見海面有烟紋一縷，知有汽船經過。須臾，船果泊岸，余三人遂別島中人登船。船中儲鎗砲甚富，估客顫聲耳語余曰：“此實爲海賊，將奈之何？”

余曰：“天心自有安排。賊亦人耳；況吾輩身無長物，又何所顧慮？”

時有賊人數輩，以繩縛秋雲於桅柱；既而，指余二

人曰：“速以錢交我輩；如無者，投汝於海！”

忽一短人自艙中出，備問余輩行蹤，命解秋雲；已而曰：“吾姓區，名辛，少有不臣之志，有所結納，是故顯名。船卽我有，我能送諸君到香港，諸君屏除萬慮可也。”

五日，船至一灘頭，短人領余二人登岸，言此處距九龍頗近。瞬息，駛船他去。估客攜其姪女歸堅道舊宅，停數日，女爲余整資裝，余卽往吳淞。

維時海內鼎沸，有維新黨，東學黨，保皇黨，短髮黨，名目新奇且多，大江南北，鷄犬不甯。余流轉乞食，兩閱月，至蘇州城。一日，行經烏鵲橋，細雨濛濛，沾余衣袂。余立酒樓下，聞酒販言，有廣東人流落可歎者，依鄭氏處館度日。其人類有瘋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於是過石橋，尋門叩問，有人出應，確是夢珠。惟瘦面披僧衣。聽言語頗末，似省前事，然言不及贈玉之人，心甚異之。飯罷，簷雨淅瀝，夢珠燈下彈琴，絃軫清放；忽而據琴不彈，向余曰：“秋雲何人也，盍使我聞

之乎？”

余思人傳其瘋病，信然。余乃重述秋雲家散，至星嘉坡苦尋夢珠及遇難各節。

夢珠視余良久，漫應曰：“我心亦如之。夫觀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吾今學了生死大事，安能復戀戀？”

余甚不耐，不覺怫然曰：“嗟乎，吾友如不思念舊情，則彼女一生貞潔，見累於君矣！”遂出。

至滬，遇舊友羅霏玉明經於別發書肆，因譚及夢珠事。霏玉言：“夢珠性非孤介，意必有隱情在心；然秋雲品格，亦自非凡，夢珠何爲絕人如是？”

余卽曰：“君與我當有以釋夢珠之憾乎？”

霏玉曰：“竊所願也。”

霏玉番禺人，天性樂善，在梵王渡幫教英文，人敬且愛之。霏玉招余同居於孝友里，其祖母年八十三，藹然仁人也。其妹氏名小玉，年十五，幽閑端美，篤學有辭采，通拉丁文，然不求知於人也。嘗勸余以書招秋雲來海上，然後使與夢珠相見。余甚善其言，但作書招秋雲，未嘗提及夢珠近况。

小玉又云：“吾國今日女子殆無貞操，猶之吾國，殆無國體之可言，此亦由於黃魚學堂之害。（蘇俗，稱女子大足者曰‘黃魚’。）女必貞而後自繇。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牽其臂，遂引斧自斷其臂；今之女子何如？”

此時聞叩環聲，霏玉肅客入，卽一細腰女郎，睨笑嫣然，望而知爲蘇產也。霏玉曰：“密司愛瑪遠來，故倦矣。”女郎坐而平視余，問余姓氏，小玉答之。已而女郎要余并霏玉，乘摩多車同遊。

既歸，余問霏玉與此女情分何似？霏玉曰：“吾語汝，吾去夏在美其飲冰忌連，時有女子，隔簾悄立，數日余，忽入簾莞爾示敬，似憐吾爲他鄉游子。此女能操英吉利語，自言姓盧，詢知其來自蘇州，省其姨氏。吾視此女頗聰慧，遂訂交而別，是後常以點心或異國名花見贈。秋間吾病，吾祖母及女弟力規吾勿與交遊，吾自思縱此女果爲狐者，亦當護我，我何可負義？明日復來，引臂香枕，以指檢摩爾登糖納吾口內，重復親吾吻，囑吾珍重而去。如是者十數次，吾病果霍然脫體；卽吾祖母亦感此女誠摯，獨吾妹於此女多微辭。今吾質之於子，

此女何如人也？”

余未有以答。

數日，女盛服而至，謂霏玉曰：“吾母在天賜莊病甚，不獲已而告貸於君。”

霏玉以四百圓應之，省其家貧親老，更時有接濟，前後約三千圓。女一夕於月痕之下，撫霏玉以英語告之曰：“I don't care for anybody in the whole world, but you, I love you.”

秋候已過，霏玉與女，遂定婚約。至十一月二十日，午膳畢，霏玉靜坐室中，久乃謂余曰：“吾甚覺耳鳴，煩爲吾電告龍飛備乘，吾將與子馳騁郊野。”

俄車至，余偕霏玉出遊，過味蕪園，男女雜踏；霏玉隔窗窺之，愕視余曰：“歸歟？”

吾亦以此處空氣劣，不宜留，遂行。霏玉於途中忽執吾手狂笑不已，問之，弗答。吾恐霏玉有心病，令馬夫駛馬速行。至家，余扶將以入，此時霏玉踞椅如有所念，余知必有異事。

時見小玉於女紅坐處告余，有西班牙女子名碧伽，

修刺求見，自云過三日重來。霏玉聞言甚欣悅，視余曰：“是爲五姑將消息者。”

余心稍解；詎知霏玉卽以此夕自裁於臥內？

明晨，余電問龍飛馬夫，昨日咏蕪園曾有何事？

答云：“盧氏姑娘，與綢緞莊主自繇結婚耳。”

余始曉霏玉所以狂笑之故，然余不欲其祖母妹氏知霏玉爲女所給，今筆之於書，以示人者，亦以彰吾亡友爲情之正者也。

吾友霏玉辭世後三日，碧伽女士果來，握余手言曰：“五姑自遭難以來，無時不相依，思君如嬰兒念其母。吾父亦愛五姑如骨肉。誰知五姑未三月已成乾血症，今竟長歸天國。五姑是善人，吾父嘗云，‘五姑當依瑪利亞爲散花天使。’今有一簡并髮，敬以呈君。簡爲五姑自書，髮則吾代剪之，蓋五姑無力持剪。吾父居香港四十九年，吾生於香港，亦諳華言。遇秋雲小姐，故知君在此。今茲吾事已畢，願君珍重。”

女復握余手而去。余不敢開簡，先將髮藏衣內，驚極不能動。隔朝，拭淚啓之。其文曰：

妾審君子平安，吾魂甚慰。妾今竟以病而亡，又不亡於君子之側，爲悲爲恨，當復何言？始妾欲以奄奄一息之軀，渡海就君子，而莊湘老博士不余許；謂若渡海，則墓亦不得留在世間，爲君子一憑弔之，是何可者？博士於吾，良有恩意。妾故深信來生輪迴之說，今日雖不見君子，來世豈無良會？妾唯願君子見吾字時，萬勿悲傷，卽所以慰妾靈魂也。君子他日過港，問老博士，便得吾墓。

簡外附莊湘博士住址，余并珍藏之。

時霏玉祖母及妹，歸心已熾，議將霏玉靈柩運返鄉關。余悉依其意，於是趁海船歸香港。

既至，吾意了此責，然後謁五姑之墓；遂雇一帆船赴鄉，計舟子五人。船行已二日，至一山脚，船忽停於石步。時薄暮，舟子齊聲呼曰：“有賊，有賊！”脅使余三人上岸。岸邊有荒屋，舟子卽令余三人匿其中，誠勿聲。余思廣東故爲盜邑，亦不怪之。

達曉，舟子來笑曰：“賊去矣。”

復行大半日，至一村，吾不審村名。舟子曰：“可扶櫬以上，去番禺尚有八十四五里。”

舟子抬棺先行，余三人乘橋隨後。余在塗中，聽土著言語，知是地實近羊城。心知有變，忽巡勇多人，荷鎗追至，喝令停止。余甫出橋，一勇拉余襟，一勇揮刀指余鼻曰：“爾膽大極矣。”

言畢，重縛余身。余曰：“余送亡友羅明經靈柩歸里，未嘗犯法。爾曹如此無禮，意何在也？”視前面橋夫舟子，都棄棺而逃，唯霏玉祖母及妹，相持大哭。俄一勇令開棺，刀斧鏘然有聲。時霏玉祖母及妹，相抱觸石而死，勇見之不救，余心俱碎。少間，棺蓋已啓，余睨棺內均黑色；餘勇啓之，乃手鎗子彈藥包，而亡友之軀杳然無覩，余暈絕仆地。比醒，余身已繫獄中。思欲自殺，又無刀，但以頭撞壁，力亦不勝。獄中有犯人阻余，徐曰：“子毋爾。今日即吾處斬之日，聞之獄卒云，子欲以炸藥焚督署，至早亦須明日臨刑。計子命尚多我一日，且子爲革命黨，黨中或有勇士相救，亦意中事，願子勿尋短

見。若我乃罪大惡極之人，雖有隱憂，無可告訴；冤哉吾妻也。”

余答之曰：“吾實非黨人，吾亦不望更生人世。然子有隱恫，且剖其由，吾固可忍死須臾，爲子聽之。”

犯人曰：“吾父爲望族，英朗知名。父有契友，固一鄉祭酒，與吾父約，有子女必諧秦晉。時吾在母腹中僅三月，吾父已指腹爲吾訂婚矣；及吾墮地後七日，吾妻亦出世。吾長，奢豪愛客，而朋輩無一善人，吾亦淪於不善，相率爲僞，將吾父家資蕩盡，窮無所依，行乞過日。吾外家悔婚，陰使人置余死地者三次。吾妻年僅十七，知大義，嘗割臂療父病，剛自英倫歸，哭諫曰：‘是兒命也，何可背義？’其父母不聽。適吾行乞過其村。宿破廟中。吾妻將衣來，爲吾易之，勸余改過自新，且贈余以金。天明，余醒。思此事甚奇，此金必爲神所賚，卽趨至賭館。一博去其半，再博而盡，遂與博徒爲伍。時余實不知其爲偷兒也。前晚鴈塘村之事，非我爲之，不過爲彼曹效奔走，冀得一飽。殺人者已逍遙他去。余以饑不能行，是以被逮。然吾未嘗以真名姓告人，恐傷吾妻。”

言至此，獄卒入曰：“去。”

犯人知受刑之時已到，淚連漣隨獄卒去矣。

余記往昔有同學偶言玉鸞事，與此吻合，犯人殆玉鸞之未婚夫也，因嘆曰：“嗟乎，天生此才，在於女子，而所遇如斯！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少選，獄卒復來，怒目喝余曰：“汝卽曇鸞乎？速從我來。”

遂至一廳事，人甚衆，一白面書生指余曰：“是卽浙江巡撫張公電囑釋放之人。此人不勝七箸，何能爲盜？”

衆以禮送余出。余卽渡香港，先訪秋雲。秋雲午繡方罷，乃同余訪莊湘博士；博士年已七十有六，蓋博學多情，安命觀化之人也。導余拜五姑之墓如儀。

博士曰：“願君晚佳。”遂別。

亡何，春序已至，余同秋雲重至海上尋夢珠。旣至蘇州，有鏡海女塾學生語秋雲云：“夢珠和尚，食糖度日，蘇人無不知之。近來寄身城外小寺，寺名無量。”

余卽偕秋雲訪焉，至則松影在門，是日爲十五日

也。余見寺門虛掩，囑秋雲少延佇以待。余入時庭空夜靜，但有佛燈光搖四壁。余更入耳房，亦闐然無人，以爲夢珠未歸，遂出。至廊次，瞥見階側有偶像，貌白皙，近瞻之，卽夢珠瞑目枯坐，草穿其膝。余呼之不應，牽其手不動如鐵，余始知夢珠坐化矣。

亟出，告秋雲，秋雲步至其前，默視無一語。忽見其襟間露絳紗半角，秋雲以手挽出，省覽週環。已而伏夢珠懷中抱之，流淚視其面。余靜立，忽微聞風聲，而夢珠肉身忽化爲灰，但有絳紗在秋雲手中；秋雲卽以絳紗裹灰少許，藏於衣內。此時風續續而至，將灰吹散，惟餘秋雲與余二人於寺。

秋雲曰：“歸。”遂行。

至滬，忽不見秋雲蹤跡，余卽日入留雲寺披髮。一日，巡撫張公過寺，與上座言：“曾夢一僧求救其友於羊城獄中，後電詢廣州，果然，命釋之。翌晚復夢僧來道謝，甯非奇事？”

余乃出，一一爲張公述之。張公笑曰：“子前生爲阿羅漢，好自修持。”

後五年，時移俗易，余隨曇諦法師過粵，途中見兩尼，一是秋雲，一是玉鸞。余將欲有言，兩尼已飄然不知所之。

此書曾在一九一五年七月上海出版的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七號上發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刊印絳紗記焚劍記合本。一九二二年三月章行嚴編入名家小說，仍由亞東印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盧冀野編入曼殊說集。現根據甲寅雜誌輯錄。

焚 劍 記

廣東有書生，其先累世巨富，少失覆蔭，家漸貧，爲宗親所侮。生專心篤學，三年不窺園。

宣統末年，生行年十六，偶於市買酥餅，見貴勢導從如雲，乃生故人，請爲記室參軍。生以其聚斂無厭，不許。他日又遇之，故人曰：“我能富人，我能貴人，思之勿悔！”

生曰：“子能富人，吾能不受人之富；子能貴人，吾能不受人之貴。”

故人大怒，將脅之以兵。生遂逃，至欽州，易姓名曰陳善，爲人灌園，帶索檻縶，傲然獨得。

是時南境稍復雞犬之音，生常行陂澤，忽見斷山，歎其奇絕；躡石而上，乃紅壁十里，青萼百仞，殆非人所至。生仰天而嘯，久之，解衣覓蝨，聞香郁然，顧之適一少女，亭亭似月也。

女拜生微笑而言曰：“公子俊邁不羣，所從來無乃遠乎？妾所居不遙，今稟祖父之命，請公子一塵遊履，使祖父得睹清輝，蒙惠良深矣。”

生似不措意，既又異之，覘其衣，固非無縫，且絲襪粉烏，若胡姬焉。女堅請，始從。生故羸疾，女爲扶將，不覺行路之遠。俄至木橋，過橋入一廬，長蘿修竹，水石周流。女引至廳中，斯須，一老人出，鬚鬢皓白，可年八十許，笑揖生曰：“枉顧山藪，得無勞止？頃間吾遙見子立山上，知爲孤潔寡合之士，故遣孫女致意於子。今觀風骨奇秀，願息吾廬，與共清談，子有意乎？”

生知老人意誠，而旨趣非凡，應聲便許。

老人復嗟歎曰：“吾山棲五十年矣，不意今之喪亂，

甚於前者。”言次，因指少女曰：“此吾次孫也，姊妹二人，避難來此，剛兩月耳。以某將軍凌其少弱，瀕死幸生，不圖季世險惡至於斯極也！”老人言已，悽愴不樂。

生亦喟然曰：“嗟乎！有道之日，鬼不傷人，於今滄海橫流，人間何世，孺子所以徬徨於此。今遇丈人，已爲殊幸。孺子門戶殄瘁，浪志無生，慢而無禮，惟垂哀恕。”

老人聆生音詞，舒閑清切，每瞻生風采，甚敬悅之。

俄少女爲設食，細語生曰：“家中但有麥飯，阿姊手製。阿姊當來侍坐……”言猶未終，一女子環步從容，與生爲禮，盼倩淑麗，生所未見。

飯時，生竊視女，少女覺之，微哂曰：“公子莫觀阿姊姿，使阿姊不安。”

女以鞵尖移其妹之足，令勿妄言，亦誤觸生足，少女愈笑不止。時老人向生言他事，故老人不覺。

飯罷，老人請生沐浴易衣，館生於小苑之西，器用甚潔。二女爲生澣衣，意殊厚。生心神蕭散，歎曰：“天之待我還未薄也。”

於時升月隱山，忽聞巴籬之南，有撫絃而歌，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老人長孫也。生念此女，端麗修能，貞默達禮，恍然凝思，意番禺舉子劉文秀，美貌年少，行義甚高，與生有積素壘舊之歡；此女狀貌，與劉子無參差，莫是劉子女弟耶？時女緩軫還寢。明日，生欲發問，而未果言。老人語言，往往有精義，生知爲非常人，情甚相慕。

又經日，老人謂生曰：“吾二孫欲學，子其導之。”

乃命二女拜生，生亦欣然，臨階再拜。既已，老人謹容告二女曰：“公子人倫師表，善事公子，無負吾意也。”

生於是日教二女屬文。長女名阿蘭，小生一歲，次女名阿蕙，小生三歲。二女天質自然，幼有神彩，生不勝其悅，而恭慎自守。二女時輕舟容與於丹山碧水之間，時淡妝雅服，試學投壺，如是者，三更秋矣。

一日，阿蕙肅然問生曰：“今宇宙喪亂，讀書何用！識時務者，不過虛論高談，專在榮利。若夫狡人好語，志大心勞，徒殃民耳！”

生默而不應。

他日又進曰：“女子之行，唯貞與節。世有妄人，捨華夏貞專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習，向背速於反掌；猶學細腰，終餓死耳。”

生聞女言，怪駭而退，喟然歎曰：“此女非壽徵也。”

無何，生寢疾甚篤；二女晨夜省視，敬事殷勤，有逾骨肉，生深德之。月餘，生稍癒，徐步登山，凌清瞰遠。二女亦隨至，生止之，二女微笑不言，徘徊流盼。久之，阿蕙問生曰：“公子莫思歇否？”

生曰：“不也。”

此時阿蘭悵然有感，至生身前言曰：“公子且出手授我。”遂握生手，密謂之曰：“公子非獨孤案耶。妾嘗遇姻戚云，公子變易姓名，嘗傭於其家。姻戚固識公子有邁世之志，情意亦甚優重，特未與公子言之。請問公子果如所言否？”

生曰：“果如所言。”

生良久思維，遂問阿蘭曰：“識劉文秀乎？”

阿蘭驚喜曰：“是吾兄也。曩日吾等避亂渡江，兄忽失蹤。後聞在浙右，今即不知在何許，妾亦嘗聞兄言，朋輩中，有一奇士，姓獨孤，名粲。妾故企仰清輝久矣，不圖得親侍公子之側。妾向者朝晚似有神人詔妾曰，‘獨孤公子，爲汝至友，汝宜敬奉。’妾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妾心侍公子，實奉神人之詔。妾早失父母，公子豈哀此薄命之人，而容其陋質乎？”

言畢，以首伏生肩上，悽然下泣，生亦嗟歎無言。

忽聞阿蕙在側曰：“公子病新瘥，阿姊何遽擾公子？阿姊固情深，公子豈是忍人；悲乃不倫，不如扶公子歸耳。”

時夜將午，忽紅光燭天，老人執生臂曰：“噫，亂兵已至此矣。”言已，長揖生曰：“吾老，不復久居於世；我但深念二孫。吾久將阿蘭許字於子，阿蕙長成，姻親之事，亦託於子。”

老人言畢，撫其二孫慟極，嘔血而死。生與二女，魂飛神喪；時有流彈中屋，屋頂破，三人遂葬老人於屋側。

生念吾身世孤子，死何足惜？但二女可憐，他鄉未必可止，吾必護之至香港，使自謀生，不負老人之託。時二女方哭於新墳之側，生勉攜之至山脚，二女昏然如醉，生抱之登小舟；沿流而下已二日，捨舟登陸，憔悴困苦，不可復言。村間煙火已絕，路無行人，但有死屍而已。此時萬籟俱寂，微月照地，阿蕙忽牽生手，一手指叢屍中，悄語生曰：“此屍蓬首挺身欲起，或未死也。”

生趨前問屍曰：“子能起耶？”

屍曰：“苦哉！吾被彈洞穿吾肩，不知吾何罪而罹此厄也？汝三人慎勿前去，倘遇暴兵，二女甯不立爲齏粉？暴兵以半日殺盡此村人口；此雖下里之民，然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素未聞有履非法者。甚矣，天之以人爲戲也！”

生卽扶其人徐起，其人始哭，哭已，續言曰：“吾有老母愛弟，並爲暴兵戮死，投之川流，繼而吾中彈，忍痛潛臥屍中，經一夜一日。今遇汝三人，謝上蒼助我。此去不遠，爲吾田莊，汝三人且同留止，暫避凶頑。”

生扶其人，徐步至莊。莊內已焚掠一空，其人赴園

之側 知新米一包尙在；二女於是採葵作羹，四人得不餓。過三朝，其人出村邊一望，開口有木片釘塞，傍貼黃牒朱字云：

此是鬼村 行人莫入

其人歸告生曰：“吾姓周，名阿大 此卽周家村。好事者今以鬼名吾村，咸相戒不敢近，不知猶有我周大一人未死。天下奇事固多，不料吾年四十，始身受之。”

更逾數朝，有人於開口潛窺，見生等形狀枯瘦，疑爲行尸，二女久不修容，憔悴正如鬼也。

忽有人窺見阿大，問曰：“汝是鬼邪，或阿大未死也？”

阿大見此人是鄰村舊識 具陳本末；且言，有友攜妹，欲詣前村求食，求友爲先容，庶不見疑爲鬼魅。友遂開闢，與四人行至其家。

友曰：“村人父老，死亡過半，幼少者亦隨亂兵而謀衣食。”

友出資爲四人略置衣服。停數日，阿大瘡處已平，四人雇帆船，風順，五日達於香港。二女有姨氏，住德

輔道，甚有衣食。二女得姨氏所在，姨氏老矣，見二女婉慧可愛，大悅。姨氏止有一子，歲歲往外國經商，姨氏每願二女，事事過人，頗慰晚景。周大卽留爲綱紀。生自是如釋重負，一日，與阿蘭連臂登赤柱山，望海神傷。

生顧阿蘭曰：“我行孤介，必不久居於此。”

阿蘭聞之，戚然改容。幾半日不言；俄低鬟問曰：“公子今欲何行？”

生曰：“吾自今以去，從僧道異人，却食吞氣耳。”

阿蘭便曰：“妾同行，得永奉權好，庶不負公子之義；使妾殞歿，亦無恨也。”

生曰：“是何言也。余孤窮羸弱，何足以當。”

女凝思久之，顧生曰：“妾知公子非負心者；今所以匆匆欲行，殆心有不平事耳，”

生聞言，聳然掣阿蘭之手，歔歔不能自勝矣。

此時，阿蘭深感嬌泣，言曰：“士固有志。妾與妹氏居此，盼盼公子歸來。”

生諾，二女便資給於生，莫知去處；阿蘭再三歎息。

其年香港霍亂甚厲，姨氏挈二女移寓邊州，沿海風光秀麗，二女日與漁婦閑話，亦覺悠然自得。

姨氏閑向阿蘭曰：“語云：‘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汝姨母爲汝關懷久矣。吾有梁姓外孫，才貌相兼，家道頗贍。吾昨以求親之事，聞於外氏，外氏甚悅。但願汝福慧雙修，以慰吾念也。”

阿蘭聞語，視地久之，具以誠告其姨氏曰：“吾捨獨孤公子外，無心屬之人。今雖他適，公子固信士，異日必歸。請姨母勿以爲念。”

姨氏笑曰：“公子佳則佳，然其人窮至無袴，安足偶吾嬌女？吾非不重公子爲人，試思吾殘年向盡，安忍見吾嬌女度貧賤之日；此婚姻之所以論門第，吾不可不慎也。”

阿蘭曰：“士患無德義，不患無財。人雖貧公子，吾不貧公子也。”

他日，姨氏復勸阿蘭罷其前約，阿蘭終不改其素志，致於九喻。姨氏怒，阿蘭日夜悒快，都不寢食。

經一月，生更無消息。阿蘭知村間風俗劣，有搶婚

之事，遂背其妹，阿大等，潛至香港，備於上環伍家。女居停遇之甚殷渥，收爲義女。

女居停有外甥莫氏來省，忽窺見女，以爲非人世所有。及歸，神已瘳矣。父母苦問之，始得其故，於是遣人至伍家說意旨，居停欣然許之。

其人去，居停乃微笑向阿蘭曰：“古有明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吾今爲汝覓得嘉婿矣，則吾外甥莫氏。其人望族也，嘗遊學於大鹿國，得博士銜，人稱洋狀元。今在胡人鬻餅之肆，任二等書記，吾爲汝賀。”

阿蘭聞言不答，居停以爲阿蘭心許矣。

過三日，阿蘭知期已逼，長歎曰：“人皆以我爲貿易；我無心以寧，無顏以居，我終浪迹以避之耳。”遂行。

時薄暮，於九龍岸邊，逢一女子，年猶未笄，斂裾將赴水死。阿蘭力救之。女曰：“吾始生失母，父名余曰眉娘。繼母遇我無恩，往往以炭火煨余足，備諸毒虐，父畏阿母，不之問。鄰居有老嫗，勸余至石塘爲娼，謂一可免阿母猜忌，一可擇人而事。嫗之言雖穢；然細思嫗實至情之人，嫗之外，更無人愍我喻我者爲可哀耳。”

言已，哭泣甚哀。

阿蘭亦泣然流涕，不知所以慰之，久乃撫女言曰：“汝且勿悲；吾身內有金數鑽，可與汝潛遁他方，暫覓投身之處。”

女感阿蘭言，從之。二人以灰炭自污其面，爲乞婦狀。旬日，至東館西，約十里，日將西墜，有軍將似留學生，策馬而至，見二女勒馬欲迴。二女拜跪馬前求食，軍將笑，以手探鞍舉一人腿示二女曰：“吾儕以此度日，今僅餘一腿，爾曹猶欲問鼎耶？”

言已，縱轡而去。二女驚駭欲絕，相扶徐行。至一山村，有老者荷薪而歸。

二女問：“是間有亂否？何以軍中以人肉爲糧也？”

老者不答，女凡三四問，老者厲聲曰：“一何少見？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製，幾忘之。”

言已，出心且行且嚼。二女見狀，憂迫特甚，此村以人爲食，他事豈復可問；然日暮窮途，無可爲計。二女相攜至一旅店求宿，有女人出應，款對頗周。店內舊劣不堪，後有小門，鄰屋卽主人所居，無門相通。主人既出，

倒鎖店門歸寢。

時夜將半，阿蘭忽聞隔屋有老人細聲笑曰：「女子之肉，嫩滑無倫。」

又聞女主人笑聲。阿蘭就板縫中潛窺，則向所遇食人心者。

女人又言：「刀已四日不用，恐有銹，」

老者曰：「吾當磨之。」

言已，向床下牽出一蒲箱。老者方啓箱取刀，阿蘭命眉娘即起，輕拔後關而遁。既出，於疏籬外覘之，老者燈下磨刀，窸窣有聲。二女急走，時有新月，至村側東轉有堤，見稻草堆，二女俯身匿其下。覺甚空虛；遽入，中如小室，上有數孔通光，女心稍安。阿蘭更於草下得一箱甚重，審其爲富人之物，旁有駝毛氈，氣枕，以及里丁餅干十數罐。意村有富人藏此，用備不時之需者。二女分餅干一罐，納袋中，餘無所取。

天明，二女方行，迴顧村中，積水彌望。繼有淒厲之聲，隨風而至，始知大水爲災。二女於村廟中，得破鼓，僅容二人，遂乘之，順流而往，若扁舟泛大海。數日中，

見難民出沒，絕爲悽慘，頻以餅干分贈之。

眉娘爲阿蘭言曰：“吾記得幼時，居外家，亦遭水患，吾隨外大父，止於屋背。同村有貧富二人，亦息樹間，經八日有半。富人食物將盡，貧者止餘熟山薯二，此其平日飼豬之物。

“富人探囊，出一金錠示貧者曰，‘若以薯子分我，我卽與汝此金。’貧者以一薯易金。久之，復出一錠，向貧者言如前。貧者實饑，而心未決。

“富人曰，‘子何不思之甚。昨夕天邊發紅光，明後日，水必退。子得金何事不辦？’貧者心動，竟從之。富人留薯不食，又半日，貧者饑甚，垂死，富人視之惘然。訖貧者氣絕，富人徐將所予二金錠取還，推其屍水中。入夜，水果退。

“吾外祖見富人大惡，取楯擊其頭；富人不顧，但雙手堅掩其袋，恐楯中其金錠也。”

阿蘭曰：“此非怪事。世人均以此富人之道，爲安身立命之理，可歎耳！”

亡何，大水旣退，二女行乞如故，親愛愈極。閱兩

月，阿蘭暴病卒於道中。彌留之際，三呼獨孤公子，氣斷猶含笑也。

眉娘顧左右悄無人居，時夜已深，行入林中，遙見有燈火之光。既至，有宅門，徘徊獨泣。俄有人出問故，眉娘跪曰：“吾乞兒也，吾姊死於塗，今欲鬻身以葬吾姊耳。”

其人入，商之其妻，已而出對眉娘曰：“我是販布客，汝留亦善。”

明日，夫妻二人，將阿蘭屍殯。見眉娘眉如細柳，容顏朗秀，夫妻倍憐之，視如己女。

居數月，夫妻攜眉娘往南雄販布，頗得資。將歸，過始興縣南驛三十里外，夜投逆旅。遇賊，殺夫妻二人，劫眉娘及錢財。方登船，見一男子馳至，捉賊左腕，揮劍斷之，三賊奔走。問眉娘何處人，眉娘掩涕拜謝，具言身世。經

男子聞眉娘說阿蘭名字，默行數步，擲劍於池，仰天潛然曰：“阿蘭竟去人寰，我流離四方，友離未復，阿蘭在幽冥之中，必能諒我。”

眉娘聽男子言此，迴身怒詰之曰：“吁，若卽吾姊臨命所呼之獨孤氏耶？負心若此！試問吾姊，停辛竚苦，以待何人？吾誠不願見若。”

言訖，於地取劍，欲自刎，生奪劍阻之；更欲躍身江流，亦未果願。生哭泣止之。良久，眉娘歔歔言曰：“吾聞姊有胞妹在邊州，汝能送我到邊州，見妹氏，返九龍，省吾父，然後死無憾耳。”

生善其志行，從之。收劍卷之，如卷鞞帶，與眉娘上賊船。解維，過湜江，下汝水，六日達紅梅驛。二人登岸，以兄妹相呼，免路人見疑。尋到邊州，二人果遇阿蕙，周大二人於海岸拾貝壳。二人見生，非常歡愜；及眉娘述其姊行狀畢，阿蕙慟哭失聲，思往謁姊氏墓，又不知處所。明日，生卽送眉娘返九龍，生倏然不知去向。

眉娘至家，不敢入門，卽訪鄰嫗；嫗卽前日勸眉娘當娼者也，見眉娘，驚視，愀然問曰：“吾久不見汝。汝繼母言汝已死，吾甚哀汝生之不辰也。汝父前月無故而逝，或未知歟？”

言時就眉娘耳語再四，已而搖頭歎曰：“天下黑心娘子 比比然也。”

眉娘哭不可仰，嫗慰之曰：“汝今後可住吾許。汝母見汝，必殺汝也。”

眉娘日夜涕泣，將欲自死，嫗頻救之。

嫗一夕語眉娘曰：“汝未聞吾少年之事，有甚於汝萬萬倍，今爲汝言之，或能減汝悲懷。

“吾實非本地人也。吾父姓楊，是雲和人，有田十畝，吾母 氏，頗有賢德，爲鄉黨所推。吾父終日縱酒，家計日艱。吾生而腰細，人咸呼曰‘細腰’六歲，慈母以時病棄養，吾父將余託外氏，卽往申江，購一牛頭車，爲行客載重，亦頗得錢。然每爲東洋車夫藐視，遂易其業購一東洋車，得資倍於前，而又苦馬夫凌辱。

“吾父歎曰，‘使吾爲馬夫，亦當受制於汽車夫也。’乃安之。

“忽一日，富春里賽寓，有一妓，名傅天娥，雇吾父車。偶於酒樓下，與同業者閑談 吾父因問曰，‘此妓貌不及中人，何以生意甚佳？’

“同業曰，‘汝不知此乃名妓傅彩雲之雛妓耶？彩雲爲洪狀元夫人，至英國，與女王同撮小影。及狀元死，彩雲亦零落人間。庚子之役，與聯軍元帥瓦德斯辦外交，玻璃廠之國粹，賴以保存。瓦德斯者，德意志雄主推轂之臣，乃慕彩雲之風流，詔入禁內，常策駿馬，出入宮門。是故人又歎之曰，‘曾臥龍牀者。’又聞任長嘗充彩雲譯官；今彩雲老矣，神女生涯，令人有尊前白髮之感耳。’

“吾父聞至此，不覺鼓掌而歎曰，‘然則此人亦名留青史矣。’

“吾父思久之，私謂，‘此一粉頭耳，計今夕車所停二十餘處，顧曲之人，何止半百。一人一金，已足吾一歲之需。思吾女細腰已長成，容貌勝此女多多，吾何不攜來，令學歌舞，吾何愁不爲封翁？他日吾女或亦名垂竹帛，正未可料。’

“其歲，挈余至申江，託余於一蘇州婦人，命余呼之爲母。明年，余藝成，始知命薄而背人搵淚也。吾父得資，僅足度日及吸煙之費。吾父常念余孤苦，欲贖余歸，

初余落籍，吾父僅收四十金，而是時余身價已漲至三千，吾父何處得金贖吾，唯有忍淚吞聲而已。

“更一年，吾父一貧如故，來申欲一見余面，假母亦不見許。吾饑不加食，寒不加絮。房中有侍兒曰阿崔，容態潤媚，客多悅之，常與我商量曰：‘身為女子，薄命如斯，止得強顏歡笑，如遇性情中人，即可事之；不必富人，亦不必才子。’

“余思其言有至理，然而余視過客，無一善裔，正如過客之視余，無一貞靜之人也。

“逾日，有廣東胡別駕，慨然以四千金為余脫籍。余喜不自勝，以為從此可報父恩於萬一；豈知余出苦海，而吾父已歿數月，亦實命不猶也已。吾夫帶余來香港，家人與我均無緣分。我身世至此，雖欲上順翁姑，下懷弟妹，而翁姑弟妹，咸以我為外江妖怪。吾夫又日日虛詞詭說，視我為一玩具：既不得家庭之樂，豈有人生之趣？我委頓牀枕之日，即秋扇見捐之時。我在雲和雖貧，或有鄉人愍我，今即一下堂倡女，誰復能一顧耶？”

姬言畢，於燈下重理其麻，續曰：“吾今日日為店家

壓麻爲線，可得少資自贍，亦不欲怨天尤人，但怨命耳！”

眉娘聽嫗言，低鬟垂淚久之，婉語慰嫗曰：“嫗勿憂，吾聞天無絕人之理，吾當爲奴婢，覓一棲身之所，然後助嫗度日，接歡笑。”

嫗聞言喜極，抱眉娘哭曰：“謝上蒼憐我也。”

眉娘乃傭身於煙館，夕宿嫗家。忽一日，眉娘見獨孤生翻然而至，踞榻捉一煙客，徐喻之曰：“吾四方覓汝久矣，汝非蔣少軒之友乎？何以始謀其財，繼害其命，而終奪其去也？”

煙客驚震，跪於地曰：“吾知罪過。吾與少軒在東陽讀書，甚相友愛。吾之所以至今日窮無所依者，均聽信其妻之言耳。今其妻已嫁一司令官，亦少軒同學。吾今殊追悔前此所爲，望饒命也。”

生卽出劍割其兩耳，縱之去。時坐客皆欷歔感歎；眉娘遂出拜生，生喜眉娘無恙。煙館主人備聞生及眉娘之事，慕生之義，而歎眉娘之苦，主人遂請於生及嫗，收眉娘爲髮妻。後眉娘兒女成羣，遇嫗如己母。

生爲其友復讎之後，喜眉娘有託，卽赴邊州，旣見周大，問阿蕙何在？

周大曰：“嫁矣。”

生曰：“無所苦否？”

周大淚漣漣答曰：“嫁一木主耳。”

生叩其詳。周大曰：“初阿蘭去後，姨氏卽將阿蕙許嫁梁姓外孫，而不與阿蕙言其事。今春過門之期將至，始具言於阿蕙，阿蕙故婉順，不逆姨氏意。詎知阿蕙嫁前數日，梁氏子發癆而卒。

“姨氏問阿蕙意旨向背，阿蕙曰，‘旣許於前，何悔於後？’

“姨氏喜曰，‘善。汝若不嫁至其家，卽吾門亦無人過問。’

“阿蕙遂依期出嫁，吾亦隨往。其家故巨宅，先見一老蒼頭，抱木主出，接阿蕙至禮堂，紅燈綠彩；阿蕙扶持女，并木主行婚禮旣畢。旋過鄰廳，卽其夫喪屋也，四顧一白如雪。其姑乃將縞素衣物，親爲阿蕙易之，阿蕙卽散髮跪其夫靈前，慟哭盡禮，吾不忍久視。旣歸，常

念阿蕙幽閑貞靜，今世殆若鳳毛麟角。阿蕙時一歸省姨氏，言翁姑視之甚厚。未嘗言及身世。如阿蕙者，復何入也？”

周大言訖，生默不一言，出腰間劍令周大焚之，如焚紙焉。自後粵人亦無復有見生及周大者云。惟阿蕙每於零雨連綿之際，念其大父，阿姊，獨孤公子不置耳。

此書曾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上海出版的甲寅雜誌第一卷第八號上發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刊印絳紗記焚劍記合本。一九二二年三月章行編入名家小說，仍由亞東印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盧冀野編入曼殊說集。現根甲寅雜誌輯錄。

此
页
空
白

碎 簪 記

余至西湖之第五日，晨餐甫罷，徘徊於南樓之上，鐘聲悠悠而逝。遙望西湖風物如恆，但與我遊者，乃不同耳。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獨遊者九次，共曇諦法師一次，共法忍禪師一次，共鄧繩侯，獨秀山民一次，今卽同莊湜也。

此日天氣陰晦，欲雨不雨，故無遊人；僅有二三采菱之舟，出沒湖中。余忽見楊縷毵毵之下，碧水紅蓮之間，有扁舟徐徐而至。更視舟中，乃一淡裝女郎；心謂此

女遊興不淺，何以獨無伴侶？移時，舟停於石步，此女風致，果如仙人也！至旅邸之門，以吾名字叩闔者，闔者肅之登樓。余正駭異，女已至吾前，盈盈爲禮，然後赧然言曰：“先生幸恕唐突。聞先生偕莊君同來，然歟？”

余漫應曰：“然。”

余曰：“妾爲莊君舊友，特來奉訪。敬問先生，莊君今在否？”

余曰：“晨朝策馬自去，或至靈隱，天竺間，日暮歸來，亦未可定。君有何事？吾可代達也。”

爾時女若有所思，已而復啓余曰：“妾姓杜，名靈芳，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敬乞傳語莊君，明日上午惠過一談。但有瀆清神，良用歉仄耳。”

余曰：“敬聞命矣。”

女復含赧謝余，打槳而去。

余此際神經，頗爲此女所擾。此何故哉？一者：吾友莊滉恭慎篤學，向未聞與女子交遊，此女胡爲乎來？二者：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何由知吾名姓？又知莊滉同來？三者：此女正當綺齡，而私約莊滉於逆旅，此何等

事？若謂平素挾瑟者流，則其人儀態萬方，非也。若謂莊滉世交，何以獨來訪問，不畏多言耶？余靜坐沉思，久乃聳然曰：

天下女子，皆禍水也！

余立意既定；抵暮，莊滉歸，吾暫不提此事。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六號室客共幾人？”

曰：“母女并婢三人。”

曰：“從何處來？”

曰：“上海。”

曰：“有幾日住？”

曰：“飯後乘快車去。”

余思此時即使莊滉趨約，亦不能及。又思此亦細事，吾不語莊滉，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

又明日爲十八日，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并觀三牛所牽舟，莊滉倦不果行。迄余還已燈火矣，余不見莊滉，問之闈者。闈者云其於六句鐘得一信，時具晚膳，獨坐不食，須臾外出，似有事也。

余卽往覓之，沿堤行至斷橋，方見莊湜，臨風獨盼。余曰：“露重風多，何爲不歸？”

莊湜不余答，但握余手，順步從余而返。至旅邸，余罷甚，卽就寢，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

余至夜半忽醒，時明月侵簾，余披衣卽簾下窺之，湖光山色，一一在目，此景不可多得。余欲起莊湜同觀，正衣步至其榻，榻空如也。余卽出樓頭覓之；時萬籟俱寂，瞥眼見莊湜枯立欄前。余自後憑其肩，藉月光看其面，有無數濕痕。

余問之曰：“子何思之深耶？”

莊湜仍不余答，但悄然以巾掩淚。余心至煩亂，不知所以慰之，惟有強之就榻安眠。實則莊湜果能安眠否，余不知之，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

翌朝，余見莊湜面灰白，雙目微紅，食不下咽，其心似曰：“吾幽憂正未有艾。吾殆無機復吾常態，與畏友論湖山風月矣。”

飯罷，余莊容語之曰：“子自昨日神色大變，或有隱恫在心，有觸而發；未嘗與吾一言，何也？試思吾與子交

厚；昨夜觀子情況，使吾與子易地而處，子情何以堪？”

此時余反覆與言，終不一答。余不欲擾其心緒，遂與放舟同遊，冀有以舒其憂鬱，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余思莊湜天性至厚，此事不欲與我言者，必有難言之隱。昨日聞者所云得一信，甯非女郎手筆？吾不欲與莊湜提女子事者，因吾知莊湜用情真摯，而年鬢尚輕，恐一失足，萬事瓦解。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今茲據此情景，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有莫大關係。吾老於憂患矣，無端爲莊湜動我纏綿悱惻之感，何哉？

余同莊湜既登孤山，見‘碧晴國’人數輩，在放鶴亭游覽。

忽一碧晴女子高歌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

女歌畢，即聞空谷作回音，亦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

時一青年繼曰：“Oh! you kid!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

空谷作抗音如前。遊人均大笑，余見莊湜亦笑；然而強笑不歡，益增吾悲耳。

連日天晴湖靜，余出必強莊湜同行。余視莊湜愁潮稍退，漸歸平靜之境。然莊湜弱不勝衣，如在大病之後；余則如泛大海中，但望海不揚波，則吾友之心，庶可收拾。

一日，莊湜忽曰：“吾騎馬出遊之日，曾有老人覓我否？”

余即曰：“彼日覓子者，非老人，乃一女郎。”

莊湜愕視余曰：“女子耶？彼曾有何語？”

余始將前事告之，並問曰：“彼女子，何人也？”

莊湜思少間，答曰：“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

余曰：“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擾子遊興，故未言之。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吾思書必爲彼女子所寄。然耶？否耶？”

莊湜急曰：“否。乃叔父致我者。”

余又問曰：“然則書中所言，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

莊湜曰：“彼女過訪，實出吾意料之外。君言之，我始知之。”

余又問曰：“如彼日子未外出，亦願見彼女子否？”

莊湜曰：“不願之。”

余又問曰：“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彼老人，何人也？”

莊湜曰：“恐吾叔父來遊，不相值耳。”

亡何，秋老冬初，莊湜束裝歸去。余以腸病復發，淹留湖上，或觀書，或垂釣，或吸呂宋煙，用已吾炭；實則腸疾固難已也。

他日，更來一女子，問莊湜在否？

余曰：“早已歸去。”

余且答且緝瞻之，則容光靡豔，丰韻娟逸。正盈盈十五之年也。女聞莊湜已歸，卽惘惘乘軒去。余沉吟歎曰：“前後訪莊湜者兩人，均麗絕人寰者也。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然二人均以不遇莊湜，憂形於色，則莊湜必爲兩者之意中人，無疑矣。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

又思：莊滉曾言不願見前之女子。今日使莊滉在者，願見之乎？抑不願見之乎。吾今無從而窺莊滉也。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唯情耳。莊滉宵深掩淚時，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特其情史，未之前聞。余又深信莊滉心無二色。昔人有言：“一絲既定，萬死不更。”莊滉有焉。今探問莊滉者，竟有二美，則莊滉之不幸，可想而知。哀哉！恐吾良友，不復永年。故余更曰：

天下女子，皆禍水也！

半月，余亦歸滬。行裝甫卸，即訪莊滉。其嬖云：“滉日來忽發熱症，現住法國醫院。”

余馳院視之。莊滉見余，執余手，不言亦不笑。余問之曰：“子病略愈否？”

莊滉但點首而已。余撫其額，熱度亦不高。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故余亦無言，默坐室內，可半句鐘，見莊滉閉睫而臥。適醫者入，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醫者謂其病症甚輕，惟前經受傷頗重，并囑余不必與談往事。醫者既行，余出表視之，已八句鐘

又十分矣。余視滉仍貼然而睡，起立欲歸。方啓扉，滉忽張目向余曰：“且勿遽行。正欲與君作長談也。”

余曰：“子宜靜臥，吾明晨再至。”

滉曰：“吾事須今夕告君。君請坐，吾得對君吐吾衷曲，較藥石爲有效驗。吾見君時，心緒已寧，更有一事：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約於九句鐘來院。吾向醫者言明，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於吾爲第一見，故吾求君陪我；或吾辭有不達意者，君須助我，君爲吾至親愛之友，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顧此子向未謀面，今夕相逢，得君一證吾心迹，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異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於事滋佳。”

滉且言且振作其精神，不似帶病之人，余心始釋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實生平所未經。蓋男女慕戀，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繼念滉今以一片真誠求我，我何忍却之。余復默坐。

少間，女郎已至，駐足室外。滉略起，肅之入，余鞠躬與之爲禮。滉肅然言曰：“吾心慕君，爲日非淺。

今日始親芳範，幸何如也。”

此際女郎雙頰爲酡，羞赧不知所對。莊湜復曰：“在座者，卽吾至友曼殊君，性至仁愛，幸勿以禮防爲隔也。”

女始低聲應曰：“知之。”

莊湜曰：“吾無時不神馳左右。無如事多乖忤，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實不得已。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

女復應曰：“知之。”

莊湜曰：“余遊西湖之日，接叔父書，謂聞人言，君受聘於林姓，親迎有日，然歟。”

女容色慘沮，而顛聲答曰：“非也。”

莊湜繼曰：“如此事果確者，君將何以……？”

語未畢，女截斷言曰：“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也”

莊湜心爲摧折，不復言者久之。

女忽問曰：“妾中秋侍家母之錢塘觀潮，令叔已知之耶？”

莊湜曰：“或知之也。”

女曰：“妾湖上訪君未遇，令叔亦知之耶？”

莊湜曰：“惟吾與曼殊君知之耳。”

女曰：“令叔今去通州，何日歸耶？”

莊湜曰：“不知。”

女郎至此，欲問而止者再已而嚙嚙問曰：“君與蓮佩女士曾見面否？與妾同鄉同塾，其人柔淑堪嘉也。”

莊湜曰：“吾居青島時，曾三次見之，均吾嬖紹介。”

女曰：“君偕曼殊君遊湖所在，是彼告我者。彼今亦在武林，未與湖上相遇耶？”

莊湜曰：“且未聞之。”

此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子行後，果有女子來訪。”

女驚向余曰：“請問先生，得毋密髮虛鬢，亭亭玉立者歟？”

余曰：“是矣。”

莊湜聞言，淚盈其睫。女郎驟然就榻，執莊湜之手，泫然曰：“君知妾，妾亦知君。”言次，自拔玉簪授莊湜

曰：“天不從人願者，碎之可爾！”

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余視表此時剛十句鐘矣，余乃勸女郎早歸。俾莊湜安歇。女郎默默與余握手，遂淒然而別。嗟乎！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亦即會晤之終也！

余既別莊湜，靈芳二人而歸，輾轉思維，終不得二子真相。莊湜接其叔書，謂靈芳將結縈他姓，則心神驟變，吾親證之，是莊湜愛靈芳真也。余復思靈芳與莊湜晉接時，雖寥寥數語，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情波，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其手心熱度頗高，此證靈芳之愛莊湜亦真也。據二子答問之言推之，事或爲其叔中梗耳。莊湜云與蓮佩凡三遇，均其嬸氏引見，則蓮佩必爲其叔嬸所當意之人。靈芳問我，‘密髮虛鬟，亭亭玉立’；此八字者，舍湖上第二次探問莊湜之女郎而外，吾固不能遽作答辭也。然則所謂蓮佩女士者余亦省識春風之面矣。第未審莊湜亦愛蓮佩如愛靈芳否？蓮佩亦愛莊湜如靈芳否？既而余愈思愈見

無謂，蓋此乃莊湜之情關玉局，並非屬我之事也。又奚可以我之理想，漫測他人情態哉？余乃解衣而睡，遂入夢境。顧夢境之事，似與真境無有差別。但以我私心而論，夢境之味，實長於真境滋多，今茲請言吾夢：

夢偕莊湜，靈芳，蓮佩三子，從錦帶橋泛棹裏湖，見四圍荷葉，已殘破不堪，猶自戰風不已。時或瀉其淚珠，一似哀訴造物；余憐而顧之，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吾非乞憐於爾，爾何不思之甚也？”

將至西冷橋下，靈芳指水邊語蓮佩曰：“此數片小花，作金魚紅色者，亦楚楚可人。先吾親見之而開，今吾復親見之而謝，此何花也？”

蓮佩曰：“吾未識之，非蘋花耶？”

莊湜轉以問余，余曰：“此與蘋同種而異類，俗名‘鬼燈籠’，可爲藥料者也。”

言時，已過西冷橋，靈芳，蓮佩忽同聲歌曰：“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

俄而歌聲已杳，余獨臥胡床之上，窗外晨曦在樹，曉風新夢，令人惘然。

余飯後，復至醫院，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二當贈莊滉。莊滉靜臥榻上，昨夕之事，余不欲重提隻字，乃絮論湖上之遊；明知此於莊滉爲不入耳之言，然余不得不如是也。余見昨夕女所遺簪，猶在枕畔，因謂莊滉曰：“此物子好自藏之。”

莊滉開眸微視，則搖其首。余爲出其巾裹之，置枕下。

已而莊滉向余曰：“吾孀晨朝來言，吾叔將歸，與吾同居別業。”

余曰：“令叔年幾何？”

莊滉曰：“六十一。”繼曰：“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然吾心愛靈芳，正如愛吾叔也。”

余順問曰：“靈芳之兄何人也？”

莊滉曰：“吾同學，而肝胆照人者也。”

余曰：“彼今何在？”

曰：“瑞士。”

余曰：“有書至否？”

曰：“有，書皆爲我與靈芳之事者。”

余曰：“云何？”

曰：“勸我邀求阿嬪，早訂婚約。但吾嬪之意，則在蓮佩。”

余曰：“蓮佩何如人耶？”

曰：“彼爲吾嬪外甥，幼工刺繡，兼通經史，吾嬪至愛之。”

余卽接曰：“子亦愛之如愛靈芳耶？”

莊湜歎而答曰：“吾亦愛之如吾嬪也。”

余曰：“然則二美并愛之矣。”

莊湜復歎曰：“君思‘弱水三千’之義，當識吾心。”

余曰：“今問子，心所先屬者阿誰？”

曰：“靈芳。”

余曰：“子先覲面者爲蓮佩，而先屬意者乃靈芳，其故可得聞歟？”

曰：“前者吾遊京師，正袁氏欲帝之日。某要人者吾故人也，一日，招我於其私宅酒闌，出文書一紙，囑余譯以法文。余受而讀之，乃通告列國文件，盛載各省

勸進文中之警句，以證天下歸心袁氏。余以此類文句，譯成國外之語，均虛妄怪誕，諂諛便辟之辭，非余之所能勝任也，於是敬謝不敏。某要人曰，‘子不譯之，可；今但懇子聯名於此，願耶？’余曰‘余非外交官，又非元老，何費署區區不肖之名？’遂與某要人別。三日，有巡警提余至一處，余始知被羈押。時杜靈運爲某院祕書，聞吾爲奸人所陷，鼎力爲余解免，事後棄職，周遊大地，今羈瑞士。靈運弱冠失父，偕靈芳遊學羅馬四年，兄妹俱有令名者也。當余新歸海上，偕靈運卜居湧泉路，肥馬輕裘與共。靈運將行，余與之同撮一小影，爲他日相逢之券。積日靈運微示其賢妹之情，拊余肩而問曰，‘亦有意乎？’余感激幾於泣下。其時吾心許之，而未作答詞焉。吾思三日，乃將靈運之言聞於叔孀，叔孀都不贊一辭，吾亦置之不問。一日，靈運別余，蕭然自去。靈運情義，余無時不深念之；顧雖未見其妹之面，而吾寸心注定，萬劫不能移也。”

余曰：“子既愛之，而不願見之，是又何故？”

莊滉曰：“始吾不敢有違叔父之命也。”

余曰：“佳哉，爲人子姪，固當如是。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亦以子天真誠篤，一經女子眼光所攝，萬無獲免。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至，非猜薄靈芳明矣。吾今復有一言進子，以常理度之，令叔必爲子安排妥當；子雖初心不轉，而蓮佩必終屬子。子若能急反其所爲，收其嚮靈芳之心，移向蓮佩，則此情場，易作歸宿；而靈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不然者，異日或有無窮悲慨。子雖入山，悔將何及？”

余言至此，莊湜面色頓白，身顫如冒寒。余頗悔失言，然而爲莊湜計，舍此再無他言可進。余待莊湜神息少靖，乃去。

數日，其叔嬀果挈莊湜居於江灣之別業。余往訪之，見其叔手東萊博議一卷，坐籐椅之上，且觀且搖其膝。

莊湜引余至其前曰：“阿叔，此吾友曼殊君，同吾遊武林者也。”

其叔聞言，乃徐徐脫其玳瑁匡大眼鏡，起立向余

略點其首，問曰：“自上海來乎？”

余曰：“然。”

又曰：“吾聞汝足跡半天下，甚善，甚善。今日天色至佳，汝在此可隨意遊覽。”

余曰：“敬謝先生。”

時侍婢將茶食呈於籐几之上。莊滉引余坐定，其叔勸進良殷，以手取山楂糕，糖蓮子分余，又分莊滉。余密覘其爪甲頗長，且有黑物，藏於爪內；余心謂墨也，彼必善爪書。

茶既畢，莊滉導余觀西苑。

余且行且語莊滉曰：“令叔和藹可親。子試自明心迹，於事或有濟也。”

莊滉曰：“吾叔恩重，所命靡不承順。獨此一事，難免有逆其情意之一日；故吾無日不耿耿於懷。迹吾叔心情，亦必知之而憐我。特以此屬自由舉動，吾叔故謂蠻夷之風，不可學也。”

爾時隆隆有車聲。莊滉與余卽至苑門。車門既啓，一女子提其鐵鞵下地，余靜立瞻之，乃瀟存湖上之第二

女郎也。女一視余，卽轉目而視莊湜，含嬌含笑，將欲有言。余知莊湜中心已戰慄，但此時外貌矯爲鎮定。

女果有言曰：“聞玉體有客，今已平善耶？”

莊湜曰：“謝君見問，癒矣。”

女曰：“吾前歸自青島，卽往武林探君，不料君已返滬。”言至此，迴其清盼而問曰：“曼殊先生歸幾日矣？”

余曰：“歸已六日。”

女少思，已而復問莊湜曰：“湖上遇靈芳姊耶？”

莊湜曰：“彼時適外出，故未遇之。”

女急續曰：“然則至今亦未之見面耶？”

此語似夙備者。

斯時莊湜實難致答，乃不發一言。女凝視莊湜，而目中之意，似曰：“枕畔贈簪之事，吾一一知之矣！”

少選，侍婢請女入。余同莊湜往草場中，徘徊流盼，忽而莊湜顏色慘白，凝立不動；余再三問之，始曰：“余思及蓮佩前此垂愛之情，及阿嬭深恩；而吾今茲愛情所嚮，乃乖忤如是，中心如何可安？復悟君前日訓迪之言，

吾心房碎矣！”

余見莊滉憂深而言婉，因慰之曰：“子勿戚戚弗甯。容日吾當代子陳情於令叔，或有轉機，亦未可料？”

實則余作此語，毫無把握。然而溺於愛者，乃同小兒，其視吾此語，亦如小兒聞人話餅，莊滉又焉知余之所惴惴者耶？

余辭莊滉歸，中途見一馬車，警然而過；車中人卽蓮佩也，其眼角頗紅。余心歎此女實天生情種，亦橫而不流者矣。方今時移俗易，長婦婉女，皆競侈邪，心醉自由之風。其實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貨，亦猶男子借愛國之義，而謀利祿。自由之女，愛國之士，曾遊女市僧之不若，誠不知彼輩性靈果安在也？蓋余此次來滬，所見所聞，無一賞心之事。則舊友中不少懷樂觀主義之人。余平心而論，彼負抑塞磊落之才，生於今日，言不救世，學不匡時，念天地之悠悠，唯有強顏歡笑，情鬱於中，而外貌矯爲樂觀。迹彼心情，苟謂諸國老獨能關心國計民生，則亦未也。

迄余行至黃浦，時約十句鐘，捫囊只有銅板九枚。

心謂爲時夜矣，復何能至友人住宅。昔余羈異國，不能謀一宿，乃往驛路之待客室，吸烟待旦；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余逕至一報館，訪某君。某君方埋首亂紙堆中，持管疾書，見女笑曰：“得毋謂我下筆千言，胸無一策者耶？”

余曰：“此不生問題者也。夜深吾無宿處，故來奉擾。”

某君曰：“甚善 吾有烟榻，請子先臥，吾畢此稿，卽來共子聚談。吾每日以‘勳爵勳爵，入閣入閣’諸名詞見累，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

余問曰：“子於何時就寢？”

某君曰：“明晨五六句鐘始能就寢。子不知報館中人，一若依美國之起臥爲準則耶？”

余曰：“然則聽我去睡。明晨五六句鐘，適吾起時也。”

某君曰：“子自臥，吾自爲文。”余乃和衣而睡。

明晨，余更至一友人家 友人顧問余曰：“子冬衣猶未剪裁，何日返西湖去？”

余曰：“未定”

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子取用之”

余接金，卽至英界購一表，計七十圓。意離滬時以此表還贈其公子上學之用，亦達其情。余購表後，又購呂宋烟二十元之譜，卽返向日寄寓友人之處。

翌日，接莊滉箋，約余速往。余既至，莊滉卽牽余至臥室，細語余曰，吾孀明日往接蓮佩來此同住；吾今殊難爲計，最好君亦暫寓舍間，共語晨夕。若吾一人獨居，彼必時來纏擾。彼日吾冷然對之，彼悵惘而歸，吾知彼必有微言陳於吾孀也。”

余曰：“尊孀尙有何語？”

莊滉曰：“此消息得之侍婢，非吾孀見告者。”

余曰：“余一週之內，須同四川友人重赴西湖，愧未能如子意也。”

莊滉曰：“使君住此一週亦佳；不然者，吾唯有逃之一法。”

余卽曰：“子逃向何處？”

莊滉曰：“吾審思，如事迫着，吾唯有約靈芳同往蘇”

州，或長江一帶商埠。”

余曰：“靈芳知子意否？”

莊湜曰：“病院一別，未嘗再見，故未告之。”

余曰：“善，余來陪子住，細細商量可也。子若貿然他遁，此下下策，余不爲子取也。”

余是日卽與莊湜同居；其叔孀遇余，一切殷懃，余甚感之。

明日，蓮佩亦遷來南苑，所攜行李，甚簡單，似不久住也者。余見莊湜與蓮佩每相晤面，亦不作他語，但莞爾示敬而已。有時見蓮佩竚立廳前，莊湜則避面而去，蓮佩故心知之，而無如何也。

一日天陰，氣候頗冷，余同莊湜閒談書齋中，忽見侍婢捧百葉水晶糕進曰：“此燕小姐新製，囑饋公子并客。”

莊湜受之。侍婢去未移時，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問起居。莊湜此時無少驚異，亦不表殷勤之貌，但曰：“多謝點心。請燕小姐坐近爐次，今日氣候甚寒也。”

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乃斂裾坐於爐次，蓋服西裝

也。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披其領角，束桃紅領帶，狀若垂巾；其短裙以墨綠色絲絨製之；着黑長襪，履十八世紀流行之烏，乃玄色天鵝絨所製，尖處結桃紅Ribbon；不冠，但虛翳其髮，兩耳飾鑽石作光，正如烏雲中有金星出焉。

余見莊滉危坐，不與之一言，余乃發言問曰：“燕小姐，嘗至歐美否？”

蓮佩低鬟應曰：“未也。吾意二三年後，常往歐洲一弔新戰場。若美洲，吾不願往，且無史跡，可資憑睇。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爲要義，常曰，‘Two dollars is better than one dollar.’ 視吾國人，直如狗耳，吾又何顏往彼都哉？人謂美國物質文明，不知彼守財虜，正思利用物質文明而使平民日趨於貧。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氣，不能買者。早爲彼輩吸收盡矣！’此語一何沉痛耶？”

言已，出素手加煤於爐中，莊滉乘間取書自閱。蓮佩加煤既已，遂辭余兩人，迴身斂裾而去。

余語莊滉曰：“斯人恭讓溫良，好女子也。”

莊湜愁歎不語。余乃易一新呂宋屐吸之，未及其半，莊湜忽拋書語余曰：“此人於英法文學，俱能道其精義，蓋從蘇格蘭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五年有半，匪但容儀佳也。此人實爲我良師。吾深恨相逢太早，至反不願見之，嗟夫，命也！”

莊湜言時，含淚於眶。頃之，謂余曰：“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其兄久無書至，吾正憂之。”

余曰：“可。”

遂同行。至巴子路，問其婢，始知靈芳母女，往崑山已數日，乃悵悵去之。比歸別業，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探懷出一函，呈莊湜曰：“是靈芳姊手筆，告我云已至崑山，不日返也。”

翌日，天氣清明，飯罷，莊湜之嬖命余等同遊。其別業舊有二車。此日二車均多添一馬，成雙馬車。是日，蓮佩易紫羅蘭色西服；余等既出，途中行人，莫不舉首驚望，以蓮佩天生麗質，有以惹之也。甫至南涼路，日已傍午，余等乃息於春申樓，進午餐焉。當余等憑欄俯視之際，余見靈芳於馬路中乘車而過，靈芳亦見余

等；但莊湜與蓮佩並語，未之見。余亦不以告之。餐罷，即往惠羅彙司諸肆購物，以蓮佩所用之物，俱購自西肆者。是日，蓮佩倍覺欣歡，乃益增其媚。莊湜即奉承嬸氏慈祥顏色，亦不云不樂。余即類星輅隨員，故無亦增減於胸中。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管四枝，贈莊湜一雙，贈余一雙；觀劇之雙眼鏡二，莊湜一，余一。諸事既畢，即往徐園，而徐家匯，而梁園，而崔圃。遊興既闌，莊湜請於其嬸曰：“今夕不歸別業，可乎？”

其嬸曰：“不歸，固無不可。但旅館太不潔淨。”

莊湜曰：“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頗有幽致。如阿嬸願之，吾今夕當請阿嬸觀泰西歌劇。”

其嬸即曰：“今夕聞歌，是大佳事，但汝須恭請燕小姐爲我翻譯。”

莊湜曰：“善。”

嚮晚，余等遂往博物院劇場；至則泰西仕女雲集，蓋是夕所演，爲名劇也。蓮佩一一口譯之，清朗無異臺中人，余實驚歎斯人靈秀所鍾。余等已觀至兩句鐘之久，而蓮佩猶滔滔不息。忽一烏衣子弟登臺，怒視坐上

人，以悽麗之音言曰：

“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 I neit' er know nor want. I know Gods love, and that is not weak or mild. That is hard even unto the terror of death; it offers caresses which leave wounds. What did God answer in the olive grove, wh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gony, and prayed and prayed: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Di! He ta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is mouth? No, child;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depth.”

蓮佩至此忽停其懸河之口，莊湜之孀問之曰：“何以不譯？”

再問而蓮佩已呆若木鷄。

余與莊湜俱知蓮佩爾時，深爲感動。但莊湜之孀，以爲優人作狎辭，卽亦不悅，遂命余等歸於旅邸。旣歸余始知是日爲蓮佩生日也。

明日凌晨，蓮佩約莊湜共余出行草地中。行久之

蓮佩忽以手輕扶莊湜左臂，低首不語，似有倦態，梨窩微泛玫瑰之色。莊湜則面色轉白，但仍順步徐行。比至廊際，余上階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謂莊湜曰：“晨餐尙有一句半鐘，秀濟暫歇於此。子聽鳥聲乎？似云：將卒歲也。”

蓮佩聞余言，引領外盼，已而語莊湜曰：“汝觀郊外木葉，半已零墜，飛鳥且絕迹，雪景行將凍於吾人睫畔。”

且言且注視莊湜，奈莊湜一若罔聞，拈其表鍊，玩弄不已。

余忽見有旅客手執球網，步經客室而去，余亦隨之往觀。已有二女一男，候此人於草地。余觀彼四人擊網球，技甚精妙，余返身欲呼莊湜，蓮佩同觀。豈料余至客室，則見莊湜猶癡坐梳花椅上，目注地氈，默不發言。蓮佩則偃身於莊湜之右，披髮垂於莊湜肩次，哆其脣櫻，睫間頗有淚痕，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此絲巾已爲淚珠濕透。二人各知余至。蓮佩心中以謂：“吾今作是態者，雖上帝固應默許。吾鍾吾愛，無不可示人者。”

而莊湜此時，心如冰雪。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必非無因；顧蓮佩芳心不能諒之。讀者或亦有以怨蓮佩之處 在莊湜受如許溫存脈態，中心亦何嘗不碎；第每一思念‘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之句，卽亦凜然爲不可侵犯之男子耳。

余問莊湜曰：“尊嬪睡醒未？”

莊湜微曰：“吾今往謁阿嬪。”

遂藉端而去。

蓮佩卽起離椅，就鏡臺中理其髮，而後以絲巾淨拭其鬢。余心中甚爲蓮佩淒惻，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

迄余等返江灣，莊湜頻頻歎喟，復時時詰侍婢。是夕余至書齋覓書，乃見莊湜含淚對燈而坐，余卽欲坐其身畔，正欲覓辭慰之。莊湜淒聲語余曰：“靈芳之玉簪碎矣！”

余不覺驚曰：“何時碎之？何人碎之？”

莊湜曰：“吾俱不知。吾歸時卽枕下取觀，始知之。”

莊湜言已，嗚咽不勝。

適其時蓮佩亦至，立莊湜之前問曰：“君何謂而哭也？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幸相告也。”

百問不一答。蓮佩固心知其哭也爲彼，遂亦卽莊湜身畔，掩面而哭。久之，侍婢扶蓮佩歸臥室。余見莊湜戰慄不已，知其病重矣，卽勸之安寢。

明晨，余復看莊湜，莊湜見余，如不復識，但注目直視，默不一言。余卽時請謁其叔，語以莊湜病症頗危；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冀有以助靈芳于毫末。

其叔怒曰：“此人不聽吾言，狂悖已甚。煩汝語彼：吾已碎其玉簪矣。此人年少任情，不知：‘衞女不貞，衞士不信’，古有明訓耶？”

言已，就案草一方交余曰：“據此人病狀，乃肝經受邪之證。用人參，白芍，半夏，各三錢；南星，黃連，各二錢；陳皮，甘草，白芥子，各一錢；水煎服，兩三劑則癒。煩爲我照料一切。”言時浩歎不置。

余接方嗒然而退，招侍婢往藥局配方。侍婢低聲語余曰：“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事甚怪。主母戒勿洩言於

公子。”

余卽問曰：“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

侍婢曰：“吾今早始見之，蓋以小刃自斷其喉部也。”

余曰：“萬勿告公子。汝速去取藥。”

及余返莊湜臥內，莊湜面發紫色，其脣已白，雙目注余面不轉。

余問：“安否？”

累問，莊湜都如不聞。余靜坐室中，待侍婢歸。莊湜忽而搖首歎息，一似知蓮佩昨夕之事者，然余心料無人語彼，何由知之。忽侍婢歸以藥付余，復以一信呈莊湜。莊湜觀信既已，卽以授余，面色復變而爲青。余側身撫其肩；莊湜此時，略下其淚，然甚稀疎。余知此乃靈芳手筆，顧今無暇閱之。更遲半句鐘，侍婢將湯藥而進，莊湜徐徐服之，然後靜臥。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覽之。信曰：

湜君足下：

病院相晤之後，銀河一角，咫尺天涯。每思隆情盛意，即亦點首太息而已。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前日趨叩高齋，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昔日遺簪，乃妾請於令叔碎之，用踐前言者也。今玆玉簪既碎，而吾初心易矣。望君勿戀戀細弱，須一意憐愛蓮姑。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有如皦日。復望君順承令叔孀之命，以享家庭團圓之樂，則薄命之人，亦堪告慰。嗟乎！但願訂姻緣於再世，盡燕婉於來生，自玆訣別，夫復何言？靈芳再拜。

余觀竟：一歎莊湜一生好事已成逝水；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而靈芳此後情境，余不暇計及之矣。莊湜忽醒而吐，余重復搓其背。莊湜吐已，語余曰：“靈芳絕我，我固諒之，蓋深知其心也。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然而……”

言至此，咽氣不復成聲。余即扶之而臥，直至晚上，都不作一言。余囑侍婢好好看視，冀其明日神識清爽，

即可仍圖歡聚 余遂離其病榻，歸寢室 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亦唯有靜坐吸煙，聯吸十餘枝，始解衣而睡，出新表視之，不覺一句半鐘 余甫合眼，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望之，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而啓余曰：“公子氣斷矣！”

余急起趨至其室，按莊滉之體，冷如冰霜。少間，其叔孀俱至。其叔捨太息之外，無他言，唯其孀垂淚顫聲撫莊滉曰：“汝真不解事，累我至此田地。”言已復哭。

天明，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出新表典押，意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余既典得四十金，即出，乃遇一女子，其面右腮有紅痣如瓜子大；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遂問之曰：“靈姑安否？”

女含淚不答。余知不佳。

時女引余至當舖屋角語余曰：“姑娘前夕已自縊，恫哉！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故主母命我來此耳。”

余聞此語，傷心之處，不啻莊滉親聞之也。

遲三日，爲莊滉出葬之日，來相送者，則其遠親

一人、同學一人，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而殞其天年也。既安葬于衆妙山莊，余出厚資給守山者，令其時購鮮花，種於墳前；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今茲莊湜，靈芳，蓮佩之情緣既了，彼三人者，或一日有相見之期，然而難也！

此書曾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上海羣益書社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三，第四號上發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盧冀野編入曼殊說集。一九二六年六月段菴旋編入燕子山僧集。現根據新青年雜誌輯錄。

此
页
空
白

非 夢 記

吾邑汪玄度，老畫師也，其人正直，爲里黨所推。妻早亡，贖二女，長曰薇香，次曰芸香，均國色。玄度自教二女繪事。有燕生名海琴者，其父與玄度世交，因遣之從玄度學。既三年，頗得雲林之致。而生孜孜若無能也。玄度愛生如己子，欲以薇香妻之，生之父母，俱皆當意。生行年十二，遭母喪，父挈之博遊西樵。逾年歸，將爲生行訂婚之禮。不料以消渴疾卒。生惟依其嬖劉氏。後三年，玄度重以姻事聞於劉，劉意殊不屬，乃婉言

曰：“待之，待之，更三年議此，未遲也。”

一日，劉假無心之詞，問生曰：“汝愛薇香否？”

生視地不答。

劉曰：“薇香好女子也；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恐不利於汝，故爲汝辭之耳。”

生愈不語。

過四日，生得沉疾，劉百問不一答。劉心知其理，耳語之曰：“我有甥女鳳嫻，與薇香不上下，定爲汝娶之，勿戚也。薇香但善畫，須知畫者，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豈如鳳嫻家累千金，門當戶對者耶？”

生不語如故。

又過五日，生病稍痊，劉大悅，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詰朝，生徐行至燕處之室，甫入，見劉與一靚裝女郎共話。女突見生，卽起立欲避，生凝矚不轉。劉見生，慰問倍切，忽而微哂，引女郎之手，卽問生曰：“昨日點心美乎？”

生曰：“厥製滋佳。”因問所自來。

劉向女郎言曰：“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彼病

新瘥，食量必倍於汝。”

此時女郎紅上梨窩，生肅然欲退，劉止之，笑曰：“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何也？既啖人家點心，不當道謬耶？”

生如言，與女郎爲禮，女亦莞爾，盈盈下拜，此覲面之始也。停午，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生亦欣然相受。抵暮，生患又發，體中溫度，逾四十。第二日，人略清爽，復見女郎輒步溫香，捧藥而進。自是殷勤調護，彼此默不一言。

一夕，生目稍瞑，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加諸鼻端聞之：復傾首以脣櫻微微親生之顙。迄生張目而視，則女郎悄立於燈畔，著雪白輕紗衫，靡顏膩理。二人眼光頻頻相對，生中心愈覺搖搖，久之，微啓女郎曰：“阿姊悴矣。”又曰：“何事見教？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

女低鬟不應。有間，生再問曰：“孀娘安睡未？”

女又不應；然見生發問，若欣欣然有喜色，卽探懷出一嵌珠小盒授生，迴身而去。

厥後，生久不覩女郎，乃私叩阿媚曰：“前日女郎何

人也？”

阿娟笑而不答。他日又問，附耳曰：“汪家薇香，子認得未？”

既而生自念薇香貞默達禮，吾雖在病中，豈容爲我侍側；矧以香盒見貽，於禮尤悖。生不見薇香七餘，然幼小之時，知其腰纖細，髮茂密，及其雙窩動處，今日尙歷歷憶之。繼而更設一想，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非真薇香，殆阿娟紿我耳。執盒細瞻之，異常精好，凝香如故，則又明明非夢。使阿娟之言屬實，何以容髮並不符協？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綜之，此女郎非薇香，卽鳳嫻，非鳳嫻，卽薇香，舍此二人，孀娘決無遣看病榻之理。由是往復推勘，如入魔不釋，忽而急起呼曰：“阿娟，汝趣告主母，公子非薇香，卽畢生不娶也。”

數日，生似愈而非愈，劉復慰曰：“汝實自甯其神。明春爲汝娶薇香也。”

生自此日，爲狀微適。有僧名遣凡者，與生素舊，微窺其情，隨時示以般若意旨，令自開悟；而生執於濡情，疑信一半，

破夏，遣凡約生赴鼎湖，居報恩寺四十餘日，病乃弗瘳。一日，生泛舟過一橋，有二女行釣水邊，微風動裾，風致乃如仙人。生審覘之，的與垂髻時無參差，正薇香姊妹也；心躍然動不已，知阿娟之言果妄。既歸，訪之小沙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明日，晨齋畢，生謁玄度。玄度纈衣垢面，而神宇高古，方伏案作畫，畫松下一老僧，獨坐彈琴，一鶴飛下。既竟，命生爲題之，生接筆構思，少選，書一絕句曰：

海天空闊九泉深

飛下松陰聽鼓琴

明日飄然又何處

白雲與爾共無心

玄度自撚其鬚曰：“字跡類女子，然小詩可誦也。”

已而告生曰：“吾來已兩月，一二日須返里，爲先人修墓。汝輒弱，於此靜養爲宜，吾事畢卽來看汝。”

生聞言，戚然改容，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遂辭其師出門。惘惘路上，遇韋媪迎面言曰：“久未見公子，公子面容瘦峭，何也？我正有無窮之言，宜加質問，公子許我乎？”

生心滋異，迴憶媪是薇香孀母，慈祥之人也，恭謹

答曰：“惟嫗之命。”

嫗第一問曰：“頗聞人言，公子已一婚，其人麗且富也，非歟？”

生曰：“未之前聞。”

第二問曰：“公子髫齡時，與薇香甚相親愛，今公子憶念之乎？”

生曰：“深憶之。”

第三問曰：“薇香曾有何物贈公子？”

生曰：“有，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心花釵。”

第四問曰：“今猶在否？”

生曰：“珍藏之。”

最後第五問曰：“公子愛花釵，抑愛表妹之香盒耶？”

生始聳然不能爲辭，相顧良久，反問嫗曰：“嫗那由知香盒事？”

嫗不答，正卽色言曰：“薇香傾心向公子以來，匪日不思公子，密告我曰，‘不偶公子，不如無生。’我深念薇香雖貧，公子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

生從容答曰：“我心亦如薇香，此事稟父母之命，我實誓此心，天下女子，非薇香不娶也。”遂將得病受 諸事，一一白媪，媪始省劉之用心，並非公子忘懷。

生瀕行曰：“上帝在天，矢死不移吾志。”

媪曰：“佳哉，公子之言也。公子珍重千萬，我他日會令薇香見公子，望公子勿泄於人。”

生歸寺中，日思日懼，知劉果無意於薇。

一日，閑步至山門，見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知清秋亦垂盡矣。卽以此日辭遣凡歸家，遣凡勉之曰：“子有夙慧，我深信之，毋近淖約，自不沈煩惱之海，子其念之。”

生抵家，日伺韋媪之踐其前約，忽而阿娟趨至，瞪目謂生曰：“公子且登樓，有事相告。”

生果從之登樓，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遙指澤邊言曰：“公子諦視之，勿誤也。”

生引鏡臨眺，遠遠一女子，倚風獨盼，審視，赫然薇香也。俄一男子步近其前，生覺手足酥軟，墜鏡於地，阿娟扶之下樓，生幾半日不動。

阿娟乘間曰：“言之，或勿訝耶？吾見貴狀，不一次

矣。以公子不在家，未即進言於公子。前時公子見問，侍湯藥者何人，吾以爲薇香，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嫻也。表妹幽閑貞靜，愛公子罔有悛心，而薇香之爲人，公子今日殆有以見之矣。然公子當日要吾告主母，非若人不娶，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或公子未知其人底細。主母時亦有言，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然而婚姻事大，旣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則此女何得污吾公子？主母故遣表妹一見公子，以試公子懷抱，奈何公子不察，口口聲聲，謂非薇香不要。至於苦病連綿，今公子自思，豈可以金玉之質，爲街女摧折，其愆真不值薇香之一笑。公子誠能自淨其心，一依主母之命，則吾亦藉公子洪福，承迎公子，終身享有齊眉之樂。願公子審思之。”

阿娟言畢，生注目視几上書篋，默不一語。

明日，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而告生曰：“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言已遂行。鳳嫻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表兄，玉體少安耶？”

生應曰：“敬謝表妹。”

二人寂然而立，空庭落葉，二人一一聽之。鳳嫻胡生睫間似有淚痕，婉慰之曰：“望蒼蒼者祐表兄無恙。”

言已乃出。既而稍停趾，似待生發言，生果有言曰：“請表妹得閒來坐。”

鳳嫻既去，生復悄然自念；移時即啓書篋，出花釵以帨拭淚，然後裹之，呼阿娟告曰：“爲我敬還薇姑，言公子家法嚴，不容久藏此物也。”

一日，淡雲微雨，鳳嫻獨至生室，助生理浴衣。壁上有鏡，鳳嫻對鏡而坐，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獨有神悟。蓋鳳嫻生長蘇州，好繡織而談蘇州之事，間以昵辭，生但唯唯。繼而坐于生側，卷其指纖，生曰：“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

生猜之不中。鳳嫻微笑，執生之手，自脫珊瑚戒指，爲生着之；遂以靨親生脣際，欲言而止者再。乃囁嚅言曰：“地老天荒，吾愛無極。”言已，竟以軟玉溫香之身，眞生懷裏。

生自還釵之後，心緒悽愴，甚於亡國。鳳嫻備悉其事，故沾沾自喜，以爲生正在迴心轉意，徐徐輸以情款，

卽垂手而得。劉卽時時引生，同鳳嫻遊履苑中，生益灑然，覺天下無一事一物，能令其心生喜悅者。猛憶遺凡平昔所言，款款近情，殊非虛妄。作計既定，卽託病，辭劉重往鼎湖。

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頻使鳳嫻傳問，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嫻；而鳳嫻濃情蜜意，日益加切。

一日，大霧迷漫，生晨起引目望海，海沉沉無聲。久之，亦似沈吟語曰：“世人夢中，悠然自得真趣；若在日間，海闊天空，都無意味也。”

生正在垂眉閉眼，適其時微聞足音，憬然迴顧，則鳳嫻，阿娟同至。生延坐曰：“謝表妹遠道臨存。”

鳳嫻曰：“我來求教，何言謝也。”忽而愕視生曰：“表兄胡爲顏色猝變？寺中風侵人，表兄今日同吾歸乎？”

生乃凝思曰：“表妹勿爲吾憂，吾山居樂也！”

阿娟將荔枝進生，鳳嫻爲生擊之，此時各有心緒，脈脈不宣。阿娟旣退，鳳嫻含笑問曰：“有人咏荔枝壳云，‘莫道紅顏多薄命，昨宵曾抱玉郎來。’二語工乎？”

生似有所念，已乃漫應曰：“工。”

鳳嫻方欲再言，生頗踧踖；時見天際鴈羣，忽而中斷，至於遙遙不見，遂對鳳嫻脫口言曰：“累勞玉趾，良用歉仄。既承垂愛，今有至言相告：吾多病殆不能歸家，卽於寺中長蔬拜佛，一報父母養育之恩，一修來生之果。幸表妹爲白孀娘，請孀娘哀恕之。”

鳳嫻聞言，蘊淚於睫，視生曰：“表兄，此言何謂？吾豈敢傳於尊孀。須知吾身未分明，萬一尊孀聞此言，以爲吾必有所開罪於表兄，則吾與表兄，無相見之日；表兄彬彬溫藹之人，豈忍之乎？吾亦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顧其人弗端，人皆知之，表兄甯無所聞？今表兄忽以此言相示，且問吾謬戾至於何地。嗟夫，表兄傾聽之：海潮澌澌，是吾瘞身處也！”言訖，嗚咽不已。

此時情網彌天而下，生莫知所可；又見鳳嫻已清瘦可憐，竟以手扶鳳嫻，恍然凝思，既而變其詞曰：“表妹既知吾言爲有因，則必有其離世之志。表妹高義干雲，吾豈無感紉在心？適所言肆甚，須知吾心房已碎，不知爲計，還望表妹憐而恕我。表妹慎勿哭，人且來。”

鳳嫺卽曰：“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

生歛歔答曰：“自今以去，常接表妹歡笑，不得謂非上蒼所啓。”

鳳嫺此時，如石去心，復露其柔媚之態，抱生，以己頰偎生之頰，已而力加親吻，遂與生別。

生一夕聞僧言，玄度重來寶幢養病；攜燈參謁，則玄度病頗沈頓，二女并侍榻側。薇香見生入，卽避座而去，芸香垂其雙睫，似不欲視生也者。玄度視生，乃無一言。時方雨甚，韋媪堅留生宿隔院；夜已深沉，媪持燭來視，亦甚致禮敬，已而突詰生曰：“公子前此使阿娟與薇香於澤畔，公子乃忽爽其約，而遣他人替代，宜乎薇香不與之言而返，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其時吾曾謁公子之門，阿娟答言，公子已外出，公子豈知薇香憂迫之情而憐恤之耶？薇香初意，本不欲出，吾特以公子情深義重，力加勸勉，始毅然赴命耳。”

生聞言心爲一震，卽倉皇答曰：“此何日事，吾未嘗有是約也。”

媪思之，復曰：“是亦不能無問，然則花釵亦非公

觀交阿娟者耶？”

生曰：“花釵固吾親交阿娟，令返薇香。”

媪曰：“意何在也？”

生曰：“此語何能答，亦不須問。今實告吾媪，吾此來鼎湖，不久當祝髮爲僧……”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乃逆吞其淚，顫聲曰：“請囑語吾親愛之人，釵去而寸心存也。”

媪此時愀然作色曰：‘前朝公子與一送眼流眉者，相抱而泣，沙彌共見之，此曷爲而然者耶？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吾今然後知公子矣。’

媪與生對答時，薇香潛立戶外，一一俱聞之。既返，踞椅子邑，抽刀遽欲自剄，聞其父呻楚聲，則又自止，若是者三。頃之，與芸香共寢，芸香言相生儀表，決非負心之人。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猶有藕斷絲連之意，又思答媪之第一語，中心油然而暗喜，意必有人誑生；則他時二人親證，自能迴復其心。

是夜雨滴不止，生亦不能成寐，思媪之言，實出至誠。知前時所見，實薇香見給於人；愈思則愈見薇香淑

質貞亮，決其人無他遇。天明，將還釵本末陳露於媼，深自引咎，乃歸寺汲汲無歡。

無何，玄度病卒，生出資營葬於寶幢，媼遂同薇香姊妹歸鄉，生亦以劉命催歸。歸時已不見鳳嫻，生始責阿娟妄言傷正，阿娟志忑曰：“不敢，既不許吾爲知言，公子當後識耳。”

越日，劉謂生曰：“汝終日容色不悅，何也？汝須自珍重，月內我爲汝定鳳嫻爲婦，臘月涓吉成禮，百年之好，吾爲汝慶。汝前謂非薇香不娶，此汝年鬢尙輕，不曉世事。薇香德素何如，今姑勿論；使其人卓然貞白，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人且藐吾家世。我仔細迴環，所以必爲汝娶鳳嫻者，門戶計耳，非我故爲猜薄薇香。鳳嫻亦婉惠可愛，何悖於汝？今汝須靜聽吾言，勿爲他人所惑，此男兒立身之道也。”

生跪劉之前，力爭曰：“我負薇香，獨謂義何？”

劉怒曰：“汝但圖博一女子歡心，視我之言爲寤辭耶？”

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迴，時日西夕，生往敬薇香之

門；章媼肅生入，生告之故，媼令薇香庭迎。是夕，月寒霜冷，生肢體戰動，無以致辭。忽進抱薇香於懷，兩人胸際沉浮呼吸，息息皆聞。

良久，薇香迴其含頰之面，就生微歎曰：“君既迫於家庭之命，則吾又豈容違越？願自保愛，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吾銜恩戀德，以至於今者，以君或能娶我耳。不謂天心已定，何必更言？今茲猶得接君眉宇，於吾福命已足，復何憾也。”

言已，佻然以其葱纖，輕推生手，辭生而入，不欲以淚眼向生也。生惶懼而還，不知所以。

翌晨，生忽不見蹤跡，三日並無音耗。劉以薇香誘生訟於官，官乃刑鞫薇香，薇香無言，遂押薇香於女牢，生不知也。薇香顏色憔悴，不可復言，然自念爲生之故而受厄，甘也。生辭家行至虎山，盈眸寂樂，乃爲僧數十晨夕，憶薇香不已；請一村媼，潛修音問。芸香得書，辭甚瑰麗，芸香不敢泄其事，便同章媼尋生，欲生歸，一白其姊之冤。二人至欽州，值江上盜賊蠭起，劫芸香以去。媼望門乞食，薇香不知也。

先是邑中有巨富姓陳名道者，求生之畫，累年不得，厥心違怨。偶遊虎山，忽見生，即歸具稟有司，謂生與石劍儒同黨，今潛迹沙門，恐有犯上之事。時巡撫某公，素知生名，因親往寺中，與生閑談，甚敬愛之。臨行，密以實情告生，令即去。及生離山，未半日而某公捕生之緹騎發矣。

生窮寒路次，由是變易姓名，粥畫爲生。兩閱月至烟村，地去大良十數里，有老人見生行步容色可憐，款生於別館。生一夕獨坐凝思，冀伊人之入夢也。忽見鳳嫻竊步入室，容髮如舊，生驚愕欲絕。鳳嫻審視生，滅燈同坐，微微太息，然後低聲言曰：“表兄勿駭。老人吾祖也，今晨聞婢輩談客窈窕無雙，又見手筆，知是表兄。比聞官府求表兄頗急，未審何因？幸表兄不以前事告吾祖父，但未知表兄今欲何行？”

生默坐不應，鳳嫻雙手攬生，淒然下泣曰：“吾愧汝念汝，情何極也。”

已而生依所教，作書慰劉，將避地大良；鳳嫻爲生備貲甚豐，將新製鳳文之綬，親爲生束之。黎旦，生別

鳳嫻，半月得從間道達大良，止於波羅寺。寺爲明時舊構，風景大佳，生飲水讀書，狷行自喜，人間幻景，乙乙付之淡忘。僧衆尊敬之。

明年秋，有女眷遊息於寺；生瞥見一青衣，面容動靜，酷肖芸香，殷勤瞻矚，問其名居，不告。明晨，生於窗上得芸香手簡，始知薇香繫獄，媼流落無方，生魂膽俱喪；束裝歸家，鳳嫻已俟生久矣。劉請釋薇香，薇香出獄，自歸屋中，空無一人。生投書薇香，盡言爲僧及遇芸香之事，薇香披文下涕，輒思自裁。又恐貽生母子之忤，遂寄食於鄰媼，爲人繡花朵以自度。矢志不嫁人，或勸薇香，薇香不聽也。

忽一夕，生約薇香於疎星之下，以傷切之聲言曰：“父母雙亡，亦有何樂？薇香知吾言中之意乎？”

薇香俯首低聲曰：“知之。”

生曰：“善，吾愛汝心神俱切，顧運與人忤，吾兩人此生終無緣分矣。今茲汝我前事，都不必提；惟吾兩人後此之心，當如何得其歸宿，則不能不於此夜今時解決之耳。”

薇香再三歎息，乃謹容答曰：“人生爲淚，死爲魂耳。吾前此不曾謂君，毋以我累君家庭之樂乎？”

生曰：“然，事勢至是，婉戀之情當卽斷絕。然而天地綿綿；我今試問汝立志不嫁他人，亦有以教我作人不？”

薇香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女子不嫁，尋常事耳。”

生反覆與言終無動志，乃跪薇香之前，言曰：“汝不嫁人，我亦終吾身不娶。孀娘如見偕者，有死而已。”

薇香扶生於懷，言曰：“是何言耶？君殊亦未爲吾計也。須知吾之處境實不同君。君如學我，是促吾命耳。君果愛我者，舍處順而外，無第二義。望君切勿以區區爲念，承順尊孀，一不辜尊孀之恩，二不負鳳嫻之義。吾今生雖不屬君，但得見君享團圓之福，則所以慰我者，不已多乎？”言至此，以指示生曰：“有人。”

生迴望，則鳳嫻矗立於後，目光如何，生不能見，但聞鳳嫻微微一歎曰：“彼何人者？”

生枯立如石人，鳳嫻卽曰：“嚮也阿娟謂此女眼色媚人，今乃知果清超拔俗也。”

生復迴視，知薇香已去，因歎曰：“賢哉薇香乎。”

鳳嫻卽曰：“此言良信，表兄盍有以成其志耶？”

生仰天而噓，少間，問鳳嫻曰：“其言一一諦聽否？”

鳳嫻但凝睇而不答；須臾，以臉伏生胸次，言曰：“表兄愛之，固其宜矣；獨弗體尊孀之心，而云終身不娶。抑以我不肖，弗屑締盟耶？”

言時，嬌泣不止，生知不必更語，爲扶將曰歸。

明日，生接薇香書，書僅數言，生不食而泣，三詣薇香，終不復見。劉與鳳嫻極力慰解，會遣凡來訪，劉便使生經營行裝，與遣凡重遊大良，冀遣凡有以收束其心。

一日，途中見兩麗人，騎細馬而來。其前一人，顧盼不捨，其後一人，微微以目示意，令生相隨。生知是芸香，心驟喜，意此行必得薇香迹兆，足不覺隨其後而步。俄至一巨閭，邑邑徘徊，至日落，忽見韋媼出，漫向生曰：“公子佳乎？”且言在欽州遇盜，與芸香分散，月前乞食經此，託天之庇，復得與芸香相會。芸香自遭劫後，江學使以重金購得之，今卽此家女公子侍兒也。

生問薇香安居？媼言恨且歎曰：“尊孀真不諒

人”遂執生手，歎喟頻頻。

生戰慄曰：“媼語我，薇香安在？”

媼終不答一言，生趨而返。明日，曉鐘未發，不辭遣凡而去。生與薇香慕戀事，遣凡微有所聞。爾日，徧覓生不得，卽馳至生家；生亦未返，乃呼阿娟細詰其事，阿娟略述之。

遣凡曰：“薇香今在何許？”

阿娟云：“薇香自作書給公子，謂初心已易，卽日如大良，囑公子無庸懷顧。凶徵卽兆於彼夕也。”

遣凡曰：“然則薇香死矣，汝親見其死狀否？”

阿娟云：“韋媼語我，有得素鳥於江側者，薇香遺物也；兼囑勿言於公子。”

遣凡沉思曰：“公子歸來，汝誠勿以此告之。”

爾時鳳嫻在旁，泣詢生歸期，遣凡徐曰，“以我思之，或有相見之日。”

其後年春，遣凡行次五指山，遇一執役僧，卽生也，見遣凡不談往事。逾數月，遣凡見生山居甯謐，遂卷單而別。

此書曾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上海文
明書局出版的小說大觀第十二集上發
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盧冀野編入曼殊
說集。現根據小說大觀輯錄，并以句天
笑處所藏曼殊手寫原稿參校之。

曼殊書信選

曼殊書信選

與劉三書（九）

與高天梅書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

答瑪德利塢湘處士書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

與柳亞子書（二）

答蕭公書

與柳亞子書

與劉三書

與柳亞子書（二）

與邵元冲書（二）

與鄧孟碩書（三）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

與柳亞子書（三）

與劉半農書（三）

與柳亞子書（三）

與柳亞子葉楚傖朱少屏書（二）

與高天梅書

與某君書

與鄭桐蓀書

與柳亞子書

與某公書

與劉三書

(丙午九月上海)

劉三長者足下：——初六日從西湖寄上片楮，已
塵清鑒否？曼近日所遭，離奇古怪，待長者今冬回申，
當極談耳。曼前離蕪時，已囊空若洗，幸朋友周旋，不
致悲窮途也。自初九日由杭返滬，舉目無親，欲航海東
游，奈吾表兄尙無回信，欲南還故鄉，又無面目見江東父
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無可奈何，遷往愛
國，目下剃頭洗身之費俱無。嗟夫長者，情何以堪？今不
得不再向長者告貸三十元，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
首和康里第四街愛國女學校徐紫虬轉交蘇文惠收。今
冬長者返申，當如數奉還。長者菩薩心腸，必不使我盈
盈望斷也。愁次不盡欲言，容當續呈，敬叩講安。

九月念三日，

曼殊拜。長者何日返申，望早示知之。

與劉三書

(丙午十月上海)

劉三長者：——前日令弟齋來惠札，並二十元，感佩明德，何可言喻？曼頃已由愛國女校遷來法租界八仙橋西江路鼎吉里第四號夏寓，賜教可逕寄來此處。惟此住址因友人約守祕密，故乞長者祕不以告人，幸甚。曼此後行止，尙未有定，比來寂處小樓學梵文耳。長者何時可以來申，慰此岑寂也。餘非書所能究，寒風蕭瑟，仰望珍攝。青漪海航仲梁諸公處乞致聲。

曼殊拜。

與劉三書

(丙午十一月上海)

劉三長者台下。——別來想道履冲和。曼抵滬不覺一週，無一事足爲長者道，迄未肅啓，幸恕我也。曼寓法界鼎吉里，劍公先生常來，昨曾問及長者。少甫先生謂，國粹學堂明春能否開辦，現尙未決，因經濟尙未籌定也。今寄上簡章一張，可知其大概。曼明日又要往溫州一轉，計浹旬可以返申。昔人詩：‘木落山前霜雪多，手持寒錫遠頭陀’，長者可想而知我爲况矣。

十一月念一日

曼拜。

海航青漪兩先生均好。

與劉三書

(丁未七月日本)

劉三老哥足下：——前此遷居，方付上片楸，託秋枚轉致，今始拜讀十八日來示，如五朵雲之從天飛下，喜可知也。又悉諸故人無恙，大慰下懷。老哥停棹西子湖邊，詩懷必盛。何不示我一二？得以愁餘朗誦，如與君同客秣陵景況也。曼現在東，無一事堪告故人，但多疾病，靜居終日。待二三月後，申公老太太抵此，方能往鄉下與母親同住。老哥與石君丹生同寓否？去冬舟中與石君握別，行將一載，石君無恙耶？前月戴君鴻渠來東京游，與曼相遇，友愛如昔。今戴君已返大阪，寓大阪北區上福島北一丁目七十一，安靜館。前此又遇吳君中俊（果超，江蘇金山），彼云曾在江南陸軍小學，故識余，並問及老哥。後戴君往訪其居，已他遷不遇，想近日回國。老哥知其人否？曼春間妄作梵文典一部，枚公命速將付梓，後以印人索價太奢，（蓋日本尙

無此種字母，惟歐洲有之，且有英文插入，故難。現尙束之篋底。過蒙諸大德賜序，爲卷帙之光。今附寄告白，以塵清覽。又申夫人集畫譜一冊，但願老哥湖山游倦時，各作一序，（曼殊畫譜序，梵文典序。）或詩詞贈我；又望代屬劍公錫我數章，卽無上樂。曼決心西游印度，專學古昔言文，願以托鉢之身，未能籌得路費，置之徐圖而已。（前在滬借兄之款，迄未奉還，抱歉之至。叨在故交，敢乞容其時日耳。）曼現暫寓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二十七番瑜伽師地，如賜教言，望寄此處。以後鄉居住址情形，爲當相聞。海航達權兩公，久不聞問，或因通書，幸爲道念。附寄書三冊，啓文八冊，望老哥將此啓文贈諸居士，當是功德無量矣。又致相片數幅，一爲吾幼時隨大父大母所照，一爲吾母撫余，一爲吾姊。吾大父大母棄余數年，今惟吾母吾姊，與曼三人形影相依而已。附寄一絕，曼不能作詩，乞爲教正覆我，感甚。

與劉三書

(丁未八月上海)

季平我兄足下：——在東拜讀手示，已經奉答，并付上書籍數冊，相片四張，想已塵清鑒。曼昨由東京回滬，本欲趨杭一叩高齋，并小住西湖。友人均勸曼勿行，蓋曼歸時在長崎旅館沾寒疾，臥牀八日，回此惟有一身瘦骨而已。曼抵滬時，適申公老太太前數日已東渡，（聞令弟子守民亦已東遊。）今無有住留之處。舊交都不相逢，殊難爲計，今決於此少作勾留，卽返東與母親同居。此次由東臨行，在家姊處籌得九十元，今以一病用罄。昨日向黃晦聞君處借得元餘，作零用耳。故今欲再問兄處告假四十元；去冬借款迄未奉還，殊大失信，雖在知交，然無時不耿耿也。今曼於他處告貸無門，惟待兄款一到，卽行東歸。後此情形，容當續陳。肅此敬頌起居，不勝待命之至。

款乞寄至上海鐵馬路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

黃晦聞君轉交蘇湜可也，蓋曼現暫居此處。

八月二十二日，

弟曼拜。

與劉三書

(丁未九月上海)

季平我哥垂鑒：——前抵滬奉上一箋，向兄再借四十元，作返東路費，今將二旬，尚未蒙賜覆，日以悵悵，抑兄尚未接吾信否？弟今居此，日復一日。前鄉友借去三百餘元，弟已寄書速其來申，第今亦杳無消息，殊難爲計。今再乞兄爲籌一款寄下，俾得早日成行，免虛擲韶光。歸東後當籌還，否則尙望兄有以教弟也。餘未細陳，卽請清安。

九月十一早，

弟湜叩。寄款乞寄黃君晦聞博交蘇湜，幸甚。

再啓者，前在東寄上書籍相片等件，均妥收否？兄作書未免太略，我兄爲况，及明春行止如何？乞詳示之。兄如能設法，令弟時得追隨左右，卽大快事；蓋弟舍與故人留連風景之外，無一足以消憂也。兄意何如，乞早

教我，以定去留。弟以滬濱非久居之地，且無故人，不得不急謀返東，奉母居鄉。兄如能為謀他往，則無不可。唯兄知弟情性，必有以教我也。

與劉三書

(丁未九月上海)

劉三我兄足下：——十二日接到覆書，并洋十五元，感激無已；適兄經濟拮据，愧甚。弟現舟資未足，故未能定期東渡，日與去病先生對牀風雨，意極可親。前劍公吹萬兩公來申，酒家相談數日，樂甚，惟咸以不見兄爲憾耳。劍吹兩公已往松江矣，兄何時可以來申，得聚首之樂耶？少公無一書至，其老太太及令弟子等於前月東渡，今尙未見來信，殊耿耿。兄捐入天義之款，弟到東卽交申公便是。申公忙甚，不易抽身回國。兄近日詩懷，又饒幾許？前寄晦聞大作，殊妙殊妙。曼昨夕於佩公筵上，得一晤梨花館，彼殷殷爲問劉三何處，兄其速來一辭謝彼否乎？餘未細陳，順頌起居彌健。

九月十五日，

曼拜。

與劉三書

(丁未十月上海)

劉三我哥足下：——匆匆握別，無一書至，殆以曼根器淺薄，不屑教誨。見棄之速，情奚以堪？曼前此所爲，無一是處，都因無閱歷，故人均以此疎曼，思之成海第天下事無有易於罵人者。曼處境苦極，深契如兄，豈不知之？家庭事雖不足爲兄道，每一念及，傷心無極矣。嗟夫劉三，曼誠不願棲遲於此五濁惡世也。前太炎有信來，命曼隨行，南入印度，現路費未足，未能豫定行期。曼下月初可以返東，頃已謝絕交游，唯望兄勿棄我太甚而已。天寒風厲，依望珍重，暇時望有以教曼也。

十月二十三，

弟曼殊頂禮。

與劉三書

(丁未十月上海)

劉三我兄足下：——謹接二十七日賜復，知不棄藥，快慰何言？至云責兄，則余豈敢？前書如怨如訴，蓋鬱拂使然，甯如兄有湖山佳致，黃酒消憂者哉？比來愁居，朗生千里晦枚連日邀飲，堅辭不得，兄聞之，得毋謂曼忘却兄言乎？幸憐我也。頃須俟劍妹來，方能定日東行。劍妹十五回鄉，云一週可返，今踰半月尚未來，殊邑邑。昨聞效魯有主神州筆政之說，未知確否耳？佩公嘗言兄與彼素有芥蒂，第何所因，能見告否？申公有意明春返居滬濱，以留東費用繁浩，且其老太太遠適異國，諸凡不便故也。近日功課忙否？暇時乞兄爲我署翁山女語四字（或加屈字），各如錢大，蓋家母將以女語付劄，流傳日本女語一卷，出屈大鈞廣東新語，此係清朝禁書，兄見過否？前承允題梵文典，大作已就否？細兄肯爲曼作傳，若贈序體，最妙；因知我性情這遇者，

舍兄而外，更無他人矣。千萬勿却。知己之言，固不必飾詞以爲美，第摹余平生傷心事實可耳。（曼今年二十四。）奉寄國粹學報一冊，天義二冊，社會主義講習會報告一紙，乞檢收。前數日上海亦下微雪，連日寒凝，又無緣侍兄左右，伏維珍重，以慰勞想也。

十月二十九日，

曼殊頂禮。

與高天梅書

(庚戌五月爪哇)

天梅居士侍者：——昨自江戶歸國，擬於桂花香裏，趨叩高齋，而竟不果；情根未斷，思子爲勞。頃接南社初集一冊，日夕誦之，如與諸故人相對，快慰何言！拙詩亦見錄存，不亦佛頭着糞耶？衲行脚南荒，藥壚爲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閑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惟有長嗟而已。大著精妙無倫，佩伏佩伏。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衲均未經目，林氏說部，衲亦無暇觀之。唯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元文，故售誦之，甚

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林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癡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衲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勃氏，亦以此說爲當，卽贈我西詩數冊。每於椰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弭也。未知居士近日，作何消遣，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遇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惟此一段笑話耳。

屈子沈江前三日，

阿難發自耶婆堤（見佛國記）舊都。

亞子道公吹萬無恙耶？震新兄不得一晤，奈何？

南社一冊，已代呈紹南先生矣。又及。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

(庚戌五月爪哇)

天梅亞子兩居士蓮座：——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上一牋，託哲子轉交，想已塵情覽矣。頃接手示，厚意篤摯，循還銘誦，不知所以爲報。瑛比來咯血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溼，未易衛養，承示約圖良會，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公文酒風流，而我飄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朝，尙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爲况復何如也？平生故人，去我萬里，伏枕思維，豈不悵悵。萬梅圖不值一餐，今委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梵天帝釋，有以加庇，異日或能歸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公匆匆一別，都不聞動定，懺慧夫人詞，何不見寄一册？今去拙詩，尙祈斧改。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讀所南，‘千

金散盡還彈鋏，四海交空且碎琴’句，感慨隨之。兩居士大著必多，還望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

五月十七日燈下，

瑛頂禮。

答瑪德利禰湘處士書

(辛亥七月爪哇)

禰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郎當，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為慰。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甯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來示所論甚當，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論所說五法，曰相，曰明，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為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飄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

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嚮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旣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况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延？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甯無墮淚！至謂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竺曇摩拙又善畫，隋文帝時，自梵土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復次有康僧鎧者，初入吳設象行道；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儀範端嚴清古，自有威重儼

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皈仰心，卽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興後此雕塑鑄像，俱本曹吳，吳卽道子，時人稱‘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像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猶惡神象；至婆羅門與佛教，其始但雕刻小形偶像，以爲紀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逮後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築壇刻像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寶其遺骨，貯之罽婆，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初非以偶像爲重，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舊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卽成見病，況於雕刻之幻形乎！三斯克烈多者，環球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俱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珥瑪爾，華羅疋等處。盤迦梨西南接境，有地名屈德，其地流通‘烏利耶’文，惟與‘盤迦梨’絕不類似；土人另有文法語集。入天竺西南境，有‘求察羅帝’及‘摩羅隄’兩種，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婁求’爲哥羅門誦海濱土語，南達案。

達羅之北，直過娑伽窣都 娑伽南境；及湖海瀕而南，達梅素邊埕，擴延至尼散俾羅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羅隄’接，南貫揭蘭陀等處。‘迦那多’與‘低婁求’兩文，不過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源也。‘揭蘭陀’字，取法於‘那迦離’，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秣羅耶繼’則獨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中，‘那迦離’最爲重要，蓋‘三斯克烈多’文，多以‘那迦離’體寫；至十一世紀勒石鐫刻，則全用‘那迦離’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於芬達耶嶺之南，卽‘迦那多’‘低婁求’等。天竺古昔，俱剝紅柳皮卽檉皮，或棕櫚葉卽貝葉作書。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鐫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部侵入，始用紙作書，而檉皮貝葉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意勿忘本耳。檉皮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單孔聯之，故梵土以纒結及線，名典籍曰‘素怛纜’或‘修多羅’，卽此意也。牛羊皮革等，梵方向禁用之，蓋惡其弗潔。古昔

銅板，亦多用之鐫刻，此皆做檀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昔，呼墨水曰‘麻尸’，束蘆爲管曰‘迦羅摩’，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檀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尖刀筆亦嘗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蠟版者。凡書既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纏以繩索，紐文繡花布之內，復實以梅檀香屑，最能耐久。先是游扶南菩提寺，尙得拜觀；劫後臨安，梨花魂夢，徒令人心惻耳。龍樹菩薩取經，事甚渺茫，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無人識之。自古相傳，龍樹菩薩入海，從龍宮取出。龍宮者，或疑爲龍族所居，乃天竺邊鄙野人，或是海濱窟殿，素有經藏，遂以‘龍宮’名之，非真自海底取出也。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爲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陀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吾師姑從之可耳，中夏國號曰‘支那’者，有謂爲‘秦’字轉音，歐洲學者，皆具是想，女公子新作亦引據之；納謂非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惟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

巧點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 證得音非‘秦’轉矣。或謂因磁器得名，如日本之於漆，妄也。案摩訶婆羅多，與羅摩延二書，爲長篇敘事詩。雖頌馬亦不足望其項背。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經偶述其名稱，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劫難逢，衲意柴公當日，以其無關正教，因弗之譯，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今吾震旦已從夢中褫落，更何顏絮絮辨國號！衲雖絕語言文字久矣，既承明問，不覺拉雜奉復。破夏至爪哇，昔法顯亦嘗經此，卽佛國記所云‘耶婆堤’。今婆羅門與回教特盛，佛徒則僅剩‘波羅鉢多大石伽藍’倒映於頽陽之下，金碧飄零，無殘碑可拓，時見海鷗飛唳，今擬歲暮歸樓鄧尉，力行正照，道遠心長，千萬珍重。聞吾師明春遂居君斯坦，未識異日可有機緣，扁舟容與，盈盈湖水，寒照顰眉否耶？

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曼殊沙禪裏。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

(辛亥十月爪哇)

亞子君武兩公侍者：——久別思心彌結，誰云釋矣？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譚；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天梅止齋，爲况何似？楚倉兄近居滬否？不慧又病月餘，支離病骨，誰憐季子！今擬十二月遄歸故國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屆時望諸公惠存，爲我說消魂偈。君武亞子，願耶否耶？

十月二十八日，

三郎伏枕上言。

天梅楚倉止齋少屏劍華吹萬英士諸居士均此問安。

與柳亞子書

(辛亥十一月爪哇)

亞子足下：——曼離絕語言文字久。昨夕夢君，見滕上、蔣虹字腿，嘉興大頭菜，棗泥月餅，黃壚糟蛋各事，喜不自勝；比醒則又萬緒悲涼，倍增歸思。‘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亞子此時樂也。如臘月病不爲累，當檢燕尾烏衣典去，北旋漢土，與天梅止齋、劍華、楚倉、少屏、吹萬並南社諸公，痛飲十日；然後向千山萬山之外，聽風望月，亦足以稍慰飄零。亞子其亦有世外之思否耶？

不慧曼殊頂禮，

雲生兄已內渡，相會未？

與柳亞子書

(辛亥十二月爪哇)

亞子足下：--前有數函奉寄，妥收未？道兄今日首途內渡，瑛以校事未了，故弗能同行；當於廿外檢燕尾烏衣典去，然後啓行耳。正月十旬，可抵滬濱，聽亞子爲野衲說消魂偈，其樂何極也！三月須東行，未知亞子願伴野僧雲游否耶？

十四日，

瑛頓首頓首。

陶一天梅少屏劍花楚僧默君貞莊寄塵吹萬君武伯年志伊英士諸公無恙否？

答蕭公書

(壬子三月上海)

蕭公足下：——佛國歸航，未見些梨之騎，經窗簾卷，頻勞燕子之箋；猛憶故人，鸞飄鳳泊，負杖行吟；又歛歛不置耳！昨晤穆弟海上，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及屬某黨某會，皆妄語也。不慧性過疎懶，安敢廁身世間法耶！惟老母之恩，不能愬然置之，故時歸省，足下十年情性之交，必諒我也。拜輪詩久不習誦，曩日偶以微辭移譯，及今思之，殊覺多事。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書而後，不忍下筆矣。

曼殊頓首頓首。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至大久保，復得瘡疾。頃至牛込，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大森有梅花數百株，並是古物。‘已知無奈姮娥冷，瘦損梅花更斷腸。’亞子甯謂山僧此時情緒不如放翁乎？大森小住，更赴熱海，熱海風候至佳。吾結習未忘，猶負氣如昔，病魔其如予何？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浪游，必能轉致余逆旅也。此草。敬叩雙安。

燕謹狀。

與劉三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積雪滿村，先愁玉笛，令老僧思念風雨聯牀，夢寄
中酒之際也。鷓鴣無恙否？歲末南歸，舟經滬上，當圖
良晤耳。劉三靈素兩居士萬福。

燕影伏枕上言。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不見匝月，酒量詩懷，又饒幾許？庸僧無狀，病骨支離，學道無成，思之欲泣。歲末南歸，遍巡聖迹，石龜懷海，我豈亡情！舟經黃浦，亞子其遲老衲于紅燈綠酒間耶？燕影伏枕謹叩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兄足下：——聯接兩箋，深以爲慰。大久保書，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病骨支離，異域飄寄，舊游如夢，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醫生大喫年糕，故連日病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乳少許，足下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徒令人思海上鬪雞走馬之快耳。今晨天氣和朗，醫者誠勿出外，欲一探兒時巷陌，不可得也。盡日靜臥，四顧悄然，但有梅影，猶令孤山鄧尉，入吾魂夢。伏望足下，無吝教言，幸甚幸甚。佩君無恙？

十二月二十六日，

阿瑛謹狀。

大久保箋今晨方得拜誦。今日愈覺不佳，醫云無礙。

二十八日午後三時又及。

與邵元冲書

(甲寅七月日本)

兩辱手示，深以爲慰。吾公行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余卽靜坐終日，心知是病非禪。海上故人，別來何似？秋風又一度矣。棠姬淑媚無倫，阿蕉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閣下也。信四封奉轉，望察收。閣下如不得志，還來就赤松子遊，是間亦不少明眸善睐之人，可與晤言也。

七月十八日，

王昌頓首。

與邵元冲書

(甲寅七月日本)

連日甚寒。晨間小雨如煙，不能掃小園子。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

二十三日燈下書。

與鄧孟頌書

(甲寅八月日本)

孟君侍者：——別去四月，積憊累慵，云何不感。聯接兩箋，敬悉燕居清暇，冲明在襟，幸甚幸甚。前月卓方伯去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賤恙較前爲佳，然日本雖有名醫，又何能起余幽憂之疾？每念天涯數子，不覺淚下。燕君遠託異國，起居復何如也？歐洲大亂平定之後，吾當振錫西巡，一弔拜輪之墓，未識彼時孟君能會我於山寺中否？附去卓方伯一函，乞察收。國事自有佛在，餘無言說。君有奇遇，幸相告也。

宣統六年八月十九日，

宋玉誠惶誠恐。

與鄧孟頌書

(甲寅十一月日本)

孟君足下：——接十一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故人無恙，快慰何言！科倫比亞有何奇遇，能相告一二否？君謂賣文自給，此亦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大不易居，望君早日赴法蘭西。往昔吾在滬，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惟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情性類牛，不可不慎者也。如君謂不食牛肉牛乳，則麵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開之雜貨店，購頂上腐乳，紅色者購十元，白色者購十元，塗麵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味。如君之逆旅主人，詢君是何物；君則曰紅者赤玫瑰 Cheese；彼復詢白者，君則曰白玫瑰 Cheese。此時逆旅主人，豈不搖頭不置，歎爲絕品耶？吾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胃疾已平，深感天心仁愛，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吾室中有金陵所刻佛像，又有陳搏老

祖所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又有達摩祖師畫像。明歲吾或能赴瑞士山中五壁，亦未可知。遲二日爲西曆度歲之時。念君遠適異國，猪油年糕，必不可得，爲淒然久之。君何時西歸？人事固多變，恐後此終無再見之日。縞衣人有信至否？或因通書，幸爲和尚問縞衣人起居。欲言不盡。寒凝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宣統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宋玉頓首頓首。

與鄧孟頌書

(甲寅十一月日本)

西園有被梅，爛石，十八世紀木屐，君豈憶念之乎？可憐余之廣東皮箱，都在滬上拍賣，甚至天方國之馬桶，亦被紅頭阿三拿去。余欲赴大食國一觀古跡。君居紐育城作麼生？恐爲癡心魔女所惑耳。如是我言。

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

(乙卯三月日本)

桐蓀亞子兩兄：——福履多豫，幸甚幸甚。吾患肺炎幾一月，昨日始來東京，寄食城外小廟。聞伯華先生尚居神田，但不知其地址。前聞桐兄赴美利堅國，阿傅赴雜港，然否？湘四秦箏阿崔諸人，何以不能安貧樂潛也？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衣覓蟲，放于地上有侏儒亦于髮中壓出一蟲，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蟲自身上，色白，子之蟲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雖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甯，亞子豈知我愁歎耶？近發明一事，以中華腐乳塗麵包，又何讓外洋凝司牛油哉！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吾病癒歸廣東。體中何如？善保元吉。

三月二十二日，

孝穆再拜。

與柳亞子書

(乙卯三月日本)

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紐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紐蘭書法甚有進步，但字瘦如人耳。輕輕好罵，紐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像煞有介事。歐洲大亂，呂宋烟餅干都貴，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鮑記室妄談國事，實是南京告化子耳。此處尙未換單衣，蘇州天氣何如，亦嘗至植園西園疎散否？不知所哉。

與柳亞子書

(乙卯三月日本)

吾日吸雅片少許，病亦略減，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伯順同阿二昨日趁法蘭西公司船返國。計余在此，尚有兩月返粵；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觀前食紫芝齋粽子糖，思之愁歎。阿崔欲來游學，吾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

三月二十七日。

與柳亞子書
(乙卯五月日本)

得手教，省覽周環，惠同促膝。君遊武林，想此時返紅梨矣。伏維起居清豫，欣慰良深。樂以旬疾未愈，還國之期，仍未定也。桐蓀教授林陵，體中何如？吾何時不思念之？振生近日有書至不？吾近爲人譯書二種，如病不爲累，秋候過已，當赴瑞士作酒徒耳。孫大返北京，有書仍由平津轉交。此覆敬叩僂祉。

五月初八日，

樂弘白。

與劉半農書

(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農先生：——來示過譽，誠惶誠恐，所記固屬子虛，望先生不必問也。雜誌第三本如已出版，望即日賜寄一分，因仲子北行，無由索閱。尊撰靈秀罕儔，令人神往。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無足爲先生道也。近日病少除，書人鬼記得千餘字，異日先生如見之，亦不必問也。‘達吐’似嘗見諸梵語雜名，此書未攜歸，因不能還答。西域術語，或神祕之名，即查泰西字書，不啻求馬於唐市。嘗見先生記拜輪事，甚盛甚盛。不慧曾見一書，名 With Byron in Italy 記拜輪事最爲詳細，未知滬上書坊有之否耳？先生明春來游，甚佳。比來湖上欲雪，氣候較滬上倍寒，捨閉門吸呂宋烟之外，無他情趣之事。若在開春，則綠波紅檻間，頗有窺簾之盛。日來本擬過滬一行，畏寒而止。匆匆此覆，敬叩撰安。

曼再拜。

與劉半農書

(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公足下：——惠寄雜誌，甚感。拜輪記得細讀一通，知吾公亦多情人也。不慧比來胸膈時時作痛，神經紛亂，只好垂綸湖畔；甚望吾公能早來也。朗生兄時相聚首否？彼亦纏綿悱惻之人，見時乞爲不慧道念。雪加當足一月之用，故仍無過滬之期。暇時寄我數言，以慰岑寂。

古曆十一月二十三日。

玄瑛頓首頓首。

近見杭人未央瓦句云：‘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奇矣。有新製望寄一二。

與劉半農書

(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公足下。——來示敬悉，Christmas Card亦拜領，感謝無量。拜輪學會之事，如藉大雅倡之，不慧欣歡頂禮，難爲譬說矣。日來湖上頗暖，不慧忽患腦流之疾，日唯靜臥。返滬仍未有期。仲子亦久無書至，正思念之。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饑也。如學會果成，不慧當請處士有所贊助，甯非盛事？率爾奉覆，敬問著安。

玄瑛再拜。

與柳亞子書

(丁巳二月上海)

自武林來江上，接手示，知玉體無恙，幸甚幸甚。又二月末或仍居此，俟台從離滬，或可同游梨里。桐兄何日來滬，君知其消息否？匆匆此覆，亞子道安。

元瑛再拜。

晤真長云：足下髮白如七十許人，然耶否耶？

與柳亞子書

(丁巳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湖上接手教，以亂世流離，未能載答，想亞子必有以諒我也。今東行省親，未知何日與亞子相見，思之撫然。去歲走訪桐兄，其同寓謂桐兄歸鄉，亦不得一晤。昨夕舟經長崎，今晨又晴又雪；計明日過馬關，後日達神戶，由神戶改乘火車，十四日可到東京。家居數日，即侍家母往游箱根，留東約月餘即西返，彼時亞子能來滬一握手否？與亞子別十餘年，回憶前塵，恍如隔世。聞無忌公子竿頭日進，幸甚幸甚。去冬獨秀約游鄧尉，溥泉亦有此意，納本意要亞子同行；今獨秀溥泉先後北上，和尚復有在陳之歎，故未如願，惜哉！

林惠連自長崎舟中發。

與柳亞子書

(戊午二月上上海廣慈醫院)

亞子足下：——病臥半載，未克修候，歉仄何似？至今仍不能起立，日瀉六七次，醫者謂今夏可望痊可，此疾蓋受寒過重耳。聞足下見賜醫費三十金，寄交楚僑，但至今日，仍未見交來，不知何故也。何日過滬？甚望與足下一握手也。佩宜大家無恙否？無忌公子無恙否？

古曆二月初三日，

元瑛伏枕拜白。

與柳亞子書

(戊午二月上旬廣慈醫院)

亞兄足下：——讀手示，敬悉一切。自從春間不果來滬，爲之悵然。尊款託友人往催。前日始交友人帶來矣，感激無量。賤恙仍日臥呻吟，不能起立，日瀉五六次，醫者謂須待夏日方能癒，亦只好託之天命。如果有痊可之一日者，必踐尊約，赴紅梨一探躋蹟耳 佩君均此道候。

元瑛拜覆。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

(壬子四月日本)

楚傖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蜷臥舟中，今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以甯家。沿道柳眼花鬚，各無聊賴，小住彌月即歸。‘天涯何處無風雨’，海上故人，毋以爲念

曼殊書於紅燒牛肉，雞片，

黃魚之畔。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

(壬子四月日本)

舟過長崎，曾有數行奉寄，收到未？比來興致何似？近日腹中寒沍，生洞泄之疾，久未修箋道念，恕之。舊游雲散，旅况無聊；日往坊間搜羅歐人詩集，幸得四種，稍慰寥寂。月杪束裝歸去，織女渡河之後，須重來江戶。是聞尙御薄綿，遙知公等正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也。

曼殊合十。

與高天梅書

(壬子五月上海)

劍公足下：——前次自南洲歸滬晤震兄，本約同叩尊府；繼以震兄匆匆赴甯，故未克成行，能不懔然？前日歸自扶桑，聞亞子言吾公伉儷曾來海上，又不相值，奈何？今擬來月重赴蓬山，渴望一見，以抒累愫。前塵如夢，不堪追溯。有新詩能見寄否？吹萬居士道履冲和，慰甚，晤時乞代述行止，餘非書所能盡也。夜深肅此，謹候雙安。

不慧曼殊拜上。

與某君書

(壬子七月日本)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謹拜登受，感激在心，罔有捐替。所約弗克應赴；謂山僧日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雞鳴經珠簾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顧衰柳微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有湖，寒流清徑；有弄潮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曰：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博君一粲，卽日趁漁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顧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頗類吾鄉厓門。十一日小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踰躓也者。黃昏，於蕭疏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剎，締造奇特，如病

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明歲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可知狂放如故。九月可至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與鄭桐蓀書

(癸丑三月上海)

桐兄侍者：——前日接手教，敬悉道履沖和，深以爲慰。中國公學事，至今尙無頭緒，明日晤孟碩，當再詢之耳。亞兄已至尊府否？英擬來月東歸省母，約一二週再當返滬。吾兄暑期來申否？如有機緣，英當再行趨叩尊府，以滬上繁俗不堪也。匆匆草此，敬叩僊祉。

三月五日，

英拜白。現與燕謀仍寓第一行臺十六號。

與柳亞子書

(癸丑三月上海)

亞兄左右：——久別正相思想，晨間忽辱手示，快慰何言！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臺，今擬明日同作蘇臺之遊；迄抵盛後，當能定奪何時能至曾許也。道一楚老，均在滬如故。惟劉三久不通書，想在華涇，享田園之樂耳。同儕一若散沙，公約恐不克踐，奈何？英花間之游已倦，破夏當返東一行，屆時吾兄如能同行，幸何如也！

三月十日，

英拜覆。

與某公書

(癸丑五月盛澤)

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開下：——去歲自南東渡，勞公遠送於野；今得廣州書，復承遠頒水晶糖女兒香各兩盒，以公拳摯之情，尤令山僧感懷欲泣，別後悠悠行脚，臨水登山，每欲奉寄數行，聊證心量，而握管悲從中來。嗟夫，三復來示，知公固深於憂患矣！莊生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故交多速衲南歸，顧終於無緣一返鄉關。四月三十日，從安徽過滬，風雨兼天，欲造訪令親，探問起居，亦不可得。與公晤會之期尚難預定，悽測其何能已耶！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然此時男子多變爲婦人，衲只好三緘其口。昔人云：“修其天爵，而人爵隨之。”見時還望以此言勗之。衲重五前三日借燕君行抵舜湖，風景秀逸，一俟譯事畢業，又重赴迎江寺，應拂法師之招，東行須遊泰山之後始定。令弟何時渡英？如行期已決，衲有介紹書三通付之。燕君亦

於秋間往合衆國惠斯康新大學，重攻舊業，可時相通問。未生養荷日本，圖書館事無從而知；聞文瀾閣藏書已盡移於圖書館，廣雅藏書無恙，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使粵人多讀聖賢之書，吾公亦有意於此乎？某公盛意，衲惟感篆於心；丁此四維不張之世，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此生慰矣，夫復何求！

五月十八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5051B

